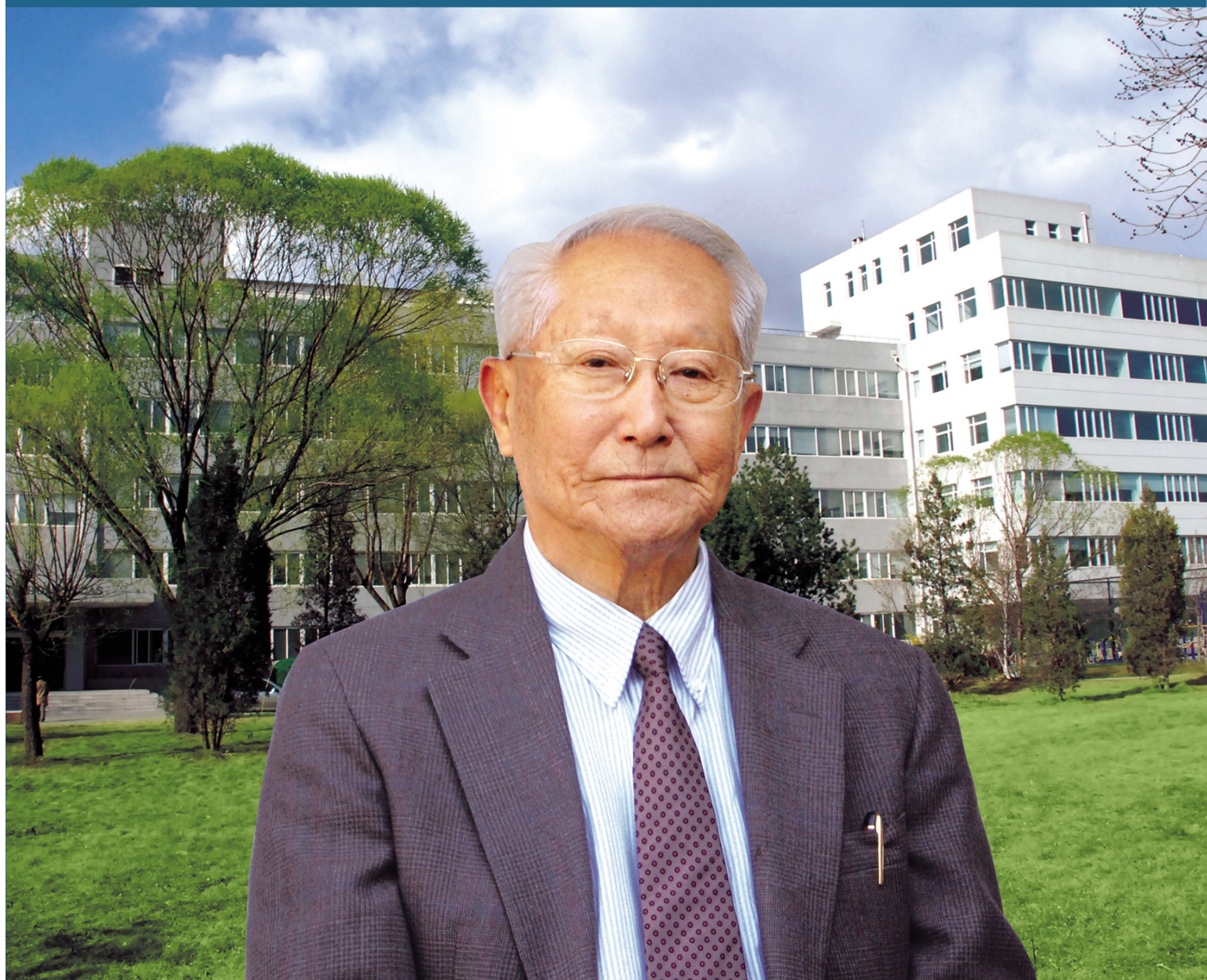




纪念荆其诚先生专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 年 12 月 总第 160 期



大师风范 学人楷模

辅仁求学

经历这一生这么多折磨，对于从事心理学，你后不后悔？

当然我自个来说，不后悔！——荆其诚 2005.2.16



(左) 1947-1950 年分别获得北平辅仁大学学士、硕士学位
(右) 1958 年北京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张厚燊、Dulcissima (教授)、童启新；后排左起：谢斯骏 (讲师)、孙昌龄、Geortz (系主任、教授)、荆其诚 (助教)



司铎书院



1992 年 9 月 13 日恭王府花园，右一起：陈仲庚、张厚燊、荆其诚、孙昌龄



2005 荆其诚获得台湾辅仁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1958 年《到心理系来》刊登荆其诚先生文章《我们为什么夜盲——视觉》

追念荆其诚

汪兴安

相爱相伴,风雨相依 60 余载,仍拟携手明天,你却突然的走了,怎么突然的走了呢?走了呢?使我无尽的悲伤。

我明白必须学习你坚强的生活精神,克服困难,迎接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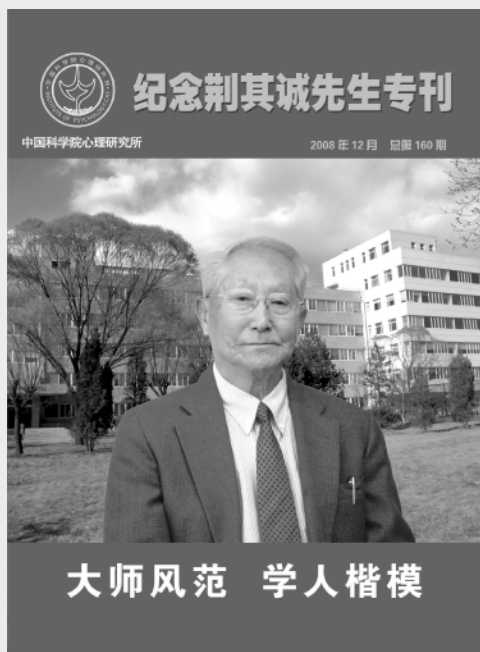
追念你总不忘记前辈心理学家的辛勤和功绩。你总是以求实奋进的精神为了心理学和同事们一往直前。你总不忘记为青年心理学者,留下美好的心理学未来。

你自 16 岁进入心理学(辅仁大学心理系)至 82 岁,你仍不停的、坚定的为心理学前进着。最终在同一个校址内悄悄的走了。你奉献了!

人生路短,情最长,你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思念!



CONTENTS 目录



主办: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年12月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编委会成员名单

主 编:张 侃

副主编:傅小兰 张建新 李安林

编 辑:周智红 詹环蓉 顾 敏

编 委:(按汉语拼音排序)

白新文 冯 玲 付秋芳

高 云 高文斌 黄景新

郭 朗 冷立行 李苏炜

黎 勇 刘 烨 刘浙华

刘正奎 邱炳武 孙向红

王锦琰 王文忠 吴志平

杨光炬 郑 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4号

邮编:100101

电话:64879520

卷首语

●追念荆其诚

汪兴安

讣告及通告

●讣告

/ 1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成立

/ 2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 3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二号通告

/ 4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三号通告

/ 5

生命历程

●荆其诚先生生平(1926.3.3-2008.9.28)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 6

●“从事心理学 我不后悔!”

——2005年2月16日台湾辅仁大学访谈荆其诚先生节选 / 9

●我们为什么会夜盲——视紫

荆其诚 / 12

●社会心理学要研究我国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荆其诚 / 14

附:荆其诚先生大事年表图

/ 15

●《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前言

荆其诚 傅小兰 / 18

●《心·坐标》:弗洛伊德原点以外的心理学长河

香港凤凰台书评 / 20

●探究心理学长河的源头

朱 滢 / 21

●历史的再现,大家的风范

——评《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

卢家楣 / 22

附:荆其诚先生著述年表

/ 26

悼 念

●荆其诚先生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综合办 / 34

●心理所设追思纪念堂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学会秘书处 / 35

●傅小兰课题组悼念荆其诚先生

傅小兰课题组 / 36

●中国心理学会在武汉举行荆其诚先生追思会

学会秘书处 / 37

●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举行沉痛悼念

荆其诚先生的追思会

学会秘书处 / 46

●江苏省心理学界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学会秘书处 / 47

●上海市心理学界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学会秘书处 / 48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学会秘书处 / 49

CONTENTS 目录

- 重庆市心理学会、西南大学心理学院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学会秘书处 / 50

缅怀

- 荆其诚同志二三事 / 51
- 怀念荆其诚老师 匡培梓 / 52
- 怀念荆其诚学长 孙昌龄 / 53
- 荆先生安息吧！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彭聃龄 / 56
- 怀念其诚 万传文 / 57
- 怀念荆老师 张侃 / 59
- 永恒的纪念 李安林 / 61
- 忆恩师荆其诚先生 傅小兰 / 62
- [苏幕遮]悼荆其诚师 王登峰 / 65
- 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叶浩生 / 65
- 思念先生是一种痛 许燕 / 66
- 缅怀荆其诚先生 周晓林 / 67
- 沉痛哀悼荆其诚先生 吴艳红 / 68
- 痛惜中国心理学界巨星陨落！ 金盛华 / 68
- 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苏彦捷 / 69
- 愿先生一路走好！ 郭小朝 / 70
-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赵旭东 / 71
- 追思：大胸襟、大视野与大手笔 钟年 / 72
- 往事是用来回味的 陈宏图 / 73
- “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 吴瑞华 / 74
- 谨以此文纪念荆其诚先生 罗非 / 75
- 怀念荆先生 李甦 / 75
- 深深怀念我敬仰和敬爱的荆老师 张清芳 / 76
- 师缘——缅怀荆其诚老师激情燃烧的岁月 徐志坚 / 77
- 恩师，永别了，您的精神会一直伴随学生终身！ 彭龙庆 / 79
- 荆门弟子哀悼恩师荆先生

荆门弟子：张一中 张华忠 房路江 罗春荣 傅小兰

韩布新 杨玉芳 宋合义 江新 / 81

各界唁电

- 各单位发来信电 中国心理学会网、所网 / 82
- 国内、国际同仁发来慰问函 中国心理学会网、所网 / 104





讣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十分沉痛地向各界宣告,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於2008年9月28日12时45分逝世于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医院,享年82岁。

荆其诚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经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并任香港心理学会荣誉会士、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终身荣誉执委。

荆其诚先生自1942年投身心理学事业,66年来始终不渝地为了心理学的发展潜心研究、奔走呼号、呕心沥血、热衷推动,为中国心理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所开拓的“颜色视知觉的研究”不仅获得了国际性的影响,也为我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所指导的弟子中已经有人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中坚;他所开创的我国心理学走向国际的工作已经使我国心理学成为国际心理学界举足轻重的成员。他获得了众多的国际奖项和名誉,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第一位心理学家,提高了心理学在国际科学界的影响。荆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心理系,因其在心理学领域的卓越建树和国际影响力,台湾辅仁大学2005年授予他荣誉理学博士学位。荆先生曾任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他是中国科协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和第八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

荆其诚先生的突然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极其重大的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将心理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更加努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决定,自本讣告发布,到2008年10月8日24时,在所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以表达对荆先生的哀思。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成立

全国心理学同仁：

荆其诚先生去世后的消息发出后,得到大家多方面的关心。为了办好荆先生的后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中国心理学会经研究,已经组成"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中科院心理所全体现任领导、历任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全体现任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历任理事长;我国在(曾在)主要国际心理学组织担任职务的心理学家;荆先生的家属代表组成:

张侃(主任)、傅小兰、张建新、李安林、徐联仓、匡培梓、杨玉芳、乐国安、董奇、叶浩生、沈模卫、莫雷、林仲贤、陈永明、张厚粲、孟昭兰、韩布新、王重鸣、荆伟昌、白林。

同时,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和学会有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

有关荆先生后事的各项安排正在联系落实之中,将会及时通报大家。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

2008年9月29日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一号通告

自荆其诚先生 9 月 28 日突然逝世以来,国内外心理学界纷纷来电和来信表示哀悼,并询问后事安排,更有国内外很多同仁表示准备到北京来参加悼念活动。经研究,荆其诚先生的丧事将从简办理。这既符合荆先生一贯的风格和家属的意愿,也顺从了荆先生在前对类似活动所表达的看法。现将有关活动安排通告如下:

1、2008 年 10 月 8 日上午 9 点半开始,在八宝山公墓竹厅举行向荆先生告别仪式。告别仪式不邀请京外心理学同仁和京外各界朋友参加。请京外敬献花圈和挽联的单位或同志于 10 月 6 日、7 日与心理所所办 (10-64879520) 或者中国心理学会秘书处 (10-64888946) 联系,以便代为办理。请北京各个单位准备参加告别仪式的老师、学生、亲友自行组织前往。从心理所出发的同志,所内安排 2 辆大客车,8 号早晨 8 点从所院内发车到八宝山。

2、2008 年 10 月 6 日和 7 日两日上午 8 点至下午 5 点,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主楼二层多功能厅设荆先生纪念堂,供大家表达哀思。请京外心理学同仁和各界朋友将挽联、悼文、回忆或纪念文章用电子邮件或者电报发给中国心理学会秘书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 4 号,中国心理学会,邮编 100101。

3、荆先生的骨灰安放方式和时间将另行发布。

有关荆先生后事的各项安排正在联系落实之中,将会及时通报大家。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8 年 10 月 1 日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二号通告

荆其诚先生的逝世得到国际和国内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各心理学研究教学机构和各界人士纷纷来电和来信表示沉痛哀悼,并对今后的纪念工作提出很多建议。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于2008年10月2日召开会议,组织在京委员就如何纪念荆其诚先生进行研讨,会后又进一步征求未到会委员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纪念荆其诚先生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对荆先生的怀念,达到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继而更好地推动中国心理学未来发展的目标。现已决定将开展以下纪念活动,并希望得到国内外心理学同仁和各界朋友的支持。

1、《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将刊登荆先生生平,《心理科学进展》将出纪念专刊,《中科院心理所通讯》将出纪念专辑。欢迎和感谢各界同仁赐稿。

2、在本月之内(2008年10月),中国心理学会各位在京外的副理事长,负责在当地组织追思会,活动情况书面送学会秘书处汇总并公布。京外担任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的同志可在本工作单位自愿组织类似活动,活动情况书面告知中国心理学会秘书处。

3、中国心理学会和中科院心理研究所也将在10月份邀请在京同仁和各界朋友在北京举办各种类型的追思会。

4、中国心理学会将于2008年11月初在武汉召开"中国心理学会全国理事会暨各省级学会理事长联席会"期间举行追思活动。

5、中国心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将在2009年9月28日之前出版《荆其诚先生纪念画册》。现向各界征集相关照片、图片和文字资料。

6、将中国心理学会原定的每两年支持20位国内青年心理学工作者参加国际心理学大会和国际应用心理学大会的赞助项目,定名为《中国心理学会荆其诚国际学术大会支持计划》,并为2006年和2008年获得这项计划支持的同志补发冠名荣誉证书。

7、中国心理学会和中科院心理所分别在各自网站长期保留纪念荆其诚先生专栏。

8、将社会各界对荆其诚先生的唁电、祭文、来信等整理成册,印发国内外各心理学单位。为此,向2008年9月28日以各种方式与荆其诚先生合影过的同仁征集照片和回忆文章。

欢迎大家继续就对荆其诚先生的悼念和纪念方式提出建议。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8年10月5日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第三号通告

荆其诚先生突然逝世之后，国内外心理学界和各界朋友纷纷以各种形式悼念荆先生并寄托哀思。

10月6日和7日，在心理所设立的荆其诚先生追思堂，共有200多位心理学界的老师和同学前来献花、献挽联，并以书写纪念文章等方式表达哀思。由于8日已有工作安排而不能去八宝山向荆老师告别的同仁，都提前到追思堂来告别，并留下了真情的哀词。

10月8日上午，来自全国各界的400多人参加了在八宝山举行的荆其诚先生告别仪式。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和副院长李家洋敬献了花圈和花篮。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参加了告别仪式，并慰问荆先生的夫人汪兴安老师和其他家人。

10月8日下午，浙江大学的一些同仁召开了追思会，表达对荆其诚先生的怀念和哀思。

治丧委员会和荆其诚先生的家人收到大量的唁电和慰问信。治丧委员会也在第二号通告中宣布了今后一段时间内有关纪念活动的安排。

以上活动情况在中国科学院院网、中国心理学会网站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网站都有具体的报道。

十天来，全国心理学界同仁、有关各级领导、各界朋友、治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为办好荆其诚先生的后事做了大量的工作。荆其诚先生的家人希望通过治丧委员会向所有以上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治丧委员会、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也诚挚地向所有参与和关心荆其诚先生后事的同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至此，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已经完成全部工作。后续有关纪念荆先生的活动情况，将由工作小组协调和汇总，并通过中国心理学会网站和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网站向大家通报。

逝者已去，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将心理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更加努力！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2008年10月9日



荆其诚先生生平

(1926.3.3-2008.9.28)



1947 年获得北平辅仁大学学士学位

荆其诚先生是国际著名的心理学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推动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杰出代表人物。

荆先生 1926 年 3 月出生于沈阳，幼年迁居北平。他于 1942 年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1947 年大学毕业后，继续在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就读，兼任心理学系助教；1950 年获硕士学位后，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工作。自 1951 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起，荆先生一直在心理研究所工作至今，其间：1983~1987 年任心理研究所副所长，1980~1985 年任心理所研究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1985~1995 年任心理所学术委员会主任。鉴于先生对心理科学的贡献，2005 年他的母校——现台湾辅仁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

荆先生总是从科学发展的规律和社会环境的大视野，审视心理学发展的理论问题，对心理学的发展史和心理学的理论问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先生不仅理论功底深厚，而且在专用仪器方面有很多创新，曾与同事一起亲自设计和制造实验仪器，运用独创的方法进行有关知觉的现场和实验室研究，取得了重要的研究结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就完成了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大小和距离知觉的研究。80 年代，先生进行了视觉功能和颜色视觉的研究，对于中国照明标准和中国颜色体系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前者如《中国青年观察者的视觉功能》，后者有《色度学》和《中国颜色体系研究》。这些研究在中国都是开创性的，为心理学、光学、建筑、纺织、电影电视等众多专业领域所公认。为此，先生曾三次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79、1980、1995）。先生与同事和司马贺（Herbert A. Simon，也译作西蒙）教授等合作，在中国最早开展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生最早提出对中国独生子女进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对中国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社会化等问题也都有深入的探讨，其系统性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2006 年编辑出版的《荆其诚心理学文选》，荟萃了先生自 20 世纪中叶至今约半个世纪发表的 40 篇论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心理学发展不同阶



1980年,荆其诚(左)访问美国科学基金会时与该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R. Atkinson)合影

段的时代特色。

荆先生学贯中西。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自中国大陆到西方国家访问的第一批心理学家之一。早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他出席了澳大利亚心理学会的年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接触西方心理学的中国心理学代表团的成员。1979年,作为中美建交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大陆心理学家,先生又到美国纽约出席了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并在会上作报告。之后,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和工作一年。在此期间,他访问了美国科学院、美国科学基金会、美国心理学会,以及十余所美国大学,结识了众多的美国知名心理学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心理学的成就。

1980年秋,荆先生随团参加在德国莱比锡举行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并和陈立先生一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简称IUPsyS,“国际心联”)代表大会。此次大会经投票,一致同意中国心理学会作为第四十四名国家会员加入国际心联。先生于1984年当选为国际心联的执委,在连续担任两届执委后,他于1992年当选为国际心联副主席,任职到1996年。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心理学家对中国的心理学状况很不了解,存有许多疑问,先生凭借他渊博的心理学知识和纯熟驾驭英语的能力,在各种国际会议和学术刊物上广泛地介绍了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状况,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

1980年以后的十余年中,荆先生与各国心理学家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先后访问了英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瑞士、澳大利亚、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十多个国家。1995年,荆先生在广州主持国际心联的亚太地区心理学大会。此时中国心理学已经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其国际影响日益扩大。1996年国际心联表决通过由中国心理学会于2004年在北京承办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先生担任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国际心联大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此,国际心联推选他为终身荣誉执委,并授予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特殊贡献奖状。这次大会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着深远的影响。

荆先生对中国心理学的贡献颇多:他参加中国心理学会的活动62年;他于1984~



2004年,荆其诚担任第二十八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



1995年,荆其诚当选第三十届科学院院士。1996年,荆其诚在第三十届科学院大会上接受院士证书。

1989年间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1999年获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2004年被选为中国心理学会的会士;他于上世纪改革开放的70年代末参与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心理学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建工作,并担任该系的副主任;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参与了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合作项目——创建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的谈判与启动活动,成立了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并任该中心的第一任副主任。二十多年来,先生在国际上建立了广

泛的合作项目,出席并召开各种国际学术会议,沟通国际心理学和中国心理学的交流。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司马贺(Herbert A. Simon)教授赞誉的那样,荆先生“是中国的学术交流大使,对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贡献远远超出了他所发表的论著”。

荆先生的成就载誉国内和国际学术界。他曾是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79~1983),国内众多一流大学的兼职教授及顾问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1984~1997)。先生曾担任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6~1994),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1988~1996),第七届和第八届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科技委员会委员(1988~1998)。他是澳大利亚拉·托普(La Trobe)大学杰出访问学者(Distinguished Visitor,1985),美国芝加哥大学会士(Henry Luce Fellow, 1986~1987),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会士(1988~1989),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教授(1992~1993),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1996),香港心理学会荣誉会士(1998),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会员(1999),美国心理学会(APS)国际会士(2001),国际应用心理学会(IAAP)会士(2006)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先生于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后改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是该科学院院士中第一位心理学家,并先后任生物科学和社会、经济科学院院士评选委员会委员(1998~2006)。

荆先生荣获了诸多奖项,如美国密歇根大学荣誉科学家奖状(1995),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1996),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2001),内藤国际育儿奖(2002),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国际荣誉奖(2003),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特殊贡献奖(2004),中国流行色协会杰出贡献奖(2005),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SRCD)2007年度儿童发展杰出贡献奖等。

荆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以他坚定的信仰、执着的追求,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潮头。先生不仅是中国心理学的领军大师,也是中国心理学的一座丰碑。

荆其诚先生的风采与功绩永存!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九月三十日



经历这一生这么多折磨,对于从事心理学,你后不后悔?当然我自个来说,不后悔!

——荆其诚

“从事心理学 我不后悔!”

——2005年2月16日台湾辅仁大学采访荆其诚先生节选



辅大校门

2005年2月16日台湾辅仁大学来京时专程采访了荆其诚先生,荆先生在回顾从事心理学的人生历程中,充分表达了对心理学的热爱和始终不渝的信念。非常感谢台湾辅仁大学提供这份珍贵资料,现选取辅大2005年所制作光盘的采访部分片断摘录如下:

荆:我这一生历史,其实也很简单。

我1926年3月出生在东北,父亲是张学良得力的财政部长,所有的财政归他管。他是张学良花钱派驻到日本去留学的,我小时候两岁时,我和姐姐、母亲都在日本。后来“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日本把东北占领了,所以我们就跟着父亲到北京来。那时候上小学,社会不是很稳定,父亲把我和姐姐送到香港去念书。到了香港因为广东话不会说,就送到一个英国人办的学校,也是天主教的,叫 Saint Joseph's College。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珍珠港事件发生后,香港也被日本占领了,没办法呆了,我父亲在后方重庆过不来了,我们就跟着别人回到了北京。1942年日本人占领着北京,环境比较特别,这个时候辅仁大学招生,我就去考辅仁大学。当时我们心理学系主任是 Rev. Joseph V. Goertz S.V.D)。他当时说他是一个 Lindworsky 的学生。Lindworsky 实际上是 Kulpe 的学生, Kulpe 是冯特的学生,所以辅仁这个体系的心理学,基本上是亚里士多德、圣汤姆阿奎那斯天主教这条线。因为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帮他,准备材料等……,大学四年级就开始当助教了。我应该是1946年毕业。我就到重庆看我父亲,那时候抗战刚刚胜利,后来看他



Rev. J. Goertz, S.V.D., Ph.D.
Head of Dept.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1948年北京辅仁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生合影,前排左起:张厚粲、Dulcissima(教授)、童启新;后排左起:谢斯骏(讲师)、孙昌龄、Geortz(系主任、教授)、荆其诚(助教)

回来就很困难了。那时候不都复员吗?飞机票、车票不好买,所以我就休学了一年。1947年当时辅仁心理系没有研究院,人类学当时也叫“人种学”,是他们天主教耶稣会拿手的东西,因此只有人类学没有本科可是有研究院。我就上人类学研究院,实际上还是帮葛尔兹当助教,那么同时念研究生。我们毕业那年1950年,所有辅仁毕业的硕士生都分到科学院,我1950年分到中科院心理所,当然我们这里变迁很大(当时一会儿这个运动一会儿那个运动)。当然最大的一次是“反右”。凡是政治运动来,心理学必然要受到冲击。虽然“反右”没有明确的分水岭,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1958年心理学大批判运动开始。

中国当时情况是这样,社会学苏联不承认,他们说社会学是想用西方的社会学代替历史唯物论,是反动科学、伪科学,解放以后我们就没有社会学,也没有社会心理学。心理学比社会学境遇要稍微好一些,因为心理学“认知”、“教育”的一部分苏联还承认,那么当然心理测验等都没有了。在文化大革命前期,1965年姚文元用笔名“葛铭人”写了一篇文章,批判当时杭州大学校长、老心理学家陈立的文章《中国人的颜色爱好》。姚文元说,人都是社会的人,不同阶级的人,哪有说颜色还有抽象的爱好?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重点批判了心理学这门学科,宣布它是“伪科学”,1966年心理学被取消。这件事情在心理学历史上叫做“葛陈辩论”。

问:您当初怎么会偏向研究譬如知觉、色彩、颜色等这些方面的东西?

荆:当时这也跟历史条件有关系,我在辅仁接受的训练基本上是实验心理学。为什么搞颜色呢?文化大革命刚快要结束的时候,1970年中科院心理所被撤销,心理学没法搞了,被宣布是伪科学,后来我下干校待了好几年,回来以后没有钱做事情。当时,中国要搞彩电,考虑到底中国TV采取什么制式?当时外国来一个代表团到北京,临走时候送了礼品“蜗牛”。当时江青就气了,说这是外国对我们的侮辱,说我们慢慢爬,我们就是国际上落后的。我们要自己有骨气,为什么非得跟着他们跑?我们TV要搞中国的制式,这就是出名的“蜗牛事件”。这时候搞心理学搞知觉的能做什么呢?也搞颜色,研究彩电,这样就有钱做课题了。后来发现,这个色度学这门科学,里面就是心理物理学,后来我们出了一本《色度学》的书,主要也是外国各方面的材料。直到今天,各大学学报凡是搞颜色、搞光的、纺织、彩电、照相、印染都应用到这本书。这一下子不但心理学界认可,而且物理学界、光学界也都认可,所以这样就搞到颜色里面去了。1979年,双积分球目视色度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80年照明标准视觉心理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颜色视觉心理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1977年中科院心理所得以恢复。1979年我是第一个大陆心理学去美国,那时候中国跟美国刚



建立关系,我在 APA 纽约大会上介绍了,认识很多美国第一流人物。1980 年代我是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做了很多交流,派了二三十人去美国呆一年。后来北京大学建立心理系,我和其他三人一起把北大心理系搞起来,当时我兼任北京大学心理系副主任。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好多人比较熟悉,后来中科院心理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发展起来,随后全国心理学系逐渐发展起来。

问:那您再回头看这么重要的几十年,您觉得您的心得,或者是您觉得做了什么让您觉得比较让自己觉得欣慰的事情?

荆:欣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后这 25 年左右时间,从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心理学的发展是非常顺利,而且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从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的成功举办可以看出来,国家的心理学已有一定的基础。

问:这几十年来,您这样走下来,您怎么看待心理学的发展?

荆:我觉得,心理学的发展最后一定要走上国际化。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科学就有共同的规律。当然人跟人受文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跨文化心理学也要走向全面,也要真正跨文化。我们搞好了,别人也会接受你。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 Segall 曾说:跨文化心理学研究成功之日,就是他的灭亡之时。到最后心理学为大家都能承认,对大家共同都有用,跨文化心理学的使命就完了。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对的。

问:张春兴老先生您认识吗?

荆:我认识。我很尊敬这位老先生。

问:张老先生认为心理学走自然科学典范走错了,心理学应该是另外一种科学,您觉得怎样?

荆:我觉得,心理学完全走所谓的还原论,这个方向不是绝对的,不过也应该去发展。另外还需要高层次的研究,譬如行为、社会方面的研究等。我认为一个看法就是不要互相排斥,最近我们马上要发表一篇文章《时代精神和心理学》,总的思想就是整个心理学的前进是随着时代精神而不同。

问:您觉得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心理学有没有更具体一点的东西,不管方法还是……?

荆:现在的时代主要是解决什么实际问题。譬如中国现在是一个转型阶段,经济突飞发展,出

现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犯罪问题、学生学习的问题等等,那你能解决点实际问题就能成立。

问:您要是回顾,不管是您个人或者是您作为一个心理学家,用一段话总结一下,您会怎么说它?

荆:在大陆的情况真的不一样。一个重要的问题,经过这一生,那么多的折磨,对于从事心理学,你后不后悔?当然我自个来说,不后悔!



1992 年 9 月 13 日恭王府花园;右一起:陈仲庚、张厚粲、荆其诚、孙昌龄



编者按:这是荆其诚先生 1948 年在辅仁大学求学时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刊登在辅仁大学返校节专刊上。本文由孙昌龄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为什么会夜盲——视紫

荆其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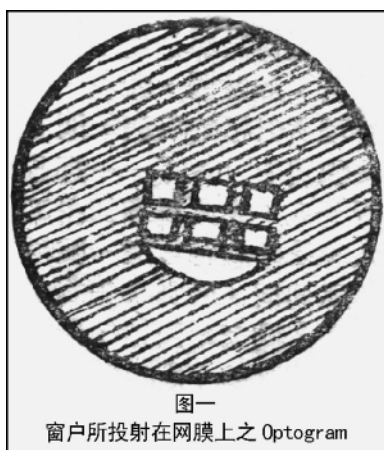
不久以前报上刊载着,潘阳各学校学生因营养不良,大部份学生患夜盲症。由于物价的高涨,而使生活水准日渐低落,人民不能维持他最低的需要,致有种种病态现象发生。夜盲不仅发生在围困中的潘阳,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普遍化而严重的问题。北平市有多少三轮车夫夜间不敢营业——甚至于不敢外出以及夜间交通事故的增多……。在黑暗中眼睛看东西的能力减退——这种病症就被称为“夜盲症”。

在眼球内的网膜有两种视觉纤维或器官,圆锥体与圆柱体。前者集中在网膜中心黄点(Yellow Spot)处,向边缘分布渐趋减少,它的功用专为适应强烈光线及彩色。圆柱体在网膜中的数目据估计超过一亿以上,这种神经纤维密布于网膜边缘,往中心愈为稀少,它专为在光线不足情况下感觉亮度而用。也就是说,在光亮下我们用网膜中心的圆锥体看东西,在黑暗中圆锥体停止功用,而用网膜四周的圆柱体看东西,并且在光亮下(圆锥体)对于黄色的感觉力特别灵敏,而在黑暗中(圆柱体)则对绿色反应灵敏。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为培金基现象(Purkinji Phenomena)。

初入电影院或暗室时,眼睛辨别东西的能力渐渐增加,是因为圆柱体中所发生之化学变化所致。“光”或“暗”适应不是大脑历程已被证实,因为当一只眼适应黑暗时,而另外一只可以同时适应光亮。心理学家们又发现,黑暗中眼睛辨别能力增加的速率,恰好与圆柱体内感光化学物的浓度相合。因此我们可以断定:黑暗适应与圆柱体内化学物之必然关系。这个感光化学物的颜色,所以我们命名它“视紫”(visual purple),它的科学专用名词叫作“Rhodopsin”。

将视紫由动物眼中取出,它仍能保持着其固有的颜色——紫色。但是遇到光后则变为黄色。这个现象很容易证明,可以用下面的实验表演出来:将一支青蛙置于黑暗地方或红色橙光下,然后将它杀死,取出一眼球,横断解剖为两半。如果除去内部之水晶液体,可以将网膜取出,其颜色为紫红色。若将此网膜暴露于光亮下,紫色会很快的消失,而变为浅黄色或没有颜色。若此青蛙在解剖前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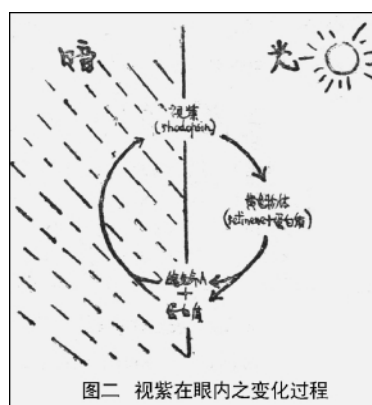


图一
窗户所投射在网膜上之 Optogram

置于烈日光下,其网膜取出后即为浅黄色。人眼睛的网膜上也具有同样的色素。进一步实验告诉我们,视紫可以使网膜产生摄影现象。在另一种情形下,假如一只青蛙或一只兔子的眼睛被置于黑暗中相当时期,然后使其眼睛接受由窗户所射入之日光,则网膜接受窗户光亮部份之视紫变为黄色。然而网膜被窗栏所挡住之部分及周围部份,因为没有受到感光,所以仍旧保持紫色。因此解剖后在网膜上有同照相底板之现象发生,即在网膜上画有同样的一幅窗户的图形,此网膜上的照相底片在生理学中称为 Optogram(图一)。这种感光效果与照相底板完全相同。视紫对光的反应是纯粹感光化学作用。动物体内的视紫经过感光后,若再回到黑暗中,仍能够

恢复它原来的紫色,但是若网膜由眼球取下后,视紫经过感光,便不能再恢复了。视紫的整个变化过程可以用图二来表示。所以视紫是一种不固定之化学物体,被以汰波浪所分解或更变,并且亦受剧烈物理反应之影响;如压力等。它经过感光化学作用,分解为黄色物体,然后又分解为维他命 A 及蛋白质。

若使眼睛整个适应黑暗,必须需要四十分钟,二十分钟时,灵敏度已经抵达初时之八千倍。但是若再看光亮的物体,则适应在几分钟以内便完全毁坏,所以在此种情形下暗室工作者感到非常不便,因为他同时须看暗亮二种不同事物(暗物及发光仪器表格等)。这种困难现在已经被解决。科学家发现圆柱体内之视紫惟独不受红光所破坏。为了保持黑暗适应而同时又必须观察光亮物经的最好方法,便是紧戴着一红色眼镜。眼镜仅能透过红光,所以圆柱体不会失去黑暗适应。在黑暗中将眼镜摘掉,未进入光亮时立刻将眼镜戴好。所以视紫不能受光亮之影响。医院中当照 X 光时,大夫带红眼镜之目的便是因此。同样的如电影院之红色太平门灯,汽车之红尾灯等。



图二 视紫在眼内之变化过程

古代埃及早已发现此种不能适应黑暗之夜盲症。埃及人多食肝以医治,近代医学告诉我们,夜盲之发生是由于缺乏维他命 A,而肝是含有大量维他命 A。中国人也可能在很早便发现了医治夜盲的方法,我们谁不知道“羊肝清目”呢?牛乳及蛋也含有大量之维他命 A。缺乏此种维他命之老鼠不但视紫恢复速度慢,并且还夜盲。视紫之恢复速度可以指示出身体中之维他命 A 存量。有时不仅因为食物中缺少维他命 A,而产生眼病。某些病症是因肠胃不能吸收维他命 A 所致。航空人员,为了夜间视觉精确,必须吃食包括丰富维他命 A 之食物。在必要情形下,尚可以服用或注射维他命 A。然而一个维他命 A 充足的人再补助多余的维他命 A,却是不会有效果的。

参考书:

1. Goert, J,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940, p, p69-73.
2. Munn. N. L., Psychology, 1946, P. 346.3
3. Howell, W. H., A Text-book of Physiology 1926, pp. 334-336.
4. Sherman, H. C., and Smith, S. L., The Vitamins, 1931. pp. 276-377.
5. Eddy, W. H., What are the Vitamins, 1941. pp. 35-36.



编者按：“文化大革命”以后，社会心理学逐渐得到恢复，荆其诚先生参加了北京市社会心理学成立大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该讲话刊登在 1983 年 8 月北京市《社会心理学通讯》第一期上。本文由孙昌龄先生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社会心理学要研究我国当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系主任

荆其诚同志在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我不想占大家太多时间，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潘老在这里代表中国心理学会表示祝贺了。我在这里代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向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我们国家解放后有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经验，就是通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心理学是一门科学，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后心理学得以恢复。我觉得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经过三十二年的实践证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它是别的科学代替不了的，也是政治思想工作所代替不了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和四化建设所需要的。

我觉得四个现代化处在一个新的时代，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是我们过去没有过的，也没有现成的样板可以遵循。我们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应当在马列主义指导之下，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般原则指导之下，选择我们中国目前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做研究，从这种研究结果里提高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刚才几位老先生也都谈到了这个中心思想，我们应该这么作。当然一些理论性问题，如什么叫“社会化”等也是可以讨论的。不过我觉得主要应研究当前社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用什么方法，怎样搞，没有现成的东西，西方的也不足为训，要靠我们自己创造，自己选择问题，创造一些方法。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就是科学的，加以总结提高到理论，这就是好的理论。适合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也就是说适合于至少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理论，这个理论就必然是接近于真理的科学理论。我的讲话很简单，不一定对。谢谢大家！（李文生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1983 年 7 月 12 日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上原辅仁大学心理系师生合影(左起:孙昌龄 林传鼎 荆其诚 丁文(车如英) 鲁泽清 李美格 陈仲庚 李文生)



附：荆其诚先生大事年表图

时 间	
1926 年	3 月 3 日出生于沈阳,幼年迁居北平
1937 年	香港达德中学
1942 年	考入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系
1947 年	北平辅仁大学心理系获教育学士学位
1947~1949 年	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院任职助教
1948 年	与汪兴安女士喜结连理
1950 年	北平辅仁大学人类学系研究院,获科学硕士学位,到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筹备处工作
1951 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立,任助理研究员
1958 年	出版《冯特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
1978 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同时在北京大学兼心理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1979 年	出版《色度学》,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颜色科学的专著 双积分球目视色度计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1979~1980 年	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学者
1980 年	国家标准局人类工效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职务评审委员会主任 照明标准视觉心理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国家标准局人类工效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以及颜色分委员会主任
1981 年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1982 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1983 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科组成员 中国光学会理事,颜色与视觉专业委员会委员,副主任 国际注意与操作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顾问委员会委员 中国儿童发展中心副主任、专家委员会委员



时 间	
1984年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UPsyS) 执委 国际行为发展研究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ISSBD) 国际组织委员会委员 中国心理学会国际学术交流委员会主任 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1984~1989年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1985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研究员评议委员会成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澳大利亚 La Trobe 大学杰出访问学者 (Distinguished Visitor)
1986年	赴美国芝加哥大学为卢斯研究员 (Henry Luce Fellow) 当选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987年	美国伊利诺大学兼职教授 (Adjunct Professor) 中国儿童发展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西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出版《人类的视觉》
1988年	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 (Fellow,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照明学会理事, 颜色与视觉专业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1989年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1990~2004年	中科院心理所——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1991年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主编《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以及与潘菽共同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



时 间	
1992年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ISSC) 贫困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Research Program on Poverty) 科学委员会委员 美国心理学联合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国际会员 (International Affiliate) 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教授 与王大珩主持了中国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样品两项标准的研制工作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天津师范大学顾问教授
1993年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
1995 年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Fellow, Third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终身) 美国密西根大学荣誉科学家 (Honorary Research Scientist) (终身) 颜色视觉心理学研究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
1996 年	当选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
1998~2006年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评选委员会委员 (生物学; 社会、经济科学)
1999年	美国科学促进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会员 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
2001年	美国心理学会 (American Psychological Society) 国际会士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
2002年	获第三届中国内藤国际育儿奖 首都师范大学荣誉教授
2003年	美国心理学会 (APA) 国际荣誉奖
2004年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 (IUPsyS) 终身执委 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特殊贡献奖 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 中国心理学会会士
2005 年	台湾辅仁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中国流行色协会杰出贡献奖
2006 年	国际应用心理学会 (IAAP) 会士 (Fellow)
2007年	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SRCD) 儿童发展 杰出贡献奖



编者按：这是荆其诚先生生前最后一部著作。荆先生八十二岁高龄，仍笔耕不辍，他与傅小兰研究员共同主编的《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在心理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



《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

前 言

本书介绍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大家，叙说心理学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和贡献，阐述他们的主要研究发现与学术理论观点，旨在展示心理学大家的风范，反映心理学发展的历程。

时代造就人物，人物改变历史。在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才华出众的人物，他们或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或在文学艺术上流芳百世，或在学科阵地上开拓创新，以其卓越贡献为世人书写下不朽篇章，成为后继者学习的榜样和参照的标杆。在心理学历史上也有一批这样的人物，我们称之为心理学大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年代和国家，有着不同的经历和体验，但对心理学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心理学发展历程中的闪亮坐标。一旦我们认识了这些心理学大家，也就粗略地领会了心理学发展的进程。

历史像面镜子，可兹后人借鉴。心理学大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善于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勇于克服现实环境中的障碍，攀登上了科学高峰，成为心理学发展史上的传奇人物。本书试图通过述说这些心理学大家的生平，向读者展示其名家风范。书中不仅会论及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挫折、发明和贡献，也会论及他们与同行之间的合作与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恩恩怨怨，使心理学历史成为可感知体验的真实故事。这些心理学大家曾身处不同的境遇，或家境贫寒，或身体欠佳，或饱受争议，等等。阅读本书，读者或许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或身边其他人成长的身影。

历史是门艺术，可供后人鉴赏。这些心理学大家为什么从事心理学研究？答案迥然各异，既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也可能是为了在同行之间弄清问题的是与非。本书试图从这些大家的生动的人生经历、突出的人格特性、活跃的思想历程，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精彩的人生故事，供读者去观赏和评说。

一门科学的进步既有赖于科学实验研究的新发现，也离不开理论上的创新。17世纪，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我们惟有尊崇自然，才能驾驭自然。”培根认为，科学的最终权威是经验观察，科学研究要建立在观察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观察是真知的基础。20世纪，卡儿·波普尔(Karl Popper)又提出，科学家不可能没有先入为主的理论，在进行科学实验之前科



学家必定有一定的想法、提出了某种假设,这样才知道要去观察什么、证明什么。区分科学理论和非科学理论的标准是“可证伪”原则,即科学理论必须是可反驳的、能够被检验的。现在看来,无论培根还是波普尔都是对的,我们要从不同的方面去检验科学真理。科学研究就是从某一学术观点出发,进行科学实验,取得重要发现,并提出科学理论的过程。读者通过了解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心理学家们的这种科学实践,能更全面地感受心理学研究的意义,领悟心理科学的真谛。

当然,我们都十分清楚,虽然这些心理学大家在心理学历史上功不可没,但与其他学科一样,心理学也是在经济的、社会的、科学的各类历史事件交融的背景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科学发现、文化思潮和价值取向,都直接影响着世人对心理学的看法,影响着心理学研究者的热情,影响着心理学概念框架和方法论原则的形成,由此决定了心理学的理论形式和内容,推进或阻碍了心理学的发展。因此,本书力图联系具体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来展示心理学家的个人发展历程。

我们相信,科学家的多面形象能给读者以真实的启迪。科学家是活生生的人,有立场和观点,有成功和失败,甚至有不轨行为的记录。科学家在政治上、科研上、生活上犯些小错误也许在所难免,但一旦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后果就很严重且难以挽回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那些不懂历史的人很可能会重蹈前人的覆辙。本书力求客观地介绍心理学大家的事迹,避免有意拔高一些人的长处,或掩盖某些人的缺点或错误,而是留其功过由读者自己去判断。

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有很长的过去,但只有很短的历史。”本书编者精选了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以其个人的生命历程为主线,较为详细地讲述他们的学术经历及其在心理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我们在这本书中先介绍 8 位心理学大家。对冯特和弗洛伊德等国内读者早已熟知的心理学大家,本书的介绍力求详尽系统。华生和斯金纳是两位国际著名的行为主义大师,但对他们的事迹进行系统介绍的文章国内并不多见,本书进行了重点介绍。西蒙是国际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但国外心理学界对他在中国的交往与研究也知之甚少,本书首次披露了很多有价值的内容。本书不仅详细介绍了我国著名心理学家陈立的生平事迹,还在国内首次介绍了激进行为主义者郭任远,后者曾是风靡一时的人物,但不无缺点和问题。伯特是首位被英王封爵的心理学家,在去世后其成果被质疑,对他的评价今天在国际上仍备受关注,而在国内却鲜为人知。

本书是集体创作。我们编者制定出详细的写作计划,明确写作宗旨,物色各章作者,并协助作者多方收集资料,对框架结构和文字表达都严格要求。各章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与编者进行了反复沟通与交流,作者之间也相互借鉴。作者精心收集心理学大家的第一手资料,着力描写出其独具特色的个人世界。本书的叙述力求平妥准确,不仅科学性较强,而且资料新颖有趣,文字生动流畅。每篇文章插入了专栏,供读者了解相关的内容。对于需要解释的术语、典章、地名,则统一采用了页下注方式提供注释或参考文献,帮助读者理解,也使文章内容更畅达易懂。本书的确是一本可读性高的心理学史读物,但本书编者和作者的观点难免有某些偏颇之处,还请读者指正。

本书的出版,我们十分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特别是陈小红编辑的指导和帮助。她对每章都提出具体意见,与编者和作者磋商交流。在本书版式设计、书稿审阅、图片选择等各个方面,陈小红编辑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

荆其诚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 年 5 月 12 日



《心·坐标》：弗洛伊德原点 以外的心理学长河

香港凤凰台书评

本报讯(柳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心理学家荆其诚、傅小兰的《心·坐标》一书。编写者通过对 8 位在中外心理学上很具影响力的心理学家的介绍,讲述了心理学研究的丰富内容、心理学家的多彩人生、心理科学发展的来龙去脉。

《心·坐标》是一本从全新的角度阐述心理学史的书,一改我国惯常心理学史书籍“从主义到主义,从批判到批判”的编写模式,以心理学科学研究史实为基础,以每位大家的心理学研究历程为线索,展现心理学科学性的一面。书中不仅表达了丰富的科学事实和清晰的科学观点,还折射出作者的智慧。每篇文章又加入了若干专栏,供读者了解相关的信息;对于需要解释的术语、典章、地名,统一采用了页下注方式提供注释或参考文献,也使文章内容更畅达易懂。

封底书评

书的编著者以朴实无华且风趣盈然的文笔,详细介绍了在心理学历史上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几位大家各自生动的人生经历、突出的人格特性、活跃的学术思想,全面真实地刻画出他们精彩的学术生涯,给后来者以重要的启迪。读后既能感受到他们在学术上不固守成规、勇于钻研、深入探索的大家风范,也能体会在科学研究上必须崇尚观察、坚持实验、提出理论,进行科学实践的艰辛历程。

张厚粲,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前副主席

《心·坐标》堪称是国内第一本对当代心理学大家生平进行全面介绍的书籍。可以说,这些心理学大家都是心理学长河的源头,处在 21 世纪初的我们从事的心理学研究、教学以及应用

无一不渗透着来自源头的清泉!凡是人物,必有过人之处。凡是大人物,必有大过人之处。读《心·坐标》这本传记一定会使你终生受益。

朱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前系主任

阅读这本书是了解心理学发展的最佳途径。通过心理学大家们一个个鲜活的事例和人生历程,读者可以更加切实地看到心理学发展的轨迹,同时还可以感受到每一位学者的内心独白。当代所有关心人类和自己的人,都应该读一读本书,一定能从这本书的故事中得到启迪和智慧。

张侃,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探究心理学长河的源头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前系主任 朱 滢

有关当代心理学大家的通俗传记不多,《心·坐标》一书堪称是国内第一本对当代心理学大家生平进行全面介绍的书籍。冯友兰说过,“著小史者,意在通俗,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小史”,冯友兰原意指哲学史,但我觉得他的话也适于人物传记。的确,《心·坐标》一书由荆其诚及其傅小兰主编,而荆其诚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我国心理学界公认的最优秀学者之一,它的出版就有了更大的意义。也只有荆其诚“其识其才”,才能使这本书在不长的篇幅内描绘的每一位心理学大家都形神自足。

一百多年来心理学主要受到三大流派的影响:行为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认知神经科学兴起是最近的事情,尚不足以写成历史。《心·坐标》一书介绍了三位行为主义大师:华生、郭任远和斯金纳;介绍了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西蒙;书中还包括心理学的前祖宗——冯特,备受争议但影响极其深远的弗洛伊德,以及伯特、陈立。可以说,这些心理学大家都是心理学长河的源头,处在 21 世纪初的我们从事的心理学研究、教学以及应用无一不渗透着来自源头的清泉!例如,在“冯特”一章,你可以看到冯特的“民族心理学”是怎样在当时人类学家对“原始文化”、“原始人的心理”进行实地考察的浪潮下诞生的,从而成为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基石。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至今社会心理学家仍然保持着与人类学家密切的合作;在“弗洛伊德”一章,你可以读到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关系通俗而深刻的论证。而“自我”现在已成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四大核心问题之一。“压抑”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中心概念,2001 年“Nature”发表实验报告论证了它的存在;2004 年“Science”发表 fMRI 文章确证了压抑的神经机制。仅这两个例子,你就不得不钦佩弗洛伊德的先知先觉。“弗洛伊德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心灵深入,探索自我,了解人生意义”《心·坐标》一书的作者如是说;在“西蒙”一章,作者讲述了他种种的人生模式的故事。也许最为心理学家欣赏的是,西蒙在研究具体事件的计算机科学和研究抽象事件的心理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发展了不同学科之间的类比思想,同时创建了两门学科:人工智能与认知心理学。读者从书中生动的描写可以领略西蒙闪电般敏捷的思维和大海般宽广的远见,也正是西蒙这样聪明的头脑才支撑得起两门学科的大厦。而认知心理学正是认知神经科学的来源之一。

凡是人物,必有过人之处。凡是大人物,必有大过人之处。读《心·坐标》这本传记一定会使你终生受益。



历史的再现,大家的风范

——评《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卢家楣

2008年9月11日,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席间荆其诚先生将其8月新作《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赠与各位,并一一签名留念。先生将我“家”写成“佳”,一再道歉,特予重写,谦和、认真之神态至今历历在目!孰料此书及其扉页墨迹竟成永别的纪念!9月28日噩耗传来,痛惜不已。抚书秉笔,遂述感言,聊表缅怀之意。

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摆脱哲学母体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心理学悠久的历史相比,这130载显得有些短暂,但就是在这130年里心理学流派几经更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诞生了一个又一个新理论、新发现,造就了一批又一批才华横溢的心理学家,如座座丰碑矗立,成为后学的榜样和人生参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心理学事业方兴未艾,呈现一片繁荣景象,但与西方发达国家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前,正值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致力于振兴民族精神之际,我国心理学何去何从值得每一位业内外人士深入思考。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为了总结过去,指导现在,展望未来,进一步推动我国心理学的发展,近年来有关西方心理学史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也恰逢此时,《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荆其诚、傅小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横空出世,在众多的心理学史著作中独树一帜,如春风般在中华大地飘过。溯本求源,尽现心理学大家风范。这部力作精选八位心理学大家:心理学的奠基人——冯特,三位行为主义大师——华生、郭任远和斯金纳,认知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西蒙,备受争议但影响极其深远的弗洛伊德,以及首位被封为爵士的英国心理学家伯特和我国著名的百岁心理学家陈立。开卷有益,虽然作者笔墨朴实,但大师们鲜活的形象亦跃然纸上,精彩的故事令人赞叹,是非功过发人深思。概而言之,本书有以下鲜明特色,供大家欣赏。

1. 形式活泼,耳目一新

与一般心理学史书籍不同,本书采用个性化版面设计,在每部分第一页首先呈现大师的巨幅画像,亲切感油然而生。背面是大师生平年表,视觉效果极佳,仅一图就可对每位大师的生平一览无余,方便读者按图索骥。之后,是对大师的历史性总体评价,提纲挈领,与最后的结束语形成有力呼应,回味无穷。书中大量使用插图,可谓种类齐全,仅人物照就有童年照、中年照、晚年照、父亲母亲照、配偶照、婚礼照、同行照、会议照等,而且每一副图表都详细表明资料来源,严谨之至卓见一斑。在每一个标题的命名上,作者高屋建瓴,凸显个性,令人难以忘怀。例如,“提名冯特诺贝尔奖的闽斯特伯格”、“飞鸽导航军弹”、“春寒:葛陈辩论,遭遇‘文革逆境’”等,揭示了众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2. 中外兼顾,实属罕见

以往国内出版的心理学史书籍以西方史占据绝对地位,很少有中国心理学家入选,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人物,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极其不利,当前迫切需要对我国的心理学发展进行历史总结,摆脱我国心理学界有传无史的尴尬局面。本书敢为天下先,将中国两位重量级心理学人物与国际知名大师并列,似有扭转乾坤之深意,更显大手笔。尽管由于种种原因,郭任远在国内现在很少被人提及,但这位唯一入选《实验心理学 100 年》的中国心理学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笔锋,在国际心理学界叱咤风云。他创立的“郭窗”实验范式在胚胎行为学领域独霸 30 余载,就连当时美国的发展心理学家吉尔伯特·戈特利布曾经专门向郭先生学习“郭窗”技术,而且戈特利布专门申请美国科学基金拍摄郭先生的小鸡胚胎活体研究技术。1972 年,在他逝世两年后,一向只刊载实验报告的《比较心理学与生理学》杂志特别破例在第十八卷刊登了他的传记,给予高度评价,在国内尚无先例,绝对有资格和其他大师并列。

陈立,我国工业心理学第一人。1902 年,他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手工业家庭,5 岁丧母,但极富潜力,刻苦好学,在张子谋帮助下完成高小,并以七省教会学校统考第一名免费进入武昌博文书院。之后的 1930 年又以湖北省第一名的成绩,破格考取了留学英国的名额,师从斯皮尔曼。获得博士学位后在梅尔斯帮助下进入英国工业研究所接受工业心理学培训。一年后又来到德国,跟随格式塔心理学大师苛勒继续深造。他克服重重困难,自制实验器材来完成研究。因希特勒上台,苛勒力劝他回国。回国后他撰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工业心理学专著《工业心理学概论》,并且不顾国内混乱局面,矢志不渝地为我我国工业心理学呕心沥血,奔走呼号。虽多次遭遇逆境,但其乐观的个性始终不改,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他犹如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我国心理学的建设,并以 77 岁高龄出任杭州大学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心理学人才。次年率团参加第 22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并且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心理学会成为国际心联的第 44 个成员国。晚年他依然活跃在学术界,鞠躬尽瘁,笔耕不辍。他发表在英国《发展心理学报》的《一套智力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批判了他的业师斯皮尔曼的 G 因素不变说,证明了“因素组成随年龄而简化”的发展趋势,引起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著名心理学家泰勒曾在其《人类差异心理学》中指出,该文是对 G 因素发展研究的划阶段论著。2001 年适逢陈老百岁寿辰,李铁映用“凌霜高枝”形容他的百岁人生。国际心联主席鲍克利亲临祝贺,高度评价了陈立的一生。他享誉海内外,深得国际同行认可,在国内绝无仅有,完全有资格与其他国际大师并列。

3. 体裁新颖、风格独特

本书避开以往心理学史从主义到主义、分门别类地列举心理学家思想体系的书写模式,而是采用传记体格式,精心挑选了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的八位心理学大师,以人物叙述历史,在历史中评述人物,极好地处理了“时代精神”与“伟人历史”的关系,可谓独具匠心。例如,通过威廉·冯特的人生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实验心理学之所以诞生于德国,离不开缪勒、赫尔姆霍茨、韦伯和费希纳在生理物理学研究中做出的重大贡献”,“……这些对实验心理学的独立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都曾与莱比锡大学有过不解之缘……”。而且在“冯特莱比锡实验室的学生们”部分,通过详细描写冯特唯一的中国学生蔡元培,使我们了解了心理学早期在我国的发展,更是与极端行为主义代表郭任远、百岁心理学大师——陈立的描写形成有机结合,令读者基本掌握了心理学在中国的概况,特别是中国心理学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几乎都涵盖



了,可谓纵横兼顾。非常罕见的是,作者用了7页篇幅来详细介绍冯特花费20年完成的《民族心理学》,远远超越了同类作品,充分肯定了这部作品的深远意义,凸显作者的独到见解——“……《民族心理学》的出版得到了许多国家心理学研究者的重视,也对推动民族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冯特的《民族心理学》对心理学产生的影响绝不亚于他建立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和他为创立实验心理学所做的贡献。”

在弗洛伊德部分,作者专门设立“心理学之外的弗洛伊德”,来描写弗洛伊德构建的精神分析对文学艺术的广泛影响。“……弗洛伊德从20年代起,便开始与罗曼·罗兰、托马斯·斯蒂芬·茨威等文学大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常常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问题。”“在文学之外,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学说同样为现代艺术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哲学基础。”法国导演勒内·克莱率先将精神分析应用于电影创作,“……所拍摄的两部片子——《巴黎屋檐下》和《七月十四日》把‘联想溶化’的方法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轰动了国际影坛。”之后,英美导演纷纷效仿,悬念大师弗雷德·希区柯克更是一连拍摄了三部片子。“……凭着这些影片的成功,各种千奇百怪的释梦的说法,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作用,弗洛伊德的大名渐渐成为美国人的口头禅。”文章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进一步分析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在“最后的时光”,弗洛伊德在16年中先后32次实施嘴唇癌症手术,整个上颚和右边的硬腭都被去除,不得不带上一个巨型人造牙托,而且还遭受心脏衰竭的折磨。但弗洛伊德依然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继续写作和接待病人,完成了《精神分析纲要》一书,读到此处我不仅为大师的顽强个性所倾倒。

4. 准确详尽,言之有据

本书大量引用第一手资料,不仅增强了作品的可信性,而且是言之有据,言之有物。例如,在郭任远“一个无‘本能’的心理学”部分,作者设立专栏刊载了郭任远1928年在《黎明》杂志上的作品《心理学里面的鬼》,其激进的观点跃然纸上,而郭先生勇于挑战传统权威的个性在其自述中更是显露无疑——“在1920至1921年间,虽然有几篇内容相近的、反对和批评‘本能’的论文发表,但是在反对‘本能’问题上,我就敢说,我是最先的最彻底的一个人。”无愧为行为主义的先锋,真乃中国心理学史第一奇人!反观当今中国心理学界,不乏高智商人才,但恰恰就缺像郭先生这般旗帜鲜明地敢于挑战权威的勇士。而且在专栏“中国院士评‘猫鼠’同笼实验”,更能令人感受到郭先生“不唯书、不唯上”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实践出真知”的信念;也许正是这种科学精神与坚定的信念感染了我国一大批学子走上了科学道路,成为我国科学界的栋梁之材。这种精神和信念是郭先生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之一,更是我国当今科学界最迫切需要的。

在书中作者还大量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同类作品无法比拟的一大亮点。在西蒙“文明交流的种种模式——交汇之美”,详细描写了西蒙作为心理学家访华交流的过程,并且刊登了西蒙用中文写给荆其诚先生的亲笔书信,成为中美心理学交流的重要见证,堪称国宝级文物。西蒙与荆其诚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培养研究生,曾指导傅小兰论文写作和亲自参加答辩,而且西蒙许多著作的中文版工作都交给了荆其诚全权负责。作者种种亲身经历为作品增添了光辉。同时,作者采用叙评结合的方法,将诺贝尔经济学得主西蒙的创造性表现得淋漓尽致,读后令人萌生敬意,更被西蒙闪电般敏捷的思维和大海般宽广的远见所折服。

5. 立意高远,发人深思

在许多具体问题的评价上,掷地有声,直指现实,但无美化之意,也无贬低之嫌,给读者足够的欣赏



空间。为了让读者清楚地认识伯特——行为遗传学先驱、英国第一位封爵的心理学家,也是 20 世纪最大学术丑闻的主角,作者用了 9 页篇幅重笔描述了伯特“双生子研究造假事件”的起因、结果和最新情况,可谓用心良苦。这也绝非偶然,学术造假事件在我国屡有报到。虽然伯特早已离去,但这一事件仍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值得人们反思,正如作者所言:“……就学术造假而言,是人类现在以及在今后都必须诚实面对并且严肃解决的问题。一个健康的学术空间需要研究者和社会的严以自律和有效监督,而不是弄虚作假或是漫天过海。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给予后人的经验教训,是应该被深刻铭记的”,极具现实意义。

在人类历史上,弗洛伊德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风云人物。作者首先不偏不倚地将各种观点同时列出。既有弗洛伊德的崇拜者菲力普·里夫认为弗洛伊德的作品“也许是 20 世纪汇集成著作的、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也有诺贝尔得主彼得·梅达沃毫不客气地批判心理分析理论为“本世纪最惊人的知识欺诈”,还有罗曼·罗兰在弗洛伊德 80 寿诞的祝寿词,更有弗洛伊德在 BBC 的录音室对自己的简要总结,弥足珍贵。最为经典的评价应属波林“谁想在今后三个世纪内写出一部心理学史,而不提弗洛伊德的姓名,那就不可能自诩为一部心理学通史了”。而作者也不失时机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弗洛伊德有着令后人仰慕不已的天赋和洞察力,而他对科学的热情及捍卫真理的勇气更是为后人树立了学习的榜样”,成为点睛之笔,升华了主题。

6. 知趣相融,雅俗共赏

在斯金纳部分,作者用 23 页篇幅介绍操作行为主义及其应用,包括行为的实验分析、操作性条件反射、消退、强化理论、强化类型、强化程序、行为矫正、教学机等专业性内容。但作者文风简洁,语言通俗,即使非心理学专业的一般读者也能基本掌握了斯金纳的心理学精髓,获得大量相关的知识,而无晦涩之感。同时作者还通过一些轶事将这位行为主义大师的高超技术表现无余,实属另类。例如,为了帮助太太摆脱照顾婴儿之苦,斯金纳亲自设计制作了大型的婴儿床,并且撰文向通俗刊物《妇女杂志》推介,引起极大轰动。晚年他在地下室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类似大“斯金纳箱”的书房。更为有趣的是,他设计实验研究鸽子的迷信行为,读后不禁令人发笑。斯金纳还写了一本小说《沃尔登第二》,向人们展示了按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设计的小型乌托邦社会,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可以实现。遗憾的是,他一直想来中国,却未能成行。直到今天,按照《沃尔登第二》,1967 年在弗吉尼亚路易斯萨市建立的“双橡树公社”仍然存在。

最后,本书最珍贵之处当属主编荆其诚先生。他始终不渝,从事心理学研究和教学达 66 载,对心理学的发展史和心理学的理论问题有很多独到的见解;他呕心沥血,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弟子中不乏中国心理学界的中坚;他学贯中西,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为中国心理学事业奔走呼号;他蜚声海外,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的第一位心理学家;他成就卓著,荣获多项国际奖项:美国心理学协会(APA)国际荣誉奖(2003)、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特殊贡献奖(2004)、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SRCD)2007 年度儿童发展杰出贡献奖等。荆先生虽取得如此大成就,却依然虚怀若谷,谦虚谨慎,务实进取。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用于先生,当之无愧。概而言之,无论治学还是为人,先生都是我们后辈学者的楷模。

呜呼!

荆先生已去,吾辈后学当望先生之背,效先生之心,履先生之行,继续努力完成先生之未酬事业!

2008 年 11 月于学思湖畔



附：荆其诚先生著述年表

1948~1957 年

1. 荆其诚(1948)。我们为什么会夜盲——视紫。辅仁大学返校节专刊。
2. 荆其诚 (1950)。Prehistoric painting and children's drawing compared: 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tic problem of development. 硕士学位论文, 北平辅仁大学。
3. 荆其诚(1954)。巴甫洛夫的分析器学说。心理学通讯, 4, 36~39。
4. 荆其诚(1956)。日月大小错觉是怎样发生的。光明日报, 6月4日。
5. 荆其诚、叶绚(1956)。对唯心主义感官生理心理学的初步批判。心理学报, 1卷, 1期, 47~57。
6. 曹日昌、荆其诚、林仲贤(1957)。预测运动行程的初步研究。心理学报, 1卷, 2期, 143~157。
7. 荆其诚、叶绚(1957)。运动知觉阈限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 1卷, 2期, 158~164。

1958~1966 年

8. 荆其诚(1958)。冯特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科学出版社。
9. 曹日昌、荆其诚、林仲贤、封根泉、陈祖荣、赵国忠、邹玉慧、鲍杭中、周家剑(1959)。有关飞行驾驶技术的各种心理特点初步研究。航空医学十年研究汇编, 261~269。
10. 曹日昌、荆其诚、封根泉、林仲贤、袁传照、陈祖荣、赵国忠、邹玉慧、鲍杭中、周家剑(1959)。飞行员



- 心理选拔实验第一阶段研究报告。航空医学十年研究汇编,270~275。
11. 荆其诚主编(1961)。飞行教学过程的心理分析。空军第六航空学校。
 12. 荆其诚(1961)。欧美资产阶级心理学理论的现况。心理学报,1期,57~65。
 13. 荆其诚(1961)。日本心理学研究的概况。心理学报,2期,129~138。
 14. 荆其诚、汪兴安(1961)。东南亚几个国家的心理学概况。心理学报,3期,210~215。
 15. 丁瓚、荆其诚(1961)。西方国家个性心理学的三个学派。人民日报,9月7日。
 16. 荆其诚(1962)。现代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派。人民日报,1月10日;新华月报,8月。
 17. 荆其诚、林仲贤(1962)。飞行能力的心理学预测问题。心理学报,3期,248~261。
 18. 林仲贤、荆其诚(1962)。飞行中的几个视觉问题。心理学研究动态,2期,13~17。
 19. 荆其诚、陈仲庚、汪兴安(1962)。西德心理学概况。心理学报,1期,74~82。
 20. 荆其诚(1962)。自然科学与心理学理论。新建设,12期,31~46。
 21. 荆其诚、彭瑞祥、方芸秋(1963)。距离、观察姿势对大小知觉的影响。心理学报,1期,20~30。
 22. 彭瑞祥、方芸秋、荆其诚(1963)。目标物大小影响距离判断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1期,31~41。
 23. 荆其诚、彭瑞祥、方芸秋、林仲贤(1963)。对象在不同仰俯角度的大小判断。心理学报,3期,175~185。
 24. 方芸秋、荆其诚(1963)。双眼辐合对大小——距离判断的影响。心理学报,4期,251~259。
 25. 荆其诚、方芸秋(1963)。辐合在大小知觉恒常性中的作用。心理学报,4期,260~270。
 26. 荆其诚(1963)。“知觉”、“注意”、“技能”三章。曹日昌主编,普通心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7. 荆其诚(1964)。知觉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人民日报,4月15日。
 28. 荆其诚(1964)。国外眼动的应用研究。心理科学通讯,1期,27~44。
 29. 荆其诚(1964)。行为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心理科学通讯,2期,1~8。
 30. 荆其诚、彭瑞祥、林仲贤、方芸秋(1964)。身体倾斜与倒置时的距离知觉。心理学报,4期,361~374。
 31. 荆其诚、刘文明(1965)。观察距离、刺激物运行空距与运动知觉恒常性的关系。心理学报,3期,248~258。
 32. 荆其诚(1965)。由眼睛辐合产生的深度运动现象。心理学报,4期,323~332。
 33. 荆其诚(1965)。华生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报,4期,361~374。
 - 33a. 荆其诚(1989)。华生的行为主义。瞿葆奎主编,教育与人的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209~232。
 34. 曹日昌、李家治、荆其诚、张增慧、虞积生、封根泉、朱祖祥(1966)。对弱电集中控制电站信号显示的工程心理学意见:Ⅰ强弱电电站中央控制室值班员劳动强度的比较;Ⅱ.电站中央控制室事故、故障信号判断的实验研究;Ⅲ电站中央控制室值班员在亮、暗盘运行方式下视觉疲劳的比较;Ⅳ.电站中央控制室绿、灰两种颜色返回屏的视觉效果比较。心理学报,1期,27~58。

1976~1985 年

35. 荆其诚、焦书兰等(1976)。光源的显色性及混合效果测试方法。电光源通讯,4期。
36. 喻柏林、荆其诚(1977)。光源的色温与 CIE 标准光源。国外计量,1期,41~49。
37. 喻柏林、焦书兰、张增慧、荆其诚(1977)。光源一般显色指数的简便计算方法。电光源通讯,2期,31~36。



38. 荆其诚、焦书兰、喻柏林、胡维生(1979)。色度学。科学出版社。
39. 焦书兰、荆其诚、喻柏林(1979)。视场亮度变化对视觉对比感受性的影响。心理学报,1期,47~54。
40. 徐联仓、荆其诚、李心天(1979)。澳大利亚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报,1期,126~136。
41. 喻柏林、焦书兰、荆其诚、陈永明(1979)。照度变化对视觉辨认的影响。心理学报,3期,319~325。
42. 荆其诚、张增慧、喻柏林、焦书兰、郑鸿祥(1980)。双积分球目视色度计。科学通报,25卷,1期,43~46。
43. 喻柏林、焦书兰、荆其诚、张武田(1980)。不同光源对视觉辨认的影响。心理学报,1期,45~56。
44. Hsu, L.T., Ching, C.C., & Over, R. (1980). Recent developments in psychology with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5, 131~144.
45. Ching, C.C., Yu, B.L., Jiao, S.L., Kuan, L.R., & Chao, K.M. (1980). Visual performance of young Chinese observers. *Lighting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12, 59~63.
46. Ching, C.C. (1980). Psych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erican Psychologists*, 35, 1084~1089.
47. Ching, C.C., & Jiao, S.L. (1981). Sensory and perceptual studi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sychologia*, 24(3), 133~145.
48. Ching, C.C. (1981). Exchanges are of mutual benefit (A conversation with Professor Chicheng Ching, a psychologist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SA, University of Michigan*, 4, No.2.
49. 荆其诚(1981)。现代科学技术词典(上下册)·心理学名词编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50. 喻柏林、焦书兰、荆其诚、张增慧(1981)。国际照明协会 1960 年均匀色度标尺图的均匀性。心理学报,2期,177~185。
51. 荆其诚(1981)。英国、法国心理学概况。心理学报,4期,454~458。
52. 荆其诚、张增慧、焦书兰、喻柏林(1982)。CIE 标准照明体 A、D₅₅、D₅₆、D₇₅ 色度点的颜色匹配和允许范围。光学学报,2卷,1期,86~91。
53. 荆其诚(1982)。“人体特异功能”与心灵学。科学报,4月8日。
54. 荆其诚(1982)。心理学发展的道路。心理科学通讯,4期,7~10。
55. 荆其诚(1982)。关于心灵学。人体特异功能问题调查研究资料,5月25日。
56. Ching, C.C. (1982). The one-child family in China: The need for psychosocial research.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13, 6/7, 208~212.
57. Alpen, M., Ching, C.C., & Kitahara, K. (1983). The directional sensitivity of retinal rods. *Journal of Physiology*, 343, 577~592.
58. 潘菽主编,刘范、荆其诚、徐联仓副主编(1983)。人类的智能。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59. 荆其诚、焦书兰(1983)。我国的感觉和知觉的研究。心理科学通讯,1期,7~14。
60. 荆其诚(1983)。视知觉研究展望。普通心理学与实验心理学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31~43。
61. 荆其诚(1983)。“颜色视觉”、“空间知觉”两章。赫葆源等主编,实验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62. 焦书兰、荆其诚、张武田(1984)。不同时相日光下颜色的恒常性。心理学报,1期,56~61。



63. 喻柏林、焦书兰、荆其诚、张增慧(1984)。国际照明委员会 1960 年均匀色度标尺图上等温线的有效长度的视觉研究。心理学报,1 期,62~69。
64. Stevenson, H. W., & Jing, Q. C. (Eds.) (1984). Issues in cognition. Proceedings of a joint conference in psychology.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65. Jing, Q. C. (1984). Psychology and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19, 57~63.
66. Jing, Q. C. (1984). Psychology in China. In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Wiley.
67. Jiao, S. L., Han, Z., Jing, Q. C., & Over, R. (1984). Monocular-contingent and binocular-contingent aftereffects. Perception and Psychophysics, 35(2), 105~110.
68. Jing, Q. C. (1984). Psychophysics of binocular vision. In H. W. Stevenson & Q. C. Jing (Eds.), Issues in Cognition, Proceeding of a Joint Conference in Psychology. NAS/CAS, 51~64.
- 69a. 荆其诚(1985)。双眼视觉的心理物理学。心理科学通讯,4 期,1~7。
69. Yu, B. L., Jing, Q. C., & Simon, H. A. (1984). STM capacity for Chinese words and phrases under simultaneous presentation. In Issues in Cognition, Proceeding of a Joint Conference in Psychology, NAS/CAS, 317~329.
70. Yu, B. L., Zhang, W. T., Jing, Q. C., Peng, R. X., Zhang, G. J., & Simon, H. A. (1985). STM capacity for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materials. Memory and Cognition, 13, 202~207.
- 70a. 喻柏林、荆其诚、司马贺(1985)。汉语语词的短时记忆广度。心理学报,4 期,361~368。
71. 荆其诚、张厚粲(1985)。出席第 23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及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IUPsyS)代表大会情况。心理学报,2 期,224~226。

1986~1995 年

72. Jiao, S. L., Ji, G. P., & Jing, Q. C. (1986). Comparative study of behavioral qualities of only children and sibling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57, 357~361.
73. 荆其诚、林仲贤主编(1986)。心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
74. 荆其诚(1986)。第一章:心理学发展简史。荆其诚、林仲贤主编,心理学概论,科学出版社,1~21。
75. 荆其诚、张厚粲(1986)。序言。司马贺著,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科学出版社,i~v。
76. Jing, Q. C. (1987). Psychology in China. In R. J. Corsini (Ed.),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New York: Wiley.
77. 荆其诚、焦书兰、纪桂萍(1987)。人类的视觉。科学出版社。
78. 荆其诚(1987)。《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79. 张武田、荆其诚、奥弗(1987)。立体视觉异常和正常观察者的 Pulfrich 效应。心理学杂志,2 卷,1 期,2~6。
80. Jing, Q. C., Wan, C. W., & Over, R. (1987). Single-child family in Chin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 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2, 127~138.
81. Simort, H.A., & Jing, Q.C. (1988).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Е, МЫШЛЕНИЕ И ОБУЧЕНИЕ КАК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ПРОЦЕССЫ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9, No.2, 33~46.
 - 82a. Simon, H.A., & Jing, Q.C. (1989). Recognizing, thinking, and learning as information processes. In A. F. Bennett & K.M. McConkey (Eds.), Cognition in Individual and Social Contexts. Proceedings of 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Vol.3.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 82b. Simon, H.A., 荆其诚 (1989). 再认、思维和学习的信息过程。心理科学通讯, 1989, 3 期, 31~35; 再认、思维和学习的信息过程 (续)。心理科学通讯, 1989, 4 期, 37~42。
 82. Falbo, T., Poston, D.L., Ji, G.P., Jiao, S.L., Jing, Q.C., Wang, S., Gu, Q., Yin, H., & Liu, Y. (1989). Physical, achievement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hildren.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1, 483~495.
 83. 荆其诚 (1989). 中国心理学的最新发展。(日本)心理学研究, 69 卷, 2 号, 117~121。(日文)
 84. 荆其诚 (1990). 现代心理学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
 85. 荆其诚 (1990). 中国心理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心理科学通讯, 1 期, 58~60。
 86. 孙秀如、林仲贤、荆其诚、李亚璋 (1990)。中国人眼白一黑系列明度等级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 22 卷, 2 期, 176~182。
 87. 荆其诚主编 (1991)。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湖南人民教育出版社。
 88. 潘菽、荆其诚 (1991)。心理学。潘菽、荆其诚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首条目,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10。
 89. 潘菽、荆其诚主编 (1991)。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90. 孙秀如、林志定、荆其诚、林仲贤 (1991)。中国国旗颜色标准的优选色度及宽容度。心理学报, 23 卷, 3 期, 356~363。
 91. 王大珩、荆其诚等 (1991)。国旗和国旗颜色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1991 年 5 月 25 日发布。
 92. Jing, Q.C., & Kuang, P.Z. (Guest Eds.) (1991). Psychoneur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Vol.20, No.1. New York: M.E. Sharpe.
 93. 焦书兰、纪桂萍、荆其诚 (1992)。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认知发展比较研究 (广州市)。心理学报, 24 卷, 1 期, 12~19。
 94. Jing, Q.C. (1992), Chapter 6, Visual perception. In M.R. Rosenzweig (Ed.),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Progress, Problem, and Prospects (pp.161~198).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95. 焦书兰、荆其诚、朴大植、陈遐举 (1993)。明视觉条件下人眼对低频间断光的亮度感受性。心理学报, 25 卷, 2 期, 113~117。
 96. 荆其诚、焦书兰、纪桂萍 (1993)。儿童出生种类与认知发展的关系。中国儿童发展, 8 卷, 3 期, 24~26。



97. 纪桂萍、荆其诚、焦书兰(1993)。独生与非独生儿童的认知成绩的比较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9卷,1期,1~6。
98. 林国彬、范存仁、万传文、荆其诚(1993)。广州小学独生和非独生子女行为特征的比较研究。中国儿童发展,8卷,6期,57~60。
99. Ji, G.P., Jiao, S.L., & Jing, Q.C. (1993). Expectancy of Chinese parents and children's cognitive abil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8, 821~830.
100. 傅小兰、荆其诚(1994)。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心理学报,26卷,2期,208~218。
101. 范存仁、万传文、林国彬、荆其诚(1994)。西安市中小学生中独生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品质的比较研究。心理科学,17卷,2期,70~74。
102. 范存仁、林国彬、万传文、荆其诚(1994)。石家庄郊区小学儿童性格特征发展研究。中国儿童发展与家庭,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71~276。
103. 林国彬、万传文、范存仁、荆其诚(1994)。北京、广州、西安和石家庄小学生家长的期望对其子女学业动力的影响的调查研究。中国儿童发展与家庭,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314~318。
104. Jing, Q.C. (1994). The Chinese single-child family programme and population psychology. *Psychology and Developing Societies*, 6, 1, 39~53.
- 105a. 荆其诚(1994)。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与人口心理学。中国儿童发展与家庭讨论论文集第2卷,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95~308。
105. Jing, Q.C., Zhang, H.C., & Peng, D.L. (Eds.) (1994).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Chinese language.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06. Wan, C.W., Fan, C.R., Lin, G.B., & Jing, Q.C. (1994). Comparison of personality traits of only and sibling school children in Beijing.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55, 377~388.
107. Jing, Q.C. (1994).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29, 667~675.
108. Jing, Q.C., Sun, X.R., & Xiao, H. (1995). Contributions of psychology to China's standardiz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0, 511~518.
109. Jing, Q.C., & Fu, X.L. (199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0, 717~728.

1996~2008 年

110. Jiao, S.L., Ji, G.P., & Jing, Q.C. (1996).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urban only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siblings. *Child Development*, 67, 387~395.
111. Rosenberg, B.G., & Jing, Q.C. (1996). A revolution in family lif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ructural impact of China's one child policy.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2, 51~69.
112. 荆其诚、张厚粲(1996)。序言。司马贺著,荆其诚、张厚粲译,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



- 论,科学出版社,i~v。
113. 孙秀如、林志定、张家英、林仲贤、荆其诚、郭淑琴(1996)。中国人眼对表色色差辨别的实验研究。心理学报,28卷,1期,9~15。
 114. 荆其诚(1996)。儿童发展的综合研究。儿童发展学的研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6。
 115. 宋合义、荆其诚(1996)。英文手写体字符、字词识别研究的现状。心理学报,3卷,2期,2~6。
 116. 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1997)。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
 117. 王大珩、荆其诚、孙秀如、林志定、张家英(1997)。中国颜色体系研究。心理学报,29卷,3期,225~233。
 118. 焦书兰、荆其诚(1997)。颜色视觉研究。王甦、林仲贤、荆其诚主编,中国心理科学,吉林教育出版社,72~95。
 119. Jing, Q.C., & Wan, C.W. (1997). Socialization of Chinese children. In H.S.R.Kao & D.Sinha (Eds.), Asia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y (pp.59~73). New Delhi: Sage.
 120. Jing, Q.C., & Zhang, H.C. (1998). China's reform and challenges for psychology. In J.G.Adair, D.Belanger, & K.L.Dion (Ed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1: Social, Personal and Cultural Aspects (pp.271~291).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121. Jing, Q.C., & Hu, P.C. (1998).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and the regul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linical psychology in China. In A.N.Wiens (Ed.), Comprehensive Clinical Psychology, Vol.2: Professional Issues (pp.73~82). New York: Pergamon.
 122. 荆其诚、杨玉芳(1998)。世纪之交的中国心理科学。周光召主编,科技进步与学科发展(上册),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69~172。
 123. 高云鹏、荆其诚编著(1999)。开发自我——脑、社会和心理。湖南教育出版社。
 124. 江新、荆其诚(1999)。句法和语义在汉语简单句理解中的作用。心理学报,31卷,4期,361~368。
 125. Jing, Q.C., & Zuo, Q. (2000). Mental health problems of Chinese school children. In N.N.Singh, J.P. Leung, & A.N.Singh (Ed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Child and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p.1~20). Amsterdam: Elsevier.
 126. Jing, Q.C. (2000). Chapter 30,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In K.Pawlik, & M.R.Rosenzweig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Psychology (pp.570~584). London: Sage.
 - 127a. 荆其诚(2002)。国际心理学。K.Pawlik, M.R.Rosenzweig 主编,张厚粲主译,国际心理学手册,第30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803~823。
 127. 荆其诚主编(2001)。中国心理学会 80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
 128. Jiang, X., & Jing, Q.C. (2000). Effects of sentence pattern and semantic reversibility on Chinese sentence processing.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2 (English Supplement), 66~72.
 129. Jing, Q.C. (2001). Psychology in China. In W.E.Craighead & C.B.Nemeroff (Eds.), The Corsini Encyclopedia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 (pp.287~289). New York: John Wiley.
 130. Jing, Q.C., & Fu, X.L. (2001).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Its indigenous roots and international in-



- nu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6), 408-418.
131. 荆其诚、傅小兰(2001)。怀念西蒙教授。心理学报, 33卷, 3期, 288。
132. 荆其诚、杨玉芳(2001)。一位获诺贝尔奖的博学大师——H.A.西蒙院士。科技导报, 155期, No. 4, 14-16。
133. 荆其诚(2001)。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与中国心理学。陈永明主编, 当代中国心理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 185-188。
134. 荆其诚(2002)。追忆西蒙。科学时报, 2月4日。
135. Hedden, T., Park, D.C., Nisbett, R., Ji, L.-J., Jing, Q.C., & Jiao, S.L. (2002). Cultural variation in verbal versus spatial neuropsychological function across the life span. *Neuropsychology*, 16, 65-73.
136. 荆其诚、万传文、林国彬、纪桂萍、焦书兰、范存仁(2003)。二十年来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人心理学报, 3(2), 1-19。
137. 周国梅、荆其诚(2003)。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心理科学进展, 11(1), 1-5。
138. 荆其诚、孙宇浩(2003)。儿童发展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导报, 183期, No. 9, 35-40。
139. 荆其诚、杨玉芳(2003)。心理学的意识概念。汪云九、杨玉芳等, 意识与大脑——多学科研究及其意义, 人民出版社, 31-46。
140. 孙宇浩、荆其诚(2004)。儿童早期概念和语言的发展。语言文字应用(增刊), 幼儿语言教育研究专辑, 32-39。
141. Yoon, C., Feinberg, F., Hu, P., Gutchess, A.H., Hedden, T., Chen, H., Jing, Q., Cui, Y., & Park, D.C. (2004). Category norms as a function of culture and age: Comparisons of item responses to 105 categories by American and Chinese adults. *Psychology and Aging*, 19(3), 379-393.
142. 荆其诚、张航(2005)。时代精神与当代心理学。心理科学进展, 13(2), 129-138。
143. Jing, Q.C., Rosenzweig, M.R., d'Ydewalle, G., Zhang, H.C., Chen, H.-C., Zhang, K. (Eds.) (2006). Progres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around the world.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Vol. I, Neural, cognitive & developmental issues; Vol. II, Social & applied issues. Hove,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144. Gutchess, A., Yoon, C., Luo, T., Feinberg, F., Hedden, T., Jing, Q.C., Nisbett, R., & Park, D.C. (2006). Categorical organization in free recall across culture and age. *Gerontology*, 52(5), 324-333.
145. 荆其诚、傅小兰主编(2008)。《心·坐标: 当代心理学大家》,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6. Jing, Q.C., & Wan, L. (2008).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 brief history (1929-2008). *Observer*, 21(6), 15-17.



荆其诚先生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撰稿:综合办]

10月8日,国际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事业的杰出开拓者,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荆其诚先生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各界人士 400 多人参加了告别仪式。

告别大厅正面墙上放置着荆先生的遗像,荆先生的遗体安放在鲜花丛中,荆先生夫人汪兴安老师和子孙敬献的花篮放置在荆先生的遗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李家洋、党组副书记方新、中共中国科学院京区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民盟中央委员会办公厅、民盟中国科学院委员会、民盟北京市委、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医学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脑与认知重点实验室、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以及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陈霖院士敬献的花圈放置在告别大厅前方。大厅两旁放满了荆先生亲属、各界好友和中国心理学界各个部门和单位敬献的花篮和花圈。荆先生遗像两旁悬挂的挽幛“智而有德者贤荆师音容常在、死而不亡者寿先生风范永存”是对荆先生的风范、影响的总结,也寄托了心理学同事和学生对他的怀念。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科院北京分院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参加了告别仪式,并代表中科院领导和院党组慰问荆先生的夫人汪老师和家属。参加告别仪式的中国学术界和心理学会的有关专家有:陈霖、张厚粲、林仲贤、陈永明、沈德立、林崇德、王登峰、董奇、乐国安、叶浩生、沈模卫、孟昭兰、邵郊、孙昌龄、林茂灿、张家騄、彭聃龄、茅于燕、季楚卿、万传文、林文娟、车宏生、周晓林、苏彦捷、金盛华、彭凯平、周仁来、周广业、佟乐泉、王二平等。心理所现任和部分历任所领导张侃、傅小兰、张建新、李安林、李浦新、杨玉芳、曾苏东、姜怀铎、隋南、赵国胜等参加了告别仪式。老所长徐联仓和匡培梓委托家人参加并慰问了家属。台湾辅仁大学翁开诚教授代表荆老师的母校辅仁大学(台湾)及该校校长黎建球教授、教务长刘兆明教授、心理系主任夏林清教授及心理系同仁参加吊唁。

社会各界对荆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蜿蜒的人群缓缓的移动着,人们手中拿着荆其诚先生生平纪念册,胸前别着小白花,表情肃穆,言语中尽是惋惜与思念,痛惜失去了我国心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2008年10月8日荆其诚先生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竹厅举行



路甬祥院长敬献的花圈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科院北京分院常务副书记项国英出席告别仪式



心理所设追思纪念堂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撰稿:学会秘书处]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国际心理学科学联合会前副理事长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於今年 9 月 28 日在参加学术会议时,突然去世,国内外心理学界极为震惊。为了表达对荆其诚先生的缅怀,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在中科院心理所布置了追思堂,供各界人士在 2008 年 10 月 6 日和 7 日前来表达哀思和对家属的慰问。追思堂的布置肃穆、庄重,荆先生的遗像放置鲜花白菊簇拥之中,会堂两旁的挽联:“学贯东西,鄂中曾劳动,潜心科研育栋梁;名播欧美,海外多运筹,矢志联盟交挚友”是对荆先生生平的总结。荆先生生前最喜爱的民乐“二泉映月”在追思堂中低徊。

10 月 6 日上午 8 时整,心理所所务会全体成员最先来到追思堂,向荆先生的遗像深情地三鞠躬,代表全所同志表达对荆先生的哀悼和敬意。之后,中国心理学会秘书处全体同志、荆老师生前的弟子们、心理所职工、学生、空军医学研究所的心理学研究人员、荆先生母校北京师范大学的领导和老师、及有关各界人士陆续来到追思堂,怀着沉重的心情向荆先生致哀。在留言簿上,人们分别以各自的亲身经历,回顾了与荆其诚先生的亲情、友情,追忆这位心理学家的科学智慧和人格魅力,祝愿他一路走好,并向家属表示慰问。短短两天时间,共有 200 多位心理学界的老师和同学前来悼念。



追思纪念堂现场

荆先生走了,自他 1942 年投身心理学事业以来,始终不渝地为了心理学的发展潜心研究、奔走呼号、呕心沥血、热衷推动,为中国心理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所开拓的“颜色视知觉的研究”不仅获得了国际性的影响,也为我国的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逝者已去,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将心理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更加努力!



傅小兰课题组悼念荆其诚先生

[撰稿:傅小兰课题组]



傅小兰课题组悼念荆其诚先生

10月7日上午10时,傅小兰课题组全体师生在中科院心理所的追思堂集体悼念荆其诚先生,表达对荆先生的无限哀思和怀念。

一走进庄严肃穆的追思堂,老师和同学们禁不住潸然泪下。参加这次悼念活动的每位课题组成员都接受过荆先生的谆谆教导和无私关怀。荆先生是傅小兰老师的授业恩师,对于我们这些徒孙辈的学生,荆先生既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又是和蔼可亲的老爷爷。他老人家身上不仅融合了

谦逊风趣、平易近人的可亲与优雅高贵、淡定从容的可敬,更散发着迷人的学者风范和魅力。他老人家的睿智大度与严谨细致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严格要求自己的标尺。

深深的三鞠躬道不尽我们对荆先生的无比崇敬和热爱,一纸悼文诉不完我们对荆先生的无限怀念和眷恋。除了在心理所工作和学习的老师和学生,还有7位已经毕业的学生仍不远千里,甚至从杭州专程赶回所里,心怀先生的教诲之恩为先生送行。如今,这些学生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虽然先生走了,但先生的精神永远与我们同在。

附:悼词

沉痛悼念恩师、师祖荆其诚先生: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恩师、师祖荆其诚先生。

参加今天悼念活动的每一个课题组成员都聆听过您谆谆的教导,接受过您无私的帮助。对于我们这些徒孙辈的学生,您既是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又是和蔼可亲的老爷爷。您的身上融合了谦逊风趣、平易近人的可亲与优雅高贵、淡定从容的可敬,散发着迷人的学者风范和魅力。对于中国心理学界,您既是包罗万象、贯通古今的心理学百科全书,又是国内与国际心理学界交流的桥梁。虽年逾古稀之年,仍思维敏捷、记忆力超群。您一生致力于国内心理学与国际学界的沟通与交流,无私提携后学,促进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壮大。您的睿智大度与严谨细致都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和严格要求自己的标尺。

难忘翻译和撰写书稿时,您治学严谨的态度和细致入微的洞察力;难忘每年毕业论文答辩之时,您高屋建瓴、引人入胜的评论;难忘每一年欢迎新生和欢送毕业生时,您睿智风趣、热情洋溢的讲话;难忘04年国际心理学大会期间,您手把手教我们,如何用英文礼貌文雅地给国外心理学家写邮件,如



中国心理学会在武汉举行荆其诚先生追思会

[撰稿:学会秘书处]

2008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国心理学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暨省级学会理事长联席会议在湖北武汉召开。

31日下午,中国心理学会部分常务理事、理事和省市心理学会代表共五十余位一起召开了“荆其诚先生追思会”。追思会由杨玉芳秘书长主持,张侃、朱滢、李其维、林崇德、王崇鸣、沈模卫、王登峰、焦书兰、彭聃龄、叶浩生、杨治良、卢家楣、金盛华、车文博、傅小兰、许燕、韩布新、王洪礼、杨丽珠、刘华山、车宏生、刘爱书和张厚粲分别发言,用各自亲身经历的故事追忆荆先生的生前点滴。大家纷纷表示,荆其诚先生是一位尊敬师长、乐于帮助提携后人、不断进取的实证心理学家、心理学史家,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贯穿于他一生的科学研究工作。荆先生为中国心理学事业操劳毕生,特别是对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荆先生生前的部分工作还在由学生继续。全体心理学同仁将继续为推动中国心理学事业而努力工作,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何规范地编制会议的日程和论文集;难忘您请课题组的师生吃西餐,送给大家各种各样的小礼物。只要是帮您做过事的人,您都会记在心里,并且总是会采用各种方式给予答谢。但是,您给予了我们那么多,我们如何答谢您老人家呢?

您飘然驾鹤而去,悠悠仙风,不带走一丝尘世牵绊,留下我们空自嗟叹。叹苍天之无情,不能让我们再和先生您一起多做一些事情,让我们报答先生的教诲之恩;叹人生之无常,不能让先生您完成诸多未竟之事,先生满腹学识随之西去,天下再难有先生这般才德。

太息掩涕兮,思恩师其德其行

长歌当哭兮,颂先生之贤之智

吾辈后学自当继承先生遗志,努力进取,使中国的心理学事业更加灿烂辉煌。以此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傅小兰课题组

2008年10月7日

**荆其诚先生追思会发言整理：****杨玉芳：**

荆老师是心理学会的老理事长,他更是我们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在国内外心理学界有着普遍的赞誉和尊重,他一生都为心理学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来他还想做更多的工作,他离开我们非常突然,这就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和遗憾,我希望更好地继续为荆其诚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心理科学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张 侃：

他在没做理事长之前,在任期间以及在任之后,对学会的工作确实是投入了非常多的心血。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是在 86 到 87 年,那时我在美国学习,那时有许多机会吧,我念书的学校,跟心理学会联系,跟荆老师联系,派人到美国来学习,后来这项工作在国内开展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 12 位同志到国外念书,在 89 到 90 年,陆续到了伊利诺大学。荆老师虽然是心理所的所领导,但他不仅考虑的是心理所,而是全国的心理学界,这些人在美国都发展得很好,建立了不少外联。

对于荆老师,我感觉到他不是靠什么权势来产生影响,他靠的是一种精神,靠的是做人,他没有掌握什么权力,在心理学会也就是做了四年一任的理事长,但他这么多年当中,通过对心理学事业的热爱,对全国心理学界普遍的一种热爱,使得他的这种工作和欣慰,对大家有所感动吧,在我们心理学现在受到国家重视,人民关心,还很弱小的情况下,更加值得我们发扬光大。顺便讲一下,上星期去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开会,那里病害很多,很贫穷,希望发达国家多推广,所以去那里开会,ICSCI 执委就八个人,其中一个美国人,问我,你们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学家突然去世了,国际上都知道了。心理学家米歇尔还不知道,赶紧找我了解情况。由此可见,荆老师的影响力,通过各方面的国际上的朋友,超过了心理学,成为了中国与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学术界进一步交流的重要的一个渠道,我体会到,我们仍然要努力,但是,不可能代替荆老师。不管怎么样,荆老师的逝世是我们很大的损失,他所做的事,我们应该继续发扬,同时,对我们是个教训,眼看着一代人真的离开我们,启发我们后来人更加努力,当一个人离开后,留下来的只有他们做过的事情,在我们的事业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他们的印记。

朱 滢：

荆先生为改革开放鞠躬尽瘁,在中美文化学术交流特别是与密歇根大学的合作往来等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其维：

荆先生走得比较突然,我们也举行了一个小小的纪念活动。荆先生一直是心理学的领路人,北大和心理所关系密切,在我进入大学一年级时,我们的辅导员,带我们去心理所参观,我



现在什么都忘记了,唯独记得荆先生,那时他很年轻,充满活力,谈笑风生,参观他的实验室,给我们讲心理学与实践的联系,让我们觉得心理学还是很有用途,牢固了专业思想。

还有,大概 99 年,华东师大开始做丛书的工作,我们邀请了荆先生、王甦等前辈做丛书的顾问。就像张侃理事长所讲的那样,荆先生的视野不仅限于心理所,他还鼓励其他心理学单位,去做有利于心理学整体事业发展的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那个总序中也写到了,他们几位老先生鼓励我们“把好事做好”,为我们考虑很多细节问题,非常地投入,非常地支持,语重心长地给我们讲这些话,感到荆先生能够帮助我们、指导我们来做成这件事。我就说这些,以此寄托我们的哀思吧。

林崇德:

我举三个小例子,说明荆先生的崇高。

一件事,我担任《心理学报》编委会时,陈立老先生投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分歧很大,最后,编委会把文章否了。荆先生说:文章被大家否了,我愿意带这篇文章到杭州去,象陈立老解释清楚,希望陈立老能够在另一杂志去投稿发表。后来,荆先生果然这样做了,向陈立老解释文章为什么没用,编委会也很感谢杨治良教授,感谢《心理科学》把这篇文章发了,但这件事本身并不说明《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对这篇文章怎么样,而是我们当时为荆先生所做的工作而感动,因此,我对好多人说过,荆先生是真正能提携后人的前辈。

第二件事,我们在挽联里写,荆先生他的将帅风范,引领国际化,能够领导大家,使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而且对国际友人十分关心,大家都知道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发展研究所,所长并不是上一代的心理学家对下一代指派的,而是竞争产生的,卡伯斯先生经过竞争,当上所长,遗憾的是视力不好,荆先生本来想邀请他担任儿童心理学手册的主编,但很可惜,他的眼睛坏了,不能担任,荆老师非常关心,非常惦记他眼睛后来的进展,作为心理学带头人,不仅关心我们国家心理学成长,还惦记国际友人,令人深深感动。

第三件事,可以说,荆老师对我是恩重如山,我对荆老师感情很深。在拜访荆师母时,说了五件荆先生对我的恩情、关怀、帮助的事情,在我最关键的时刻,关心我、帮助我的是荆老师。1985 年,中国心理学会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在长沙开会,这次会议后,我成为中国心理学界最有争议的一个,有的人说,我锋芒毕露,反对老人,这些言论一直坚持到 89 年,对我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荆先生闻听此事后,曾对朱老说:一个导师遭人反对,如果他的学生都不能站出来为他主持正义,他算什么学生? 1989 年,中国心理学会新的常务理事会上,荆老师力排众议,推荐我担任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在未通过情况下,又提出了让我担任《心理学报》编委会委员,事后,他对我说:《心理学报》编委会的工作并不亚于发展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由于在编委会中,按荆先生的要求老老实实工作,博得他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同行的肯定,于是,在 1993 年,才能被选为学会的理事,并当上常务理事,因此,我是怎么当上常务理事的,没有荆先生的提携,哪能有我的今天? 这样的事情,我向荆师母汇报了五件。杨治良教授等,我们都有共同的体会,荆先生高风亮节,提携我们这些当时的中年人。

**王重鸣：**

我谈三点：第一点，荆老师是我敬重的师长。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年国际心联的执委会，在杭州举行年会，给了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们心理学在走向国际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在荆老师的激励下，就像很多人追忆的那样，他在我国心理学走向国际上，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不仅仅是个人的、大师的影响力，更代表着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影响力。

第二点，荆老师在心理科学研究新的领域的开拓上，研究方法的不断提升方面，也有非常多的巨大的贡献。从职业心理学到认知心理学，各个领域的研究，他都在关注。心理所与密歇根大学等的合作，都是荆老师一手开拓的，而且他不是为自己一个研究领域或课题在工作，而是在为心理学前沿研究这种方向上工作，值得我们瞻仰和学习。

第三点，就像刚才林先生提到的，荆老师提携、指导、鼓励年轻一代，体会深刻。在与美国心理学会合作项目中，荆老师做了很大努力，派遣了一批老师或者研究生到美国进修、读学位，与国际合作中，为年轻人提供各种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为培养一代青年心理学家，做了很多工作。

总体上，荆先生做的许多工作，对我也是教育，怎么在新的阶段，能够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象荆老师这样，在他的精神的继续引领下，在国际化的战略下，为社会更好的提供服务。

沈模卫：

我 89 年研究生毕业，在学校教书，有一次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碰到荆先生，荆先生出了一本书，我要给研究生讲这门课，就跟荆先生说买不到这本书，荆先生说书太久了，他可能也没有，找找看，让我留地址给他，那时我就是个无名小辈，他不知道我是谁，没想到大概过了半个月，荆先生就把书给我寄来了，令我非常非常地感动。荆先生这样心理学家的人物，和我也没有私人接触，却能这样做，真是非常感动，对他的为人非常崇敬。

另外一件事，那时在陈先生过世后，对于陈先生的文集，陈先生的爱人希望荆先生给写个序，但不知道荆先生会不会给写，我给荆先生打了电话，没想到他欣然答应。

从这两个片段，说明了荆先生的为人，对后辈的负责，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是我非常尊敬和爱戴的老师。

王登峰：

在 2004 年的 ICP 在北京的大会上。当时没想到会让我做大会报告，后来和王甦先生说起此事，他说很多理事认为我的工作有代表性，荆先生也非常支持。会后，有个会议的文集，荆先生看我的英文稿子时，提出了问题，因为我在文中说到中文的“文化”一词，解释为文就是“文理”的文，化就是“变化”的意思，荆先生问我，是否拿得准？有无证据？他说文章拿到外国发表，外国人不理解“文”和“化”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弄清楚。说实话，我当时并没有查原始资料，荆老师提问后，我赶紧查了康熙字典，大百科全书等等，最后确认说法没错，就告诉荆先生没错，他说能否把根据传给他看看？我当时在江西挂职，不方便。一周后，荆先生又追问到底有无证据？我



赶紧复印快递过去,荆先生看后放心了。这是很小的一件事,这两个字在文章中也不过是一笔带过的事,但是荆先生看到后,一定要确证无误后才放行,这是老先生对后学者的责任心,也是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还有一件事,我在北大心理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荆先生在北大心理学系当系主任,有一次开会,荆先生和我都来得比较早,他和我聊起国内心理学各单位的发展,既高兴又有担忧,感到他又关注又有些无奈,但更多的是,对心理学发展的信心。

第三件事,就是在国际交流中,荆先生起到了关键性的搭桥作用,他曾经送给一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得主一枚他的中文名的印章“司马贺”,并向其解释这个中文名的含义,荆先生很好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的东西,介绍给国外的同行,这位朋友非常高兴,后来与中国的信件往来,他都要盖上这个印章。荆先生是我们心理学走向世界的领军人物,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中国心理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荆先生奠定好了基础,也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与国外的交流、沟通、合作,还是要有自己的东西。

在各位前辈们的帮助下,希望我们以及比我们还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能够把中国心理学事业推向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也是最好的对荆先生的告慰。

焦书兰:

我们文革后,刚从干校回来,住平板房,条件很艰苦。有一次,碰到王大珩教授,他说光学上有很多心理学问题没有解决,荆老师想到这有研究可做,但是条件不够,经费不足,荆老师就骑车到处转,废品厂转,用废品自制实验设备,进行了研究并出了书。荆老师干什么事都特别认真专心,什么也难不倒他,会想很多办法,不能成功的事也会搞成功,这一点对我的研究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和启发。

荆老师心里装的是整个心理学界,不是心理所或者某个单位,他 79 年开始出访国外,每到一个国家,他不仅仅看人家的研究水平,还要寻求机会,能够送更多的年轻人到国外学习。他说,我们的研究想法、理论并不比国外差很多,只是手段、经费没有那么多,派年轻人去国外学习,掌握新技术,回来促进我国心理学的发展。

还有,就是求到荆老师的事情,以后这件事就是他的事了,他记得,而且一定会给办,非常认真。在名利上,不计较,做事情就是做事情,没有那么多名利的想法,很难得。荆老师在研究上很有创新思想,总能抓到好的时机做研究。总是扶持年轻人尽快成长,从来没有压制或者年轻人犯错误总不饶。

觉得荆老师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确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彭聃龄:

荆老师逝世后,我感到非常悲痛。荆老师是心理学界难得的帅才,荆先生是想大事做大事。

改革开放后,在领导中国心理学界走向世界方面,荆老师作出了非常重大贡献。在研究工作方面,荆老师有着深厚的理论,在实验技术上非常精到,为中国心理学界,在思想上树立了榜样。



我听了荆老师的很多报告,讲的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引导心理学关心这些,这都是帅才考虑的问题。荆老师对人才的培养,和心理学的发展的走向上,提出了重要思想,对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荆老师、张厚粲、王甦等一起把认知心理学引到了中国。神经心理科学发展起来后,北师大成立了脑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邀请荆老师演讲,鼓励北师大,认知神经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到现在,我还保留着演讲时荆老师的照片、记者采访和一段录像。

93年,北师大的关于语言认知的一次国际研讨会,就是在荆老师和张老师的提议和支持下,得到国际心联的赞助开起来的,这次会议对认知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对语言认知的研究起到重要作用。

28日荆老师离开了我们,29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了一封悼念信,心中写了许多荆老师对我个人的帮助。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无私的帮助。

相信我们能够继承和发扬荆老师的事业,并且他的精神、他的人格魅力,他的丰富的学识等各方面,为我们树立了这种榜样,我想会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叶浩生:

28日当天,我也在北师大,就在26日下午,我还去了荆老师的家,向他请教有关行为主义新研究的问题。荆老师一生,除了实验研究外,在心理学史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杨治良:

我们的版面有很多综述文章,荆老师建议,综述文章深度可以深一些,面可以宽一些,提高质量,篇幅可以缩小一点,指导得非常具体。和大家一样,感受到他是伟大的心理学家,对我们中国心理学的后来者有很多的指导。

卢家楣:

9月11日,学会的常务理事开会,荆先生送我们书《心坐标—当代心理学的大家》,赠送给我,他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一个字,但是钢笔字很难涂改掉,后来李扬老师帮助去掉痕迹,荆先生重新给写的,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他非常认真,于细微之处见真情。看过这本书之后,其中有一点,八个心理学大家,有两个中国人,美国有一本书《五十位影响心理学史的大家》,里面没有一位中国人,有点偏激。荆先生把中国两个大家写进去,我自己感觉这就是民族精神,把中国引向国际,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书里面有的人当时还是有争议的,老先生都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是很了不起的。

他说他还要考虑第二本,还想请上海的几位老先生提提建议,荆先生年纪虽大,但老当益壮,仍不断进取。我组织的追思会,与众不同,就是讨论这本书,以此种方式表达对荆先生的哀思。

金盛华:

先生去世后,与张侃老师的邮件往来中,我说:先生的离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星陨落。



我们晚辈,对先生是高山仰止,先生就是大师。听外宾的报告,先生做同声翻译,不仅有学术的功底,同时对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化,给了很大的信心,按先生的判断,我们现在的水平和澳大利亚差不多平齐,下一个目标是赶上日本,先生说这些话,我特别相信,因为他对心理学大局有非常大的视野和明确定位。

有两次单独和先生接触的机会,一次是给他捎东西到他家里,他知道我搞得是社会心理学,指导我说,社会心理学一定要关中国自己的问题,本土的问题,重大的社会问题,并强调一定要做实验,一定要做研究。另一次是在天津,谈了一个多小时,比较详细地谈到了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应该做些什么,此后我在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工作时,有先生的指引,不敢懈怠。从专业上,先生的创新性思维是特别强的,同时他也是心灵特别纯洁、境界特别高的人。中国心理学在恢复的同时,迅速走向国际化,并引导到现在位置,陆续有象张侃老师这样担任国际心联副主席位置,如果没有先生的铺垫,中国心理学不会这么顺利达到现在地位。我曾跟张侃老师讲,心理学作为学科,提升地位,得到重视,得到这么多的社会资源,后辈是受惠于先生的。先生的离世,作为晚辈,真的是很痛心的。

车文博:

荆先生的去世,是我们的重大损失,荆先生不仅是实证心理学家,而且是心理学史家,他有六部著作,第一部是五十年代,评论冯特的书;第二部是六十年代关于行为主义的评论;第三部是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第四部是荆先生的文选;第五部是“心”坐标;第六部是简明心理学词典和大百科最后的完成。荆先生的心理学史的著作,体现了他一种精神和五方面贡献:一种精神是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五方面的贡献是:一是对冯特,既肯定又批判,实事求是;二是新行为主义;三是八十年代在荆先生带领下,开始接触认知心理学;四是人本主义是什么:是哲学和艺术的心理学,这句话也是出自于他的著作;五是心理学现状和未来的看法。所以,在心理学史方面,荆先生在国内是有贡献的,我们在追思荆先生时,要学习他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傅小兰:

很多事说也说不完,我就不一一表达。许多老师提到了荆老师未完成的事情,包括《“心”坐标》丛书,这套书我还在继续,第二卷有些作者都得到了荆老师的亲自指点,有些已经出稿,荆老师也过目了,有些大纲也经荆老师审阅讨论过了。我现在已经开始看,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一切都在进展中。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二卷还是按照荆老师安排的格局,在第三卷期待能够把荆老师写进去,也与焦老师沟通,这部分谁来执笔,焦老师说他不写,希望在座的前辈和老师都做些贡献,多提供些素材。三卷出版后,有关中国心理学家的部分,会单独编辑成册,荆老师生前已联系香港的一位心理学家,译成英文出版。对很多荆老师未完成的事业,在座的许多老师,当然包括我自己,会努力去做。



许 燕:

我在看荆先生的最后这张照片,那是荆先生自己精心挑选的服装,是他最喜欢的颜色。当时我组织会时很紧张,我一直在看荆老师,因为荆老师的目光一直充满鼓励,他习惯性的左嘴角总是上翘,微笑着。会后,他给我了一本书,但匆忙之间,忘记请他签名。一直都很顺利,没想到后来发生这样的事情,一直在坚持抢救,一直希望有奇迹出现。到他家里时,汪老师的很多感触更是让我们觉得惋惜,她说荆老师还有很多事要做,都装在他脑子里。整个心理学的发展,荆老师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帮助年轻人,心怀博大,帮人没有亲疏,特别是学生。我们对他是仰视的,但他对每个人都是亲和的,一位大家,这样的人格品质令我们敬佩,留在我们心里的其实是他的人格品质和他对心理学整个事业的贡献。荆老师留下了很多遗憾,对我们后人来说也是激励,很多事需要我们来完成,去实现他想实现的愿望,他在我心中确实是永远存在的。

韩布新:

作为荆老师的学生,说些自己的体会。我是 90 年,有幸成为荆老师和林仲贤二位老师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因为我是中医出身,在选题时走了很多弯路,荆老师一直非常耐心,非常宽厚地对我,一直到最后一年,时间很紧张,定下来做汉字的信息处理,那一年他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访问,在最关键的时候,还关心我的论文,论文的初稿是八万字,荆老师一遍遍改,从逻辑,从行文,删减到五万字,对我来说受益匪浅。

毕业后,第一次出国,去澳大利亚参加汉语认知的国际研讨会,荆老师专门组织 20 位老师听我的报告,帮我把关,到现在这还是我们的传统,每次学生出国都这样把关。作为荆老师的学生,参与了心理所和心理学会的许多国际交流活动,体会到荆老师的大家风范,大气的大局观。从 80 年第一次回归国际心联,到 1996 年在蒙特利尔成功申办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我个人的体会,荆老师 16 年的工作,16 年的布局,大会的成功申办,与荆老师的外交家的魅力和风范,学术影响是分不开的,2004 年 6、7、8 月的每次的大会的筹办会议,荆老师都亲自参加,会后还叮嘱我们将承办公文装订起来,直到今年我们承办心理治疗大会,都还在用荆老师的这个遗产。

在与国际友人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对荆老师非常关心关怀,讲荆老师如何给他们留下了儒雅的外交家风范,如何地宽厚待人,如何地周到细致地接待每一位国际朋友。我给荆老师的挽联的横批是:追悔莫及。为什么呢?作为学生学到很少很后悔,开常务理事会,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荆老师,他问我在忙什么,最近总见不到我,作为学生,恩师离世,报恩无门,非常后悔。今天有幸和大家分享荆老师的一点一滴,也和大家一样,继续荆老师未竟的事业,有荆老师这样的恩师,感到自己非常地幸运。

王洪礼:

荆先生的去世,感到非常沉痛。我与荆先生没有个人接触,深刻的印象来自于 1992 年,当时 25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布鲁塞尔召开,我的两篇论文被采用,当时没办法出国参会,后来得



到张厚粲先生的大力帮助,把我的论文打印出来带过去。后来我关注报纸上的新闻,发现一篇报道,说是荆先生在大会上当选国际心联的副主席,当时想国际心联还是比较关心我们人口大国的,后来从张先生处得知,当选并不是因为人口大国,而是个人的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从此对荆先生很崇敬,比较关注荆先生的研究。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升了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地位,这些都是荆老师和其他老师的共同努力。我认为荆先生是了不起的学者,要以他为榜样,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杨丽珠:

荆老师给我的印象,就像是父亲般的亲人。我讲两件事,一件是在北大心理学系的追思会上,韩老师还是学生时,荆老师给他们上过课,有一次他宣读他的论文,会后荆老师跟他说这篇论文很有价值,但要修改,告诉他怎么改,然后投到《心理学报》上,后来韩老师改了,拿给荆老师看了,也发表了。韩老师的个性非常强,但是在追思会上他泣不成声,他说他的父亲去世时,都没有这么难过,很少能碰到这么好的老师。

另一件事,常务理事会上,荆老师主动和我打招呼,问起刘文老师的情况,他说他的英语非常好,让我们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刘文只是个普通老师,只因为荆老师在新加坡开会时听过他的发言,就记住他了。所以荆老师心里装的是整个心理学界,关心每个人,是令人敬仰的大师。我们要继承他的事业,做好自己的工作,使我们心理学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为心理学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这也是对荆老师的最好的哀思。

刘华山:

有一次开常务理事会,他对让他发挥余热这句话有意见,他说做就做,说明荆先生要燃烧就燃烧,没什么余热。还有,那年在台湾开会,有人提议要成立海峡两岸总的心理学的机构,当时荆先生,张先生还有车先生都认为不合适,想办法尽量避免不提此事。还有,荆先生没有实现对我的诺言,我一直想请荆先生到我们学校做报告,但他说专门去不合适,有机会顺便去就好,结果未能成行。荆先生的一本专著《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我认真读过。荆先生的去世从另一角度来讲,也很圆满,那个大会也是庆典,开得很好,老先生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见了面,照了相,很圆满的事。想套句话:先生不会死,只是离我们渐渐远去。

车宏生:

有一年心理所成立多少周年要搞一个学术纪念会,荆老师给我打电话说了一个多小时,讲纪念会报告的主题偏向生物学和还原论,他说这些可以有,但不能都是这一类的,心理学是个非常宽广的领域,这体现了荆老师的一种忧思。那时我在北师大心理学院当院长,他说北师大是心理学的重镇,要我好好主持工作,心理学不能搞成生物学的心理学,不能搞成还原论的心理学,这是荆老师留给我们的思想,荆老师是大家,站在国际角度,全国的角度,为我们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把他的这点忧思告诉大家,希望在心理学的发展中,我们牢记荆老师的教导。

**刘爱书：**

我代表黑龙江省的心理学工作者,表达对荆先生逝世的震惊,怀念和哀思。荆先生是心理学大师,我们要学习他做学问做人,对荆先生来说,我们是晚晚辈,也许一生的努力也不能做得很好,只能望先生其项背,而不能企及,但我们愿意努力工作,往这个方向努力。

张厚粲：

荆先生的去世,是在我从教 60 年的会上,大家可以理解我怎么能接受这个事情。荆先生的最基本的功底是很牢固的,他后来想的是中国心理学,从国际上,没有他,不可能到现在的水平,整个发展过程我是清楚的。还记得在 84 年,在墨西哥开会,中国去的只有荆先生、我、徐联昌三个人,还有一位四川的。一下子荆先生就选上了执委,特别高兴,马上给科协打电话。现在国际上开会,我们可以去几百人了,我们的国际地位和以前没法比,荆先生的功劳大,一个是国家的地位提高了,再一个也是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

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举行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的追思会

[供稿:学会秘书处]

2008 年 10 月 8 日下午,在浙江大学全球创业研究中心,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部分在杭州委员、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部分老师与研究生共三十多人,举行了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的追思会。会场庄重肃穆,全体与会人员伴随着哀乐在荆先生遗像前默哀。之后,王重鸣教授详细介绍了荆先生的生平,并结合中国心理学会和自己在心理学领域的领军大师荆先生指引下的显著进展和深切体会,饱含深情地进行了追忆。全体与会人员纷纷表达了对荆先生一生奉献心理学事业和追求中国心理学的世界影响力和成长的执着精神的感受。大家一致表示,一定要以荆先生为楷模,化悲痛为勤谨治学、刻苦努力的动力,为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
浙江大学全球创业研究中心
浙江大学人力资源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
2008 年 10 月 8 日



上海市心理学界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供稿:学会秘书处]

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追思会,于2008年10月7日上午九时,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会议室庄严举行。

参加荆其诚先生追思会的有来自上海市心理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科学》编辑部、上海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等单位的代表共12人。会议由中国心理学会京外常务理事杨治良教授、李其维教授以及卢家楣教授共同主持。参加追思会的全体代表起立为荆其诚先生默哀三分钟。

与会代表们对荆先生的突然逝世都表示出无比的悲痛与惋惜,对荆先生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和平易近人的高尚风范进行了深情回忆,特别是他对于中国心理学的开拓、引领和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给予了极高评价。

李其维教授回忆了与荆先生交往的一些往事。他说,1962年刚入北大心理专业学习,学校组织我们这些新生参观心理所。当时正值壮年的荆先生在他的实验室热情接待了我们,介绍了他正在做的有关视知觉方面的实验,还联系实践说明生活中处处有值得研究的心理学问题。大家听了对心理学的学习兴趣大增,至今印象深刻。近年来,又因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的出版,与荆先生有更多联系。荆先生欣然受邀担任该译丛的顾问,勉励我们“把好事做好”,并亲自担任艾森克《认知心理学》一书的审校。整个译丛的出版多次得到先生的具体指导、鼓励和肯定。

杨治良教授也对荆其诚先生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学识修养等方面进行了深切的回忆。他说,1964年我和何存道老师到北京心理所进修实验心理学和劳动心理学的时候,得到心理所二室和荆先生的指导,尤其对荆先生研究知觉常性的积分球至今仍印象十分深刻,对荆先生渊博的学识、高深的自然科学知识感佩不已。1978年荆先生作为中国心理学会的代表受邀到美国参观访问,大家都感受到了荆先生引领到国际心理学术交流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和对我国心理学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

卢家楣教授也对荆先生进行了深情缅怀。荆先生不仅为我国心理学界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贡献,为我们所敬重和仰慕,而且作为一位德高望重、享誉海内外的心理学大家所表现出的良师益友般的谦和作风和对后辈的关心和鼓励,使我们深受感动。记得1992年我在《心理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高等师范院校公共课心理学教材整体改革的构想”文章,相隔多年后有幸与荆先生相会,他竟还能记起这篇文章,指出了它的意义和价值,鼓励我们继续深入这方面的研究。

参加追思会的所有代表被荆其诚先生长期以来投身于中国的心理学事业,为了心理学的发展



江苏省心理学界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供稿:学会秘书处]

著名心理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前副主席、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于2008年9月28日在北京不幸逝世。惊悉噩耗,江苏省心理学界感到无比震惊、悲恸。10月9日下午,在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叶浩生教授的组织下,大家齐聚南京师范大学田家炳教育书院,展开了悼念、追思荆先生的活动。

活动开始,为表达对逝者的敬意,出席人士集体起立默哀一分钟。其后由叶浩生教授简要回顾了荆老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奔波操劳的厚重人生,并深情描绘了与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当回忆起26日下午自己在先生寓所聆听教诲、畅谈心理学科未来走向的会面场景时,老者矍铄的眼神、慈祥的面庞犹然在目;28日当天上午,荆先生还出席了张厚粲先生从教60周年庆典活动并合影留念,不想却成了自己有关荆先生记忆的最后一次定格。在座的其他心理学同仁也纷纷发言,高度评价了荆老渊博的学识造诣和对中国心理学发展的一片赤诚之心,特别是在引领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所做出的不可替代的历史贡献。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德高望重,



活动现场

是对荆老在心理学界地位的简明而又深刻的概括。荆老的逝世使中国心理学界自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领航员、一位伟大的旗手,但他对自己所挚爱事业的终生追求、对当代年轻学人的殷切期望,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促人奋进。

斯人已逝,令人唏嘘。然我辈惟有化哀伤为动力,育中国心理学之自强,才能告慰先生平生之宏愿。

潜心研究,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最后一秒钟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和高风亮节的道德风范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是当代成就卓越、德高望重的杰出心理学家。他一生著述如林,桃李天下,为新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和学术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的道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的重大损失。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事业,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荆其诚先生千古!



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供稿:学会秘书处]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自古多情伤别离,更哪堪冷落清秋节。2008年10月10日13时30分,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全体教师,在田家炳教育书院301会议室隆重举行了悼念荆先生的追思会。会议由心理系主任张奇教授主持,杨丽珠教授介绍了荆先生临终前的情况,心理学系副主任刘文教授介绍荆先生生平并拿出与先生的合影照片与大家共同缅怀。

追思活动现场庄严、肃穆。首先全体教师肃立、默哀。而后杨丽珠教授宣读了荆先生治丧委员会的讣告;张奇教授宣读了辽宁师范大学心理系和辽宁省心理学会致荆先生治丧委员会和家人的唁电,表达了辽宁师范大学心理系全体师生对荆先生的哀思;刘文教授详细介绍了荆先生的生平事迹,并宣读了张侃理事长追忆荆先生的文章。“你就这么走了,装着一肚子的心理学就走了!他特别热心的帮助所有的人,就是太可惜了!”当念到荆先生的夫人汪老师的这些诀别感言时,在场老师无不动容。

韩玉昌教授专门写了缅怀荆先生的文章,“荆先生曾是我读书的北大心理系的副系主任,普通心理学的主讲教师,进修时,曾聆听过先生心理学发展趋势的报告,先生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荆先生是沈阳人,他豁达、和蔼、特别关照年轻人。愿先生为心理学工作到最后一秒的灵魂安息吧!秋风中您慢慢走好,终有一天我们会去看您的!”讲到这里韩老师不禁潸然泪下,一些在场的老师也痛哭失声。郭庆科博士、胡金生博士、隋雪博士、李灵博士、蒋重清博士、刘岩博士也都结合自己在中科院学习、阅读荆先生的著作、参加学术会议聆听先生的报告、先生参加学位论文答辩时的风范等情况表达了对先生无尽的哀思。

张奇教授回忆到:“1987年在杭州召开心理学大会,当时有一名研究生翻译不出来,荆先生用流利的外语为那名同学结了围,先生也赢得了热烈的掌声。90年代,才知道先生是辽宁人,先生专业知识精深、外语非常娴熟,是中国心理学界的泰山北斗!我们要继承先生的衣钵,有世界的眼光,把心理学搞好!”刘文教授特别回忆了聆听荆先生报告和与荆先生在新加坡结识,并得到先生的提携成为28届世界心理学大会组委成员的美好时光:“作为年轻的心理学工作者,成长的每一步都得到了许多教授的指点,而我们辽宁师范大学的心理学也得到了这些名师的帮助,继承好先生的遗志,努力把个人、辽师大心理学学术研究水平提高就是对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安慰。”

最后,杨丽珠教授作了总结,她说,荆先生生前非常关心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发展,辽宁省心理学工作,他认为自己是辽宁人,所以非常关心整个辽宁省心理学事业,希望在辽宁这样的大省有更多的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我们应该不辜负老先生的期望,希望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我们几个年岁大的老师会竭尽全力为青年教师创造条件,目前我们的实验条件已经不错,我们会全力筹措资金,进一步提升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的教学和科研条件。多发表国外的文章,把辽宁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科建设好,早日实现一级学科的目标,这是我们对荆先生最好的缅怀!

荆先生永垂不朽,您一路走好!



重庆市心理学会、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供稿:学会秘书处]

2008年10月11日下午,重庆市心理学界的数十名同仁身着素服臂带白花,齐聚西南大学心理学院,举行追思活动,沉痛悼念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心理学会前理事长、国际心理学科学联合会前副理事长荆其诚先生。

追思会由中国心理学会普通与实验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学校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前院长张庆林教授主持。首先,参加追思活动的同仁们全体肃立为荆其诚先生默哀。默哀完毕,重庆市心理学会副理事长、西南大学心理学院院长李红教授致悼词,深切地表达了西南大学同仁对于荆其诚先生不幸去世的悲痛心情。他讲到,荆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也是西南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西南大学的重大损失。他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向荆先生学习,为心理学事业奉献力量。

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心理学学科评议召集人、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重庆市心理学会理事长黄希庭教授饱含深情地致追思词。他追忆与荆先生交往的点滴往事,对于荆先生为中国心理学界和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学科发展、人才引进、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黄教授感叹荆先生作为当代心理学大师,与人交谈总是轻言细语如春风拂面,如此的平易近人;学富五车却常自言不足,难得的虚怀若谷;关心和扶持西部地区的心理学发展,超前的大局观念;促进我国心理学与国际交流,实可谓居功至伟!他进一步号召重庆市心理学界的全体同仁以荆先生为楷模,加强心理学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应用性研究,推动心理学不断发展。

随后,张庆林教授也特别回顾了在上世纪80年代荆先生将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教授请到中国,将认知心理学介绍到中国,尤其是在当时的西南师范学院进行了连场报告会,对于推动我校的心理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南大学的老师们一定要牢记荆先生的贡献,继续发扬勤奋、严谨、创新、求实的学风,把我校的心理学事业建设好。

中国心理学会人格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兼重庆市心理学会常务理事郑涌教授也代表青年教师发言,回忆了在北京聆听荆其诚先生讲座的情形,表达了对荆先生学术造诣的钦佩和不幸辞世的哀思。

所有参加追思会的同仁一致表示要以实际行动向荆其诚先生学习,学习他平易近人、虚怀若谷的高尚人格;学习他实事求是、踏实诚恳的人生态度;学习他严谨治学、不断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胸怀世界、注重交流的卓越远见。

追思会最后,全体老师为荆先生三鞠躬,并解下白花敬献在追思堂前。





2008年5月5日荆其诚先生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建系三十周年庆典上发表讲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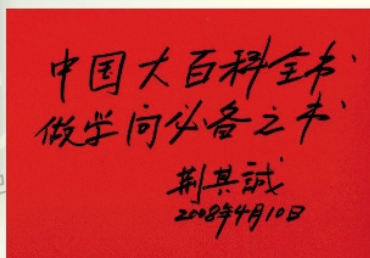


2006年3月，在荆其诚先生八十寿辰之际，荆其诚（前排左三）及夫人汪兴安（前排左四）与同事及学生合影

社会活动



- 1、2008年9月12日在新时期研究生教育工作30周年庆典上荆其诚先生代表“育人奖”获得者发表讲话
- 2、2005年9月10日辅仁大学同仁及朋友聚会。前排右起：荆其诚先生及夫人汪兴安、张厚粲先生。地点：友谊宫
- 3、1994年卢嘉锡副委员长到所视察并题词，荆其诚先生（右一）陪同参观
- 4、2008年4月10日荆其诚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题词





2004年荆其诚先生担任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



国际交流



2004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十八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荆其诚（左二）与尼斯比特（R. Nisbett左一）、特雷斯曼（A. Treisman，左三）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卡尼曼（D. Kahneman，左四）在一起。



1998年荆其诚先生（右一）、杨玉芳研究员（右三）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合作研究中心”主要负责人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合影



1996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荆其诚（右一）与国际心联代表合影，争取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在北京的申办权



2007年11月13日密西根大学Henry M. Wellman教授和Twila Tardif教授宴请荆其诚先生等中科院心理所合作者。前排左起：汪兴安、荆其诚先生、Henry M. Wellman教授、万传文研究员。地点：俏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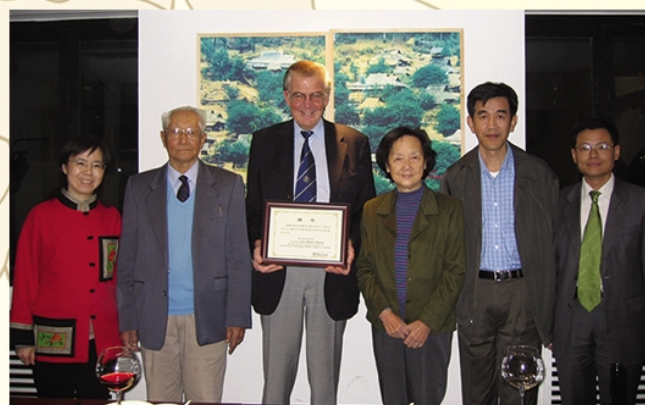
1980年，荆其诚（左）访问美国科学基金会
时与该基金会主席阿特金森（R. Atkinson）
合影



1983年，荆其诚先生（一排右六）率团出席中国科学院、美国科学院在美国召开的认知研讨会



2008年3月21日，张侃理事长宴请东洋先生，荆其诚先生，张厚粲先生和张日昇教授等学者；后排左起：张日昇教授、张厚粲先生、东洋先生、荆其诚先生及夫人汪兴安、张侃理事长



2005年10月21日荆其诚先生宴请瑞典科学院院士、原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Lars-Goran Nilsson教授。左起：傅小兰研究员、荆其诚先生、Lars-Goran Nilsson教授、张厚粲先生、隋南研究员、韩布新研究员。地点：茶马古道。



瑞典科学院院士、国际心联前任副主席、第27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Lar-Goran Nilsson教授应邀来北京与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荆其诚（左一）、秘书长张侃（右一）等人讨论主办第28届大会有关事宜



国际心联前任副主席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主席荆其诚（左一）、国际心联前任主席Kurt Pawlik及夫人、现任国际心联主席Michel Deuis及夫人在2000年于瑞典斯德哥尔摩举办的第27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期间的合影



1994年6月，在荆其诚（前排左二）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合作研究中心

国际



荆其诚先生（左一）与著名心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Gibson在ISSBD会议上的合影



1995年，荆其诚（左四）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亚太地区心理学会议



80年代末著名美国视觉心理学专家Alpen米所访问，与荆其诚先生（左一）合影



2008年3月27日荆其诚（后排右五）出席CPS和APS首次签署协议仪式



2001年荆其诚先生（右一）领导的认知、年龄同文化研究组与密西根大学合作者Dick Nisbett和Denise Park等的合影

交流



2004年3月15日德国Göttingen大学著名心理学教授Gerd Lüer与荆其诚先生交换礼物



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访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右二为荆其诚)



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代表团[一排左二为斯蒂文森 (H. W. Stevenson)，左五为米勒 (N. E. Miller)，左七为西蒙 (H. A. Simon)]访华，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方毅(一排左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该代表团。荆其诚(二排左一)参加了这次会见



1980年，荆其诚(右)访问美国哈佛大学的斯金纳(B. F. Skinner)



1994年，荆其诚(左四)、焦书兰(左一)在美国与加德纳(H. Gardner，左二)、斯蒂文森(左三)、马森(P. Mussen，左五)讨论研究课题



1992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二十五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荆其诚(右一)当选为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图为国际心联全体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合影



1956年，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同仁与来访的民主德国心理学家戈特沙尔特(K. Gottschaldt)合影(三排左五为荆其诚)



1955年8月，荆其诚（后排右六）参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心理学会召开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

学术科研



1979年，心理所接待恢复后第一位来华合作的澳大利亚心理学家R. Over教授，他与荆其诚先生（右二）等商讨双眼视觉研究。



1983年7月12日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成立大会上原辅仁大学心理系师生合影（左起：孙昌龄 林传鼎 荆其诚 丁文（车如英）鲁泽清 李美格 陈仲庚 李文生



2006年5月12日荆其诚、杨玉芳、傅小兰香山饭店合影



1993年7月荆其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儿童发展与家庭》国际研讨会上作重要报告



王大珩、荆其诚院士主持完成了国家重点项目“中国颜色体系”研究，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联合鉴定为“国内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我国各行各业的颜色标定与传递有重大贡献





编者按:荆其诚先生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对他的缅怀却是长久的。他的品格和风范,是我们永远的楷模。现将目前收集到的纪念文章刊出,永远纪念可敬的荆先生。

荆其诚同志二三事

1951年我毕业分配到心理所工作的时候,老荆已经是助理研究员了,那时候他已经拿到学位,他来的时候就比我们高一个级别。当时的所领导曹日昌、丁瓚对老荆非常重视,所里一些重要的事他管的也比较多。老荆为人很好,大家关系很好,平时也没什么顾虑。

老荆主要是搞感知觉方面的研究,这方面他在辅仁大学接受的训练也比较好,在当时是很权威的,他写了很多书,提出了很多理论,这些理论都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他的工作也是很突出的,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大的项目——弱电管理。比如说,一个大的电站,怎么安排,具体有什么要求,设计出来电站以后怎么好使,看起来也美观,这方面当时老荆是主要负责的,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国内没有人搞这些东西。老荆也结合了一些以前的特点,比如说,设备什么颜色的好,他们做了很多实验,这个权利在心理所。这项工作当时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单位哪个人从色素的角度考虑过这个问题。后来,很多电站经常来心理所考察,询问相关问题。心理所在联系实际方面,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具体的,确实也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全国的心理学界再搞这些东西,都会到心理所来参观学习,这在当时影响是很大的。

除了电的问题外,老荆也研究了关于建筑的问题。比如要盖一个剧院,坐哪个位置最好,总之,是和人的感觉知觉有关的东西。后来,老荆的研究更专了,主要是视觉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很远的距离人的眼睛怎么能看得更清楚。关于视觉的书,当时国内还没有人专门写,他写了关于视觉的书,很多单位都到心理所来学习。

老荆在颜色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一本关于色度学的书,这也是国内首创的。关于色度学的研究,好多单位需要这方面事情的都来找,因此,对于色度学方面,老荆当时是很权威的。当时一个影响比较大的项目是关于国家的国旗。国旗的颜色,肯定是代表一个国家。这个标准怎么定,老荆花了很大的工夫,国旗的标准是老荆自己设计的。国旗的红是有标准的,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国旗的颜色标准是心理所定的,一面国旗用到什么时候就不能再用了,这个要按心理所制定的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标准来评定,究竟什么是国旗的标准颜色,这一问题的最终解释权也在心理所。后来,他们还编了色标。老荆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关于肤色的问题心理所做了很多工作。牵扯到颜色的问题是很要害的问(下转第53页)



怀念荆其诚老师

传来荆其诚老师不幸的消息,我茫然若失,不敢也不愿相信这一消息的真实性。荆老师是一向很健康的,他是同龄人中身体最好的。他突然离去,悲哀之情难以用言辞表达。

思念他,我回想起来跟随师辈们走过了 55 个春秋。我们共同走过了心理学频频受批判、否定、冲击的年代,我们共同经历了两次心理所的恢复与重建。70 年代,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迎来了心理学繁荣与发展的大好时机。在漫长的岁月中,无论在任何阶段,荆其诚老师一直是心理所最优秀的老师之一。我深深地怀念他!

他是一个心理学的捍卫者。他热爱心理学,始终坚守这样的一个基本点--心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其他学科不能替代的。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心理所恢复重建时,正值全国向苏联学习的高潮。心理学界掀起了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的热潮,认为我国心理学也应该像苏联心理学一样,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下,在巴甫洛夫学说基础上改造心理学,建立真正的科学心理学。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心理所组织全体科研人员学习巴甫洛夫学说,筹建了动物和人类条件反射实验室,开展了相关的实验研究,产生了用巴甫洛夫学说替代心理学的倾向。荆其诚老师负责的感知觉组是一个例外,他建立了基础心理学实验室,开展了视觉心理学研究。他的研究始终保留了心理学的味道。他在学术思想上,始终坚持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决不应声附和,人云亦云,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他是改革开放后心理学事业的卓越领导人。70 年代后,他满腔热忱投入到中国心理学会和心理研究所恢复重建的各项活动之中,为我国心理学发展、扩大心理学在国内外的影响,为缔造一个开放式的、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心理所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不但自己进入国际舞台,而且带动一部分人走向国际,引导中国的心理学走向世界。他跳出了心理所的范围,同时也在不断维护心理所的声誉,他要推动心理学发展地更好,把整个心理学的事情干好。

他是一个好老师。他注重培养年轻人,非但在业务上给予指导和严格要求,还着重培养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参与国内外学术活动以及学术团体的组织管理工作能力。他造就了一批业务强、作风干练、有领导管理能力的业务骨干和新一代的青年接班人。他支持和推荐了一个又一个优秀青年心理学家走上领导岗位,时时关心他们,给予恰当的指导与帮助。这一点我有很深的体会。当我开始接替他们的管理工作时,很不自信、很胆怯,但是在学术上有他帮我把握,我心里踏实。

荆其诚老师的逝世使我沉痛地感觉到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师长。他离我们而去,但是他的业绩、他的高尚品德,将永远铭记在我们的心中。

匡培梓

2008 年 12 月于中关村黄庄小区 811 楼 1501 室



怀念荆其诚学长

我是 1944 年考进北京辅仁大学心理学系的。当时心理系有些课程是一、二年级合班上课,于是我认识了比我大一班的学长荆其诚兄(我们都是在东北沈阳出生的,生日前后仅差三个月)。此后,在我四年学习期间和老荆接触日益频繁,逐渐地感到他是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诚恳待人、学识渊博的学长。

从 1948 我毕业后到 2008 年 8 月止,近六十年来我与其诚兄的交往是断



荆其诚先生与孙昌龄先生合影(1998 年 9 月 13 日摄)

断续续的,很多时间甚至中断,这是因为人们的命运往往是不由自主的。1959 年我因“路线斗争觉悟”不够,被“支援边疆建设”调动工作到青海省西宁市的“青海师范学院”(“青海师范大学”前身)任心理学讲师;六年后我调回北京,任“世界知识出版社”日文图书编辑,“文革”后出版社停办,于是集体下放到外交部的山西与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六年;其后回北京任“北京市朝阳区七·二一师范学院”政治理论课教员;世知社恢复后又调回;1980 年重新“归队”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心理研究室任副研究员、研究员至今。老荆对我这一段坎坷不平的人生轨迹沉默无言地注视着、情深意重地关怀着。从他温馨的眼神中、紧握我手的分量里,一股暖流回荡在我的心头。总之,其诚兄给我印象是鲜活的、深邃的、难以忘怀的,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上接第 51 页)题——人的面孔颜色怎么测量。林仲贤是具体做这方面研究的,但具体很多业务的事情也是老荆领导的。毛主席去世以后,他的皮肤颜色应该怎么弄,这成了国家的一号工程。人去世了,皮肤各方面会有很多变化,如何能让皮肤颜色看起来好看,这个也是心理所参与的,提了一些建议。心理所后来专门进口了有关设备,用来测试肤色的。一号工程关于肤色的问题是物理所负责的,他们主要从设备上解决问题,用激光投射到脸上,呈现什么颜色。而激光是由红色、绿色和蓝色三个基色投射出来的,但是究竟多配点红还是多配点绿,也不能由个别人来决定,必要经过大量被试来共同决定,这个是归心理所负责。总之,一号工程对人的感觉知觉的普及起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顾敏同志根据心理所原所长徐联仓谈话录音整理,本人已阅)



(一)荆其诚学长襟怀坦荡,他深情热爱祖国。1946年我大二时曾在北平《益世报》副刊“语林”版先后发表了三篇所谓的“进步”文章(《我沉默了》、《纪念鲁迅先生》、《寄语》),大部分心理系同学看过了,也从而对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其诚兄私下里和我交换过意见,认为在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下,青年学生思想苦闷,向往革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深沉的爱国情怀溢于言表。同样地,1947年在心理系学生自筹资金出版的《到心理系来》刊物的第一页上,刊出系主任葛尔慈教授文章《辅仁所教学的心理学》,文中写道:“我们认为心理学的确是‘心灵的科学’……”;这本刊物的第八页上刊登了我的文章,题目为《我为什么念心理学?》文中写道“心理学最简单而准确的定义是:‘心理学乃研究行为的科学’。”这两种对心理学定义的看法(见解),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我曾询问当时任辅仁心理学会会长的其诚兄,对此,有何看法,他态度和蔼,异常平静地对我讲:我们是生活在宽松的、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学术气氛之中,不同的学术见解既不会影响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可以让我们思想活跃、多有收获。其诚兄这番语重心长的开导,对我坚定信心、奋发向上、有很大的启发、很大的激励作用,至今难忘。

(二)荆其诚学长理论深厚,他深入刻苦钻研。北京沦陷期间,北京一些高校的心理学系南迁,辅仁心理学不仅没有削弱,心理学图书与实验仪器反而得以充实丰富(系主任葛尔慈教授当时兼任图书馆长)。在培养心理学专业人才以及推动国内心理科学发展方面有所贡献,在人才培养收获方面当首推荆其诚学长以及张厚粲、陈仲庚等人,他们可谓中国心理学界领军式的代表人物。

辅仁心理系的中、外教授都有真才实学,他们不仅学术造诣深,而且襟怀坦荡,对学生倡导自由民主的探讨风气,他们的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生硬灌输,不唯我独尊,充分尊重学生的人格,鼓励他们独立思考。所有这些优良风气深深地影响了荆其诚学长的一生,他继承和发扬了这些好风气。

德籍心理系主任葛尔慈(Joseph Geortz)教授的恩师德国著名教授林德渥斯基(Lindworsky)是实验心理学创建人德国冯特(W. Wundt)的入室弟子,而其诚兄作为葛尔慈的得意高足和得力助手,登堂入室得到真传,在中国传承并发展了实验心理学主流派。1947年“北平辅仁大学心理学会”出版的《到心理系来》刊物中,老荆发表了《我们为什么会夜盲——视紫》一文,此文就是在心理实验室里,经过潜心研究后写出来的,这可谓首见端倪。联想起1958年他出版的《冯特和铁钦纳的构造心理学派的理论基础》和1990年出版的《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趋势》,被业内人士评价甚高,既可以看出他心理学理论基础功底深厚,也可以从中窥探出实验心理学被他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

1948年我从辅仁心理系毕业后“参加革命”进入华北大学,学习结业后留校再到中国人民大学先是研究生后任教员教心理学。1951年院系调整到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和我的同班同学张厚粲会合,一起工作了八年)。1956年我在通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和身体检查之后,被批准参加“留学苏联预备班”考试,在脱产备考期间,有一天和其诚兄偶然邂逅在西城区平安里大街上,老荆当时也在准备去民主德国进修心理学,为此他正加紧提高德语水平。久别重逢,不胜喜悦,于是在他盛情邀请下去了往西不远的他搬来不久的中科院平房宿舍,他用陋室一隅的煤气罐炉灶烧



开水沏茶,我二人边抽筒装恒大烟边聊起来,相互勉励要珍惜出国学习的大好机会,努力学习先进的心理学理论和心理学实验操作技能,为今后繁荣发展中国心理学事业而贡献力量。遗憾的是我二人都因各自不同原因最终未能成行,但此情此景让我没齿不忘,我视其诚兄为我难得的“良师益友”。

(三)荆其诚学长反对空谈,他操作能力很强。从1929年建系起,辅仁心理系便十分重视学生实验操作、亲自动手能力的训练,这个传统一直沿袭下来。有关实验心理和测验心理方面的课程,占有很大的比重。在心理实验室,使学生接受正统的基础实验心理学训练。在辅仁心理系一贯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实际操作能力培养的教学氛围中,其诚兄养成了厌恶放言空谈、重实证、重数据的治学作风,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

2001年起我参加编写《北京辅仁大学校史》中“心理学系”一节,在搜集资料时,我发现1939年《辅大年刊》中一段介绍心理系主任葛尔慈教授的短文,耐人寻味、令人感奋。“……哲心系主任为司铎葛尔慈博士,德籍,是德国实验心理学派大家Lindworsky之高足,以研究意志生活及关系知识等问题著名。司铎气魄很大,常与人以不言之教。自己读书颇苦,每日工作时间在十二个钟头以上,然而精神随时多是饱满。葛司铎还有一特性,就是以在实验室中,亲自动用刀锯作仪器,弄得浑身是汗为愉快。”葛尔慈主任言传与身教并重,提倡辅仁心理系重视对学生操作能力的培养、亲自动手能力的训练,这些在其诚兄身上得到了充分地体现。1980年后一个偶然的时机,我去了其诚兄在海淀中关村高知楼住处,在宽敞的大客厅里,靠墙摆放着一个很大的书柜(衣柜?),全部是实木制作,做工颇为精致,其诚兄不无自豪感地微笑着向我介绍说,这是他在五七干校闲暇时制作的,“怎么样?老孙,还说过得去罢!”老荆不放言空谈,动手实干的精神,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对他言行合一的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敬佩不已。

(四)荆其诚学长谦虚谨慎,对人以诚相见。老荆早年毕业于香港达德中学,因而英语极好。1947年他曾交我一本厚厚的英译中文稿,客气地请我“审阅”。我当时大吃一惊,根据我的英语水平,我怎能“审阅”这部译稿呢?后来才了解,他知道我从中学起喜欢文学,也写了一些东西公开发表,因而希望我看看中文译文是否通顺流畅,果然,包括中文的译名等甚多不妥,我一一地用铅笔标出更正,并做了不少文字加工的润色工作。另外,我在大四时(他已留校任助教),看不太懂《Theoretical Psychology》(《理论心理学》)这本必修教材,认为“高深莫测”,向其诚兄讨教请他指点,老荆讲了讲他对此书的理解后,很客气地对我讲,这是一本“天书”,不好懂,得慢慢啃,这给了我很大安慰与鼓舞。

以上,拉杂写来不成系统,但这些旧事都深深地触动过我的思想、我的感情,因而虽然岁月如流,但却感到记忆犹新,抚今追昔,大有往事并不如烟的感慨。

孙昌龄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8年12月2日写毕于北京外交部街寓所



荆先生安息吧！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惊悉荆其诚教授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心中非常悲痛。昨天上午 9 点 20 分,在北师大英东楼学术会堂二楼会场中我见到了荆先生,当时他和往常一样,和大家热情招呼,握手寒暄,精神显得很好。没想到,仅仅一个多小时后,竟发生了这样不幸的事情,让人真的很难接受。

荆其诚先生是中国心理学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心理学家的优秀代表,也是国际心联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中国心理学家,对推动中国心理学的蓬勃发展,使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做出了突出贡献。荆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荆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就认识了荆其诚先生,那时我刚从北师大毕业,而荆其诚先生已经是国内研究知觉心理学的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心理学家,在我们心中享有很高的威望。1963 年,我写成了“双眼辐合方向对视觉垂直判断的影响”一文,投给了心理学报。很快,我就收到了荆其诚先生的答复,他一方面肯定了我的研究的意义,同时又建议我追加一个实验,说明基本实验中没有回答清楚的问题。我遵照他的意见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不久论文发表了,这是我在心理学研究中的一篇处女作,它的成功发表是和荆先生的指导分不开的。荆先生教给我们在设计实验时,在基本实验完成后,可以跟进一些实验,进一步说明自己所要探讨的问题,这种设计思路以后一直成为我指导研究生的一条重要经验。

文革后,荆先生比我早几天去美国访问。他去了密西根大学,我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荆先生从小在香港长大,英语非常熟练,认识美国心理学界很多著名的学者,而我是第一次出国,刚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困难比较多。为了帮助我尽快熟悉那边的环境,他主动安排我去密西根大学访问,参观实验室,认识了许多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他还带领我访问了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我们有幸见到了新行为主义的创始人,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与他合影留念。哈佛大学教育学院还为我们安排了一场演讲,演讲题目是,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质量。我请荆先生主讲,荆先生为了让我得到锻炼,坚持让我主讲,他当翻译。这样我们上演了一场不错的双簧。据说那次演讲的反应不错,其实功劳主要是荆先生的。

在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我跟随 Hochberg 教授研究似动现象。一年后,研究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存在的困难比较多。为了让我获得更开阔的学术事业,掌握更多的研究手段,荆先生又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位美国朋友,生理心理学的奠基人 John Stern 教授。Stern 当时是 ST Louis 华盛顿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1981 年 3 月,我在荆先生的帮助下来到华盛顿大学。由于荆先生的介绍,



怀念其诚

万万没想到此时此刻要写一篇悼念其诚的文章,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在思念他的时候,就有一个十分鲜活的形象呈现在眼前,他确实活得有声有色,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 90 年代初,由他牵头挂帅,曾申请到一笔美国科研基金的经费,成立了所内的“独生子女研究”小组。他对组内的各种工作筹划得井井有条,不但会提出纲领性的意见,连细枝末节都照顾到了,在组内他起到了很好的协调作用,鼓动大家一起干。开全组会时,每当他出席,气氛就十分活跃,而且妙趣横生。那时心理所新址刚建成,许多同志住处较远,老荆住中关村,距所里七、八公里,他常常都是骑自行车来往。偶尔所里因有要事派车接他,他还惦记着捎上这个、带上那个。直到近年许多老同志多已退休,他还时不时地打听原来和他共过事的人的近况,你总能感觉到他对别人的关心。其诚心灵如此,手也是很巧的。他善于木工活儿,曾将家中菲律宾木的旧箱子改造成一张极其体面的西式餐桌。到了干校这广阔天地,就可以任他一展身手了,队上一些木工活他也帮着干,还曾为连队做了一架牛车,因此得了“荆木匠”的雅号。

更令人敬佩的是其诚的一腔爱国热忱和工作中顾全大局的气度。上世纪 80 年代初,由联合

Stern 对我很好,我们很快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华盛顿大学 3 个多月的访问中,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个双语的眼动研究项目。以后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 1983 年的巴甫洛夫生理学杂志上,这是我的第一篇用英文发表的心理学研究报告。而这篇报告也是在荆先生的帮助下才得以产生的。

从美国回来后,我继续得到荆先生无私的帮助。1993 年,荆先生以国际心联副主席的身份支持我们召开了汉语信息加工国际研讨会,主编了《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书,并为该书写了绪言。1997 年北京师范大学成立《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中心》,荆其诚先生亲自到会祝贺,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荆先生的鼓励对发展我国的认知神经科学也起了巨大的作用。我的许多学生的博士论文都得到过荆先生的帮助,他的严谨治学精神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使学生受益非浅。我在学术上遇到的一些问题,只要问到荆先生,他总是有求必应。

荆先生离开了我们,但荆先生的事业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对后学者的无私帮助和严格要求,将永远激励我们更好的前进。

荆先生安息吧!我们将永远怀念您!

彭聃龄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



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援建了中国儿童发展中心(现为中国儿童中心)。UNICEF 的执行主席是美国人格兰特,他在中国出生,对中国很是友好,欲斥巨资在中国建一个亚洲首屈一指、有关儿童医疗、保健、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及资讯中心。和中国达成协议后,成立中国儿童发展中心(CDCC),挂靠在全国妇联。筹办 CDCC 的负责人吴全衡、张申彦找到心理所,要求出人合作。因刘静和年事已高,此任务落在了精通外语又有很强活动能力的荆其诚肩上。张申彦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革命,是一位爱才、惜才、用才的开明人,对其诚很是器重。张退休后,伍蓓秋接任 CDCC 的领导,对老荆也很倚重,每次去 UNICEF 驻京办事处谈判,都由老荆作为首席代表。当时 UNICEF 支援中方的项目及金额虽已定下,但资金如何使用得由中方提出方案,由 UNICEF 核准,这就得逐项交涉。八十年代初,中国刚改革开放不久,经济实力远不如今天,说话也没有今天的底气。尽管 UNICEF 的顶级领导格兰特对中国极其友好,但其驻京办事处的某些官员仍会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记得有一位瑞典籍的官员态度特别恶劣,当我们提出一个项目的费用时,她就会百般刁难。其实在业务上她什么都不懂,每当她节外生枝提出无理异议时,老荆必是先向她耐心讲解,说不通便针锋相对,绝不妥协。有一次面对此人的无理取闹,老荆竟至拍案而起,表现了一个中国人的气节!面对不友善的老外,他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人也只好折服同意。此情此景,至今难忘。

1988 年秋冬之际,其诚受设在 Stanford 大学的高级行为活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Advanced Behavior) 之邀赴美作为客座教授开展研究工作。1989 年春夏之交临回国之际,美国有两所大学借口中国政治风波正式挽留他在美国工作,却被其诚夫妇婉言谢绝,于 6 月 11 日按原计划回国。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爱国热忱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改革开放之初,1979 年,其诚被选为第一位赴美的心理学访问学者,工作一年,以他的学识、人品及娴熟的英语水平在美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不但赴美各地报告介绍了中国在过去艰难条件下所开展的心理学工作,并在美国心理学界的知名科学家中广交朋友,为日后中美心理学界开展学术交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诚回国后,在所内负责外事工作,并分派人员赴美学习(此前荆已和美方达成协议,开展双方的合作交流,办法是美方派心理学有关专业的专家来华讲学一个月,在华费用由中方负担;中方则回派人员赴美作为访问学者工作一年,在美费用由美方负担)。他并不是把争取来的名额都留在心理所,而是照顾到各个兄弟单位。北大、北师大都曾借此机会派送过访问学者,而且派赴的都是美国一流的大学。由此可见,其诚着眼的不是小单位的利益,而是顾及心理学界的大局。在所内选派人员的问题上,他也是顾全大局,不以个人的好恶为准,不计前嫌,只要业务需要,照样选派。这样的气度令人佩服。

其诚虽然离开他心爱的心理学及热爱他的同事朋友们仓促而去,但他的为人风范是后人永远学习的榜样。他的音容笑貌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万传文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2008 年 11 月 11 日



怀念荆老师

荆老师就这么走了。几分钟之前我们还在一起参加合影,肩并肩地坐在一起,我向他让座,他说,按主人的安排办,他总是这样谦逊地对待这类“排座位”的问题。等待大家到位的几分钟内,他和我谈的全是关于心理学工作的事情。合影了三次,完毕,将近 11 点,我因为还有别的事,向荆先生告别。他说他中午就回家,有些事,过了节,到所里再说。但是,11 点 04 分,他就一声不响地走了。我真后悔!不应该离开会场,至少也能在荆老师最后的时刻待在他身边。当我得到噩耗,再赶回到北京师范大学英东会议厅的时候,医生虽然还在全力抢救,我蹲下来,靠在荆老师身边,拉着荆老师的手,他已经是千呼万唤再也不能答应了。此情此景不禁令人无限感叹,真是人生无常,生死就在一线间!

荆老师是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张厚粲老师从教 60 周年的纪念活动的,正好见到了全国心理学界来参加活动的很多高校的心理系、所的领导和带头人。对于荆老师的突然去世,参加会议所有的人都十分震惊和异常悲痛,很多女老师当场泣不成声。事发后,首师大方平老师立即驱车到荆老师家接荆老师的夫人汪老师,很快她们就赶到了。我在英东楼门口迎接汪老师,她问我“荆其诚是不是不行了?是不是通知我时候已经不行了?”。我只能说,情况非常不好,您要有思想准备。

经过两轮抢救,并转移到二炮医院抢救,医院在 12 点 45 分不得不宣布,荆老师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很担心与荆老师相濡以沫一辈子的汪老师承受不了这突然的变故,劝她是不是先回家休息,这边的事情,由我们和她的孩子来办。汪老师沉默了片刻,说,是不是可以和荆老师在一起呆一会?医院表示可以。在家人簇拥下,汪老师走入抢救间,抚摸着荆老师的脸,低下头喃喃地对荆老师说:“你就这么就走了?装着一肚子的心理学就走了?”。我劝汪老师要节哀,要保重。她抬起头,含着泪对我说:“我没有什么。就是太可惜了!他脑子这么清楚。特别热心地帮助所有的人。就是太可惜了!”。我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眼前一片模糊,赶紧走出抢救室。在场的我们所的老师、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领导和老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乔志宏书记等人无不撼动哭泣。

荆老师真是一位非常特别的人,是心理学的人中之杰!他为中国的心理学的发展工作了 66 年;他为中国心理学和世界心理学界之间构建了坚实的桥梁,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一致赞扬;他领导中国心理学会和心理学界成功地举办了第 28 届国际心理学大会,极大地提高了心理学在中国的影响;他是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的第一位心理学家,为心理学在整个科学界地位的提升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以博学 and 热诚影响了多少青年学子;他有过太多的第一、第一……;他为心理学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倒在他的母校的心理学的殿堂,成为中国心理学永远的绝唱。



28 日夜, 我开始在计算机上向国际心理学界的荆老师的老朋友们和心理学组织通报这一噩耗。几分钟之内就得到雪片似的唁电和慰问电。再一次让我看到, 真是没有人可以替代荆老师, 他的突然逝世不仅是中国心理学无法弥补的损失, 也是国际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全国心理学界也在震动之际发来大量的唁电和慰问电, 表达大家的哀思。特别是看到很多学生真挚而朴实的来信, 让我看到, 虽然荆老师的身体就要离开我们了, 但是, 他的精神、风范和影响将永驻我们的心间。不禁使我想起老子的原话, “死而不亡者寿”。此次对照荆老师, 是何等的贴切啊! 2000 多年前的老子的这句名言, 就是为荆老师和像荆老师一样的贤人哲者而准备的吗?

30 年来, 荆老师对我有很多教诲, 他并无任何门户之见, 虽然我并不是他直接带出来的学生, 但是, 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比对他自己的任何学生都多。现在我们还都在忙于办理后事, 以后等冷静下来, 再专门回忆, 这不仅是学生对老师的感激和哀思, 更是对中国心理学的过去和未来负责。董奇老师说对, 对荆老师的纪念要达到总结他的精神并能在今后发扬光大的目标。

林崇德老师带头写了挽联, 对我们都有很多启发。我也写了一幅, 试图表达哀思和对荆老师的认识。

智而有德者贤荆师音容常在
死而不亡者寿先生风范永存
盛世师表

上联前半是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注重“活”的, 对怎样“活”, 有很多见解, 两千多年来, 对中国知识界影响很大。我的体会, 其最精要义, 是要知识分子都向贤看齐, 谓之“见贤思齐”。可见, 能做到的人还不多。自古以来, 知识分子有点学问并不难, 既有学问, 又有高尚的情操, 才能成为对人民有用的人。这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和核心文化价值。荆老师是做到了。他虽然身体离开了我们, 他所做的一切都还在影响着我们, 激励着我们, 让我们见贤思齐。荆师音容常在, 让我们时刻以荆老师为榜样, 规范我们的行为。

下联前半是老子的原话, 不解自明。老子是注重“死”的。我不能想起还有谁对死的论述能超过老子这句充满哲理的话。记忆中, 唯一可以与之比拟的现代人, 大概是诗人臧克家, 在 1949 年纪念鲁迅先生逝世 13 周年的时候, 也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写下的诗句: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荆老师是不亡的人。他的风范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今年是改革开放 30 周年, 也是荆老师焕发青春为心理学、为国、为民奋斗 30 周年。只有今天这样的盛世, 才能为荆老师和像他一样的优秀的知识分子提供建功立业的报国之机。也是因为有一大批像他这样的贤人哲士忠心报国, 才能造就今天这样的盛世。他是当之无愧的盛世师表!

张侃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副主席

2008 年 10 月 3 日夜於北京时雨园



永恒的纪念

荆先生走了。他走的是那么的突然,以致于还有许多工作没有来得及完成,如今都已成为逝者的遗愿。

我是 2006 年 8 月到心理所工作的。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有幸在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至今想起,感慨万千。俗话讲,盛世修史。编写所史,是我们这一届所务会上任后启动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研究所成立了所史编纂工作小组,由我担任组长,而荆先生则是实际上的“掌舵人”。在他的主持、建议下,工作小组的全体同志们本着“对历史负责、对心理学负责和对研究所负责”的原则,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力求编出一部好的所史,确保编纂任务的圆满完成。

和荆先生一起工作,使我感受最深的,是他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即:实事求是、严谨求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编纂小组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开展。就在荆先生逝世前不久,《心理所简史》按计划完稿并报送科学院。这其中,凝结着荆先生及全体参与编纂工作的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这部《简史》也成为对荆先生的永恒纪念!

荆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由他主持开始的工作不会终止。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原定计划,努力完成《心理所发展史》的编纂工作,实现荆先生未竟的心愿!荆先生永垂不朽!

李安林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副所长



忆恩师荆其诚先生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自我正式成为荆其诚先生的弟子那天起，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里，我，以及我的弟子们，始终备受先生的恩泽关爱。蒙先生的教诲提携，受先生的耳濡目染，我们陆续成长、成熟，日渐自信、自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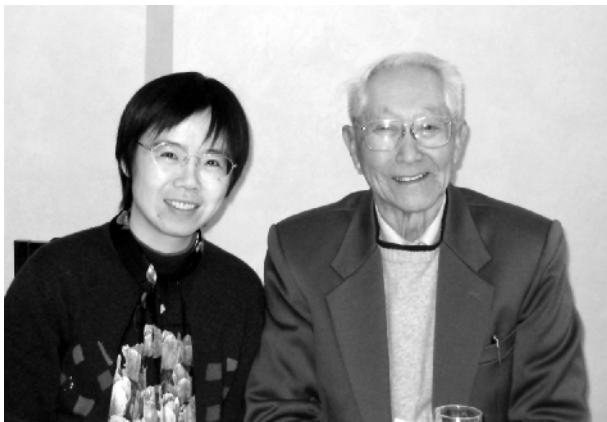
心痛的同时，愿以虔诚的心，回忆并记述下与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凭吊先生的仁德允恭，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壹：贤师收徒

1988年夏天，在经历恩师潘菽院士去世的巨大痛苦，惆怅茫然数月后，我终于得到了所里的正式通知，我将转入荆其诚先生门下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我还记得，当我还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王甦先生指导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时，我就已铁定心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那是1986年，而那年在京有招收心理学博士生名额的似乎只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潘菽先生。我对燕园一直情有独钟，这次为攻读博士学位却不得不离去，心中有些恋恋不舍。我去征询昔日大学同窗万嘉宁的意见，他大学毕业后已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工作一年有余。他认真地对我说：心理所有龙，那里值当去！无疑，荆其诚先生是他所指的心理所数条龙之一！

事实上，荆先生从1978年到1983年，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而我在1980年9月就进入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在1987年初取得硕士学位后才离开北京大学，考进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成为潘菽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因此



2004年3月11日荆其诚先生与傅小兰研究员合影

按理说，我早就应该熟识荆先生了。但遗憾的是，在燕园数年，我却只顾图书馆、教室、宿舍三点一线地埋头读书，竟无缘与荆先生交往沟通，心中只有对先生的敬畏。

1988年盛夏，我按图索骥寻到黄庄812楼1102号，忐忑不安地敲响了荆先生的家门，首次登堂入室，拜师求学。第一次独自面对名声遐迩且我心中景仰已久的先生，我在围成半圆的沙发上正经危坐，显得木纳紧



张。而先生则慈祥和蔼,清秀睿智,亲切地询问我方方面面的情况。我慢慢地放松下来,渐入佳境,先生渊博的学识、儒雅的风度和谦逊的品格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我自知带有南方口音,不仅发不好清浊鼻音,也分不清卷舌和不卷舌音(摩擦和不磨擦音),因此讲起话来很有些不自信。先生便让我读了几个英文词(如 learning, lecture 等),然后十分宽容地对我说,我的发音并没有太大问题。这让我如释重负。尽管我的口音依旧,但我却得以放下包袱,自由随意地表达了。

在认知心理学方面,荆先生最具有特色的工作是知觉研究。无论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完成的一系列相当出色的大小和距离知觉的研究,还是 80 年代的视觉功能和颜色视觉的研究,在中国都是开创性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先生最早提出对中国独生子女进行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对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及其对中国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预测,对中国独生子女的心理健康、社会化等问题也都有深入的探讨,其系统性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而我当时却自有所好,对思维研究兴趣盎然。荆先生对此宽容大度,支持我自主选题,独立开展研究,鼓励我大胆创新。

荆先生对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严格要求、悉心指导,并邀请司马贺教授来京参加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和答辩。1990 年夏天,我在先生指导下顺利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有幸成为先生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在这短短的两年时间里,先生教书育人,以身作则,使我学到了许多做人、做研究、做事情的道理,我受益终生!

贰:提携后学

先生学术上功力湛深,治学严谨,是一位成就卓著、蜚声中外心理学界的科学家。但先生绝不居功自傲,而是以博大的学术襟怀和不断进取的科学精神与同事和学生合作,睿智大度,兼蓄包容,谦逊友善,淡定从容。先生对晚辈们平等相待,用心提携,慰勉有加,寄予厚望。

1990 年 10 月,我博士毕业后成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一名助理研究员,留在了先生身边。先生并未要求我加入他的研究项目,隶属于某个课题组,而是依旧鼓励我自主选题,独立开展研究。在先生的全力支持和热情帮助下,我依靠所长基金(1 万元)和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基金(5 千元),继续开展问题解决启发式的元策略模型研究,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青年基金项目"创造性问题解决中的表征过程"(3.5 万),并于 1994 年去美国密西根大学认知科学与机器智能实验室访学两年(第一年是公费,第二年因为研究工作需要,被 Olson 教授邀请,在美方资助下又继续了一年访问研究工作),从此走出了一条自己的研究道路。

在先生无私帮助下,我在《国际心理学期刊》上正式发表了我在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主要工作。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英文期刊论文,也是一篇只有我一位作者的论文,因为在其写作发表过程中,先生始终不肯署名,总是对他在我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实验设计和实施、写作修改中所发挥的重要指导作用巧妙淡写。事实上,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最后一个实验,是在先生的指导建议下补作的,其研究工作因此也才显得相对系统完整;而这篇英文论文的写作、投稿、修改也都是在先生精益求精的要求和无微不至的帮助下才得以完成。但我拗不过先生,只好遵循"尊敬不如从命"的古训。



之后,我有幸与先生一起合作发表了几篇中英文文章(见附录)。所有这些文章的选题都出自先生,而我只不过是按先生的思路,在先生的指点下,收集材料,进行分析,写作初稿,参与修改。近几年,承蒙先生垂爱,得近水楼台之便,我的一些弟子也有幸跟随在先生身边,聆听先生谆谆教导,接受先生无私帮助,并在先生指导下做一些具体事情,与先生合作发表了一些中英文文章(见附录),而先生也常让这些年轻的弟子作第一作者。令人倍觉伤感的是,八十多岁高龄的先生踌躇满志、呕心沥血地指导学生们写作三卷本的《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而2008年8月面世的第一卷竟成了先生引领学生们的一曲绝唱。

先生无私提携后学,对晚辈们恩重如山!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长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2008年10月28日

附录:傅小兰及学生与荆先生合作发表的论著

1. 傅小兰,荆其诚(1994). 心理学与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关系. 心理学报, 26(2), 208-218.
2. Fu, X. L. (1995). Problem representation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in Solitaire Chess.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7(3), 261-281.
3. Jing, Q.C., & Fu, X.L. (1995).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0(6), 717-728.
4. Jing, Q.C., & Fu, X.L. (2001). Modern Chinese psychology: Its indigenous roots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36(6), 408-418.
5. 荆其诚, 傅小兰(2001). 怀念西蒙教授. 心理学报, 33(3), 288.
6. 周国梅, 荆其诚 (2003). 心理学家 Daniel Kahneman 获 2002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心理科学进展, 11(1), 1-5.
7. 荆其诚, 孙宇浩(2003). 儿童发展的跨学科研究. 科技导报, 183(9), 35-40.
8. 孙宇浩, 荆其诚(2004). 儿童早期概念和语言的发展. 语言文字应用(增刊), 幼儿教育研究专辑, 32-39.
9. 荆其诚, 张航(2005). 时代精神与当代心理学. 心理科学进展, 13(2), 129-138.
10. 傅小兰主编, 荆其诚心理学文选.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年12月第1版.
11. 荆其诚、傅小兰主编, 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第1版.
12. Jing, Q. C., & Wan, L. (2008).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and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 brief history (1929-2008). Observer, 21(6), 15-17.



[苏幕遮]悼荆其诚师

2008年9月27日,戊子八月廿九,噩耗传来,荆师其诚仙逝。泪眼婆娑,遂成苏幕遮。

君仙去,仲尼啼^[1]。神舟飞坠^[2],麒麟入林丛^[3]。江河呜咽霜雪浓。天人相隔,怅然两茫茫。

擎巨旗,绘宏图。恍若昨晨,纶巾儒雅容。化作北斗照心路^[4]。身后诸君,何处觅恩宠^[5]?

注:

1. 先生忌日,竟是圣人生日。古人云天无二日,圣人亦难同行,圣贤如夫子者,也难以与先生同辉。
2. 是日神舟七号巡天归来,敢是为先生探路?
3. 圣人出,麒麟现。先生登极乐,中国心理学如沐严冬,连盛世麒麟也躲进了林丛。
4. 先生虽去,但高风亮节会指引中国心理学,激励后辈披肝沥胆,努力前行。
5. 可惜的是,再也无法听取先生教诲、提携……

王登峰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国家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司长

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荆先生的逝世,既让我吃惊,更令我伤痛!

就在荆先生逝世前的几分钟,我还向他老人家问候,他同我亲切握手,问寒问暖。会议合影之后,我因同别人交谈,晚去了会场几分钟。回到会场后,感觉会场气氛有些异样,但是绝没有想到是荆先生心脏病突然发作。谁又能想到,仅仅几分钟前还谈笑风生的荆先生,已经溘然离世了呢?

直到中午会议用餐时,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真情,荆先生,您不该走得那么快。您怎么能舍得这样匆忙得离开我们呢?

荆先生,您逝世的时间是9月28日。可是就在26日下午,我到您的家中拜访您,您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看不出一点疲惫的样子,您告诉我说您和傅小兰教授正在主编著名心理学家生平撰记的第二部书,并给我谈了许多近代中国心理学史上的人物,让我对郭任远等中国著名心理学家有了更多的了解,您还表达了对中国心理学未来的关切……

天不遗一老,人已是千秋,想不到会场上
的握手竟成为永别!

荆其诚先生千古!

叶浩生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心理学会副理事长



思念先生是一种痛

2008年9月28日,是一个让人伤痛又不想触动的日子。在北师大英东学术会堂,见到了慈祥的荆先生,他带给了我一本书《当代心理学大家》。那天开会时他始终面带微笑,走的时候也很安静,他把慈祥带到了最后。

在医生抢救荆老师时,心很痛。期望着奇迹发生,大家都在等待着。首先,看到的徐志坚控制不住的眼泪,他一直陪伴在荆老师的身边。我劝他,害怕这种情绪传递给大家,但是我自己的眼泪也涌了出来,赶紧扭过身去。见人说话总是强忍眼泪,不敢说长话。下午开会,我应该是第一个发言,但是平稳不下情绪,台湾辅仁大学的夏林清老师为我救场提前做报告,讲到辅仁时,荆老师的形象强烈地跳出我的脑海,眼泪再次控制不住,冲出会场,在楼道里痛哭。很长时间后才回到会场,不敢坐在前边,怕再次控制不住。会后我和徐志坚一起陪张厚粲老师去荆先生家看望汪老师,汪老师的镇定与冷静,让我更加心痛。第二天,阎巩固拿出他所拍到的荆先生最后一天的照片,荆先生和蔼的微笑再次呈现出来,又一次强忍住眼泪,心阵阵做痛。我们一起商量着将荆先生的微笑留住,洗一张荆先生的油画像送给汪老师。

之后的几天,一直在搜索着有关荆先生的记忆。上研究生时,荆老师在北师大为我们讲了一学期的心理学进展课。荆先生的课带给我们很多思想,告诉我们科学研究中应该如何思考问题,静静地听荆老师讲课是一种享受。做了张厚粲老师的学生,也额外得到了荆老师的关照。张老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是有目共睹的,做不好事情会被张老师“骂”(严厉批评),荆学生见到我们学生时,经常会微笑着问我们:“最近谁又挨张老师的骂啦?”博士论文的外审专家最先请的是荆先生,有幸得到了荆老师的耐心指点与评价。与荆先生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但是荆先生给我们留下了严谨、亲和、儒雅的印象。

“十一”的几天假期,一直在搜寻记忆,荆先生从辅仁心理系(北师大的前身)毕业,最后时刻又回到母校。我希望能够查阅到荆先生在辅仁时的历史痕迹。北师大档案室的老师加班寻找了一天的资料,出版社的老师连夜赶制出来。10月4日我随同我校樊秀萍副校长,将先生在辅仁时的照片送到荆老师家。

10月7日,我们从照相馆取回了为荆先生制作的最后一张照片,油画布,油画框,荆先生的笑容永远定格在那一瞬间。看着制作精良的荆先生油画像片,就像荆先生还在身边,荆先生那特有的嘴角微翘的笑容展现出先生豁达博厚的人格魅力。我们将荆先生的像放在了中科院心研所的追思纪念堂,我们让更多的人看到荆先生,他将微笑印刻在我们所有怀念者的心中。

10月8日,在八宝山竹厅与荆先生告别。先生永远地走了,但音容笑貌还在,学术精神还在,人格魅力还在,……

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许 燕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院长



缅怀荆其诚先生

我国心理学界的元老、改革开放后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的第一人荆其诚先生于 2008 年 9 月 28 日驾鹤仙去。作为晚生后辈,我在许多方面得到了先生直接和间接的教诲。当我在二炮医院瞻仰先生的遗容时,我的心里既充满了悲痛,也充满了感激;悲痛先生的不期长辞,感激上苍给了我们一位不平凡的人物,感激先生开阔的胸怀、辛勤的工作,使得我们这些后辈能够沐浴恩泽,更好、更快地成长。

知道先生的大名,还是在大学时代。那时,先生去国万里,带回了认知心理学,使得信息加工的观点能在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传播,即使远在上海的我也深受影响。我还记得,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时,我攻读先生翻译的“人类的认知:思维的信息加工理论”(Herbert Simon 著,86 年科学出版社),受益非浅。直接受益于先生的工作还是在参加中美联合研究生考试的时候。大概是在 1985 年,先生以中国心理学会的名义,联合美国伊利诺大学心理学系,从全国选拔 10 名学生去伊利诺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我考分靠前,有幸被选中,准备于 1986 年第一批赴美。后因种种原因不能成行,但此番经历使我克服了自卑心态,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更加坚定了以心理学为事业的决心。

后来我终于去了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学位,并在伦敦大学工作了几年。远离祖国的寂寞使得我参加了 1992 年、1996 年、2000 年的国际心理学大会。在这些大会上,看到先生的身影,看到国内心理学同行,我备感亲切,好像一个掉队的战士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而先生也不嫌我学术修养、学术地位的卑微,让我参加了一些国际心联领导层的重要活动,包括对 2004 年国际心理学大会举办权的争夺。

回国工作后,我时常能得到先生的教导。给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聆听先生“从诺贝尔奖看心理学发展趋势”的报告,先生旁征博引,高瞻远瞩,启迪甚深。先生一直是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形象,一直是中国心理学的掌舵人。即是如此,先生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从来没有“大家”的傲慢或冷淡。我记得大概是 2003 年下半年,先生作为组委会主席,正在为 2004 年北京国际心理学大会忙碌。我冒昧地给先生打电话,建议《心理学报》出版英文专辑,散发给参加大会的代表,以扩大中国心理学在国际上的影响。先生果然促成了此事,虽然我自己的文章可能是最后交给编辑部的。

离先生去世已经快十天了,我可以在这里相当冷静地写下这些文字,以表达我对先生的缅怀。先生在世时,我更多地称先生为“老师”。事实上,先生虽然可能多年没有给学生系统地讲过课,但先生所做的一切,影响了几代中国心理学工作者,先生是我们心中当之无愧的“老师”。可以告慰先生的是,您一生中的最后一张合影是与这几代中国心理学工作者的代表一起拍摄的。

荆先生,您安息吧!

周晓林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



沉痛哀悼荆其诚先生

先生离去,我万分悲痛。

9月28日,先生生命的最后一刻里,我恰巧在其身边。虽用尽全力抓着先生的手,却无法挽回先生的离去。那一刻惟有无助和心碎:我是多么希望先生能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见到先生倒下的那一幕,我不相信那是真的;看到医生离去,先生静静地躺在那里,我不相信那是真的;把先生送到医院,张侃所长劝我们离开时,我不相信那是真的;这些天来一直不愿意提笔,因为——我不相信那是真的!

从学从教的二十余年里,时时受益于荆先生的教诲和提携。那一幕幕恍如昨日,时时浮现在我脑中。

先生的著述带领我们走进现代心理学的学术殿堂,先生的风范教会我们为学育人的千钧使命。先生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研究的拓荒者,更是无数后辈成长为今日心理学中坚的领路人。

先哲音容照心间,天高不及哀思长。

惟愿先生在天国安息。

吴艳红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党委书记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

痛惜中国心理学界 巨星陨落!

惊闻噩耗!痛惜中国心理学界巨星陨落!

从1978年投身心理学以来就一直感受先生的大家风范,并深受先生影响。先生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9月11日,先生还在常务理事会上,给每位与会者送上先生与小兰共同主编的《心?坐标——当代心理学大家》一书,并一一签名,亲切而从容。先生也特别提到这部分三本陆续出版的这套介绍心理学大家学术生涯和学术历程和成就的著作,对年轻人学习心理学会有好处,不想转瞬先生竟已永远离开我们,再没有机会得到先生当面教诲,不禁潸然泪下,痛心万分。

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的一座丰碑。中国心理学有今天的国内国际地位,先生的功绩都是开创和奠基性的。他和老一辈心理学家的不懈努力,为中国心理学成为一个在国内有地位,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的学科,使得我们心理学后生根本摆脱了睁大眼睛听别人言说的时代,有机会直接冲击世界心理学前沿。为此,我们心理学后生的整个生涯实际上都受益于先生为中国心理学所做的无私开拓与奉献。愿中国心理学在我们的努力下不断在国内重大问题解决上发挥作用,逐步以自身的学科水平的提高而在国际心理学领域取得更大发言权,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先生,我们会永远记住您的风采与功绩!您虽已离去,却会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金盛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9月28日下午从医院回来,一直觉得心里压着什么,断断续续地写了下面的文字,慢慢地发泄着内心的悲伤:

参加张厚粲先生从教60周年庆典暨“心理学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和荆老师打招呼,他问我给我的书签的名字没有问题了吧(前几天在常务理事会上,我请荆老师在给我的书上签名,把我的“彦”写成了“燕”,本来我说改一下就行了,荆先生却重新签了一本特意让张真带给我)。就是个把小时,再见到先生的时候就是在医院的急诊室里了,接下来的事情一直像在梦里,不愿意相信是真的,不愿意相信我就不能在各种场合听先生讲心理学的古今中外了……

想起和先生一起办2004年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一幕一幕,就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作为大会主席,荆老师要操心的事情很多,但先生一直非常看重科学委员会负责的各种形式的学术报告的组织工作,我和我的学生张真负责邀请研讨会的组织和协调工作,自然压力不小。但从邀请组织者到签署邀请信,事无巨细,只要我们有问题,先生立刻就会着手和我们讨论或者帮我们协调,让我们丝毫不敢懈怠。筹办会议的那几年,虽然很累,但我学到的一直让我受用至今……

和荆老师熟悉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了。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荆老师给我们开心理学研究进展一课。我的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也都有荆先生在场。我现在常常在其他博士生开题时讲,每个博士生开题时都想做很多东西,我那时也一样。记得开题时,洋洋洒洒地讲了一个多小时,设计中要做的事情包括三个部分,讲完宏伟设想,荆老师说了一句话,把后两部分去掉,专心做第一部分,深入下去。这一点也成了我现在在我的博士生开题时最常讲的话。

就在9月12日常务理事会中午吃饭的时候,荆老师刚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为他翻译的巴甫洛夫的著作再版和先生一起写一个导读。还记得先生讲了当时的一些情况,解放初期心理学界学习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参与这本书翻译的老师……但那天中午时间很紧张,我拿着荆老师给我的参考书单,还在计划,趁着这次机会,可以好好跟着先生学习回味这些历史了,没有想到……

还有好多好多的回忆,一下子没法很好地组织表达出来,每每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先生还在一样。在我们的心里,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苏彦捷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愿先生一路走好！

惊悉荆其诚先生突然仙逝，一阵强忍不住的剧痛从心底涌向喉咙，泪水顷刻间模糊了双眼。

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教学风范！自我 1982 年进入北京大学心理系学习，到 1989 年从许政援先生门下硕士研究生毕业，7 年间见过荆先生多次，从先生的学术教诲中受益很多。先生自 1986 年起，受北大心理系主任许政援先生邀请，和中科院心理所的其他前辈一起，为心理系研究生开设“当代心理学研究进展”专家课时，本已经是国内外闻名的学术大家，但在讲台上面对我们却依然言语柔和，举重若轻，用一种深入浅出、由表及里的思想表达，把自己广泛的涉猎和精深的学术见解优雅地展现给我们这群年轻的心理学子们。先生高屋建瓴、宽阔和深邃兼具的治学风格，躬身示教、诲人不倦的大家风范，对我影响至深，一直持续到今天！

感激最多的是先生的关爱和提携！我参加工作以后，1995 年再到杭州大学工业心理学国家重点专业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1997 年底，荆先生和北大心理系邵郊教授、沈政教授以及北师大心理系彭聃龄教授作为国务院专家考核组来杭州大学指导工作。荆、邵、沈三位前辈都是对我厚施恩泽的老师，彭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大家，我便也在杭大心理系办公室那里躬立迎候。现在我还记得，荆先生在楼梯旁见到我时脸上的那份意外和惊喜。先生关心地询问着我的学习、专业方向和论文实验情况。我心怀忐忑地向先生表示，等我论文写就之后，想请先生在百忙之中给予评阅和指教。我知道先生一直很忙，国内外学术活动很多，可是没想到先生不但一口答应了，而且还仔细告诉我他接下来几月几号要出国访问、几月几号有重大活动，让我最好在他空闲那段时间把论文交给他。后来，还两次电话问我论文出来没有，什么时候给他，还说如果他不在北京，可以让傅小兰老师转交，等等。这份师生情谊一直温馨、滋润着我的心田，珍藏在我心深处！

深耕育桃李，精神贯后世！荆先生，您的事业我们会继续，您的精神风范我们会传承，您的恩情我会永远铭记在心！愿先生一路走好！

郭小朝

空军航空医学研究所



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惊悉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前任所长，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老先生不幸病逝，闻此噩耗，深感悲恸。

本人曾经就心理学史的诸多问题写信求教过荆老先生，并很快得到了荆老先生热情洋溢的回信，想来这已经是十八年之前的事了。现在翻看荆老的来信，更加体味到了这位受人爱戴的老心理学家对于后学的鼓励之情。我自己曾经就读于陈泽川教授门下，从陈师口中了解到荆先生的为学和做人的一些事迹，当年曾经试图在硕士毕业之后去攻读荆先生的博士，故去信询问。但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下海热潮，让我们这辈年轻人被经济的迷雾所遮蔽，无法看清自己真正的志向和未来，为了五斗米的世俗生活而停止了即刻的继续深造，转去谋得了一个可以换来微薄工资的国家职位，自此便没有再和荆先生保持联系，失去了求教于老先生门下的机会。后来再度迷途知返，继续求学，那已经是无法凝神于心理学了，七转八转地转入社会学和人类学。不过，荆先生的信我还一直保留着，他的教诲我还记忆着，这些都成为继续努力的驱动力。并且最为重要的是，我还在关注着心理学新的发展，希望这些发展可以有助于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自我提升。

后来到了北京，多次有机会去北沙滩的心理所，本着想去拜见一下荆老先生，但是都因为各种原因而失之交臂，现在由于老先生这样突然地离开而成为自己一个终生的遗憾。我想，荆老堪称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心理学的一位旗手，在他的积极倡导之下，实验心理学这门西方“硬”的科学在中国着实地扎下了根，并结出了一些硕果，遍布海内外以及各领域的新一代中国心理学家的成长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而这些人中又有哪些人不知道荆先生的大名呢？又有谁没有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和著作呢？

老先生的离去对于我们国家的心理学的发展而言是一个损失！对国际的心理学也是一个损失！在这里谨以我个人的名义再次向荆老先生的家人、学生以及同事表达我最为诚挚的哀悼。愿老先生一路走好！

赵旭东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



追思：大胸襟、大视野与大手笔

昨天(2008年10月31日)下午在武汉东湖碧波宾馆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张侃理事长主持的荆其诚先生追思会,很想说几句话的,但因发言者踊跃,我又急于赶回学校上课,只好以文字表达我的缅怀与思考。

我与荆先生没什么个人接触,先生大概也不会记得我。我在先生刚去世时写的唁函中说过:“当年我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读书时,先生正担任系副主任,以其端庄的品格、丰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及睿智的言谈,深得同学景仰。”正像盛华兄在追思会上讲的,我们那时候是学生,对先生只是仰望。大约在5、6年前,与先生打过一次交道,因为与凯平合编“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人民邮电版),想请先生做编委,我们打电话给先生,先生认为是件有意义的事,便很爽快地答应了。最后一次见到先生,则是在今年5月份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系庆的会议上。当时看到先生还神采奕奕的,没想到竟是最后的一面。

追思会上,很多老师谈到了与先生的个人交往,谈到了先生的帮助、关怀、提携,让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大家也谈到先生是大师、是帅才、是中国心理学与国际心理学沟通交流的引路人。人类的珍惜,往往是在失去之后。先生的骤然离去,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先生在中国心理学难以替代的地位。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对先生的怀念,似乎不应该仅仅停留于个人的情感。我同意登峰在会上说的,我们还要想想先生对我们的教导。先生为什么对同行、后学有那么多无私的帮助、关怀、提携,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先生超越了个人的利益,他是站在整个中国心理学的立场思考问题的。所谓大师,不是位高权重、挟术自傲、目中无人、颐指气使。大师,是有大胸襟,心底无私才能天地宽广。浩生兄等人在发言中还提到先生对于中国近现代心理学史的关注,我以为,这正是先生学科自觉意识的体现。我们现在都忙于和西方接轨,却忽略了从传统中寻源,而先生在这两方面做到了并重不偏。时间的眼光和空间的眼光是不可缺一的,先生在此让我们领略到了大师所具有的大视野。大胸襟和大视野,是大手笔的保证,先生能在自己的科研著述中、在中国心理学的建设规划中、在与国际心理学界的合作交流中显现出大手笔,是与他的心胸眼界之“大”分不开的。

追思是为了继承遗志。我希望,我们中国的心理学家,也能心慕手追,去体会和学习荆先生的大胸襟、大视野与大手笔,以此精神来建设和发展中国的心理学。果能如此,或许是我们对荆先生的最好纪念。

钟 年

武汉大学心理学系



往事是用来回味的

一九八零年秋,我在北大心理学系读大学一年级。荆老师被邀请讲授“普通心理学”课的前半段。他风度翩翩地讲了很多次。内容我现在大都忘掉了,但一直记得他说过的一段话。他说:“我们人类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能做很多大事情,能把火箭发送到月球上去。但有很多小事情,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对付。比如说蚊子,我们对付不了,就搞一个网,叫蚊帐,把自己藏在里面,去躲那个很小的蚊子。”

这话说得简直同论语圣经的水平不相上下。

一九九四年,伯克利人类发展研究所邀请荆老师去作报告。我当时正在那儿读研究生。自然挤进去听。记得题目是关于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后果、和对儿童心理和家庭的影响。他讲得很好,很有风采。我听着,既觉得自豪,又觉得惭愧——他的英文比在那儿混了不少年的我讲得还地道。

报告结束后,我陪他一起穿过校园,步行到地铁站。除了给他介绍四周景物外,我还向他请教了一个问题。我说我有时觉得自己应该多花些时间去搞理论研究,先把理论基础打好,再去做具体的实验研究。但有时又觉得应该先研究事实,收集资料,等以后再凭事实去搞清理论上的问题。问他对这个困惑有什么看法。他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回答说:“年轻的时候,乘精力旺盛,条件俱备,还是多做些具体工作,多收集些资料。理论研究,以后什么时候都可以干,等将来思想更成熟了再做也不迟。”

他说这话的时候,头微偏着,眼望着远方。落日的光照在他银白整齐的鬓发上……

陈宏图

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医学系



“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

我从京外回来不久,2日到所里听到纪桂萍老师告诉我说荆其诚老师去世的消息。我简直不相自己的耳朵。20多天前我还看到他并和他远远招手致意,那时是多么健康的老人,乐观、慈祥。现在一切的一切都是另一个样子了。

清楚记得2002年9月我有幸与荆老师一起到上海参加会议,并与他在一个房间住宿三天。现在看来这是多么珍贵的三天。荆老师是现在心理学界的泰斗,但为人却十分谦和。在这之前我和荆老师交往不多,我还在担心如何与他相处。可是荆老师却很热情地称呼我为“老吴”。我尽管已经退休,但还是他的晚辈(荆老师长我19岁),他这么称呼我令我更不好意思。可是荆老师一直就这么称呼我了,从来没有直呼过我的名字。这三天只要在宿舍中我们无所不谈,国际、国内、社会、所里的各种轶事。这三天我与荆老师的交往胜似以往多少年。此后每次见面他都主动与我打招呼,每次都说有时间我们一定好好聊聊,那三天我们没有聊够。可是六年来我一直怕耽误他宝贵的时间而没有满足他的心愿。

荆老师是现在国内心理学的泰斗,一点也不过分。在学术上大家都做了充分的评价。我只从自己的角度谈以下两点。

第一,前几年所继续教育中心无论是哪个专业研究生课程班,开学时的第一堂课便是请荆老师将心理学发展史,时间是两个小时。要在这短短的两个小时内把如此丰富的内容传授给学生是多么困难的事。有幸的是荆老师讲的这堂课由我主持,因此也给我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荆老师讲课内容充实,详略安排十分得当,语言风趣幽默,两个小时很快过去,学生和我的感觉一样,觉得收获很大。他的课我听了三次以上,每次都被其内容吸引,像第一次听课一样专心。这就是学习的“捷径”,虽说没“捷径”,要不然“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哲言就没人信服了。

第二,我在1994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Rejina大学进修,在那里我有幸听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加德纳(Gardener)作“多元智力”的报告,报告后我与加德纳教授作了简短的交谈,交谈开始我自我介绍说,我从北京来,来自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他摇摇头说不知道。在沉默了几秒钟后他说我认得荆其诚教授,我立即说,荆教授就是这个研究所的。由此可见荆老师是名斐中外的大师,是当然的泰斗。

先仅以此略略数言表达现在的哀思。

“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现在我们都还在伤痛之中,痛定之后,我想再有机会再次表达哀思。

吴瑞华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助理



谨以此文纪念 荆其诚先生

9月28日,我国著名心理学前辈荆其诚先生突然辞世。

我是当天下午在参加“灾后心理援助国际高峰论坛”期间得知这一消息的,当时我非常震惊。这是中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心理学本身的重大损失!

尽管成为同事三年来,和荆先生的见面机会是有限的。但每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的那种热情,那种活力,那种积极推动心理学发展的精神,那种对后辈的亲切和扶掖。

几天之前,我还收到了荆先生主编的一本国际心理学家传记。回顾几个月前,自己还曾经帮其中一位青年作者准备过一点资料。想不到,这竟成了荆先生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

呜呼!荆先生已去,他发展中国心理学的心愿尚未尽酬。我等后学,当效先生之心,履先生之行,使心理学真的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茁壮成长,造福无穷,让中国人真正过上心智健全的生活。果能如是,则先生在天之灵,可以会心一笑矣!

谨以此文纪念荆其诚先生。

罗 非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

怀念荆先生

刚到美国,打开邮箱,便看到了令我震惊而悲痛的消息,一字一字地读过,不禁潸然泪下……

我无法相信,荆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9月23日,我还请先生审阅了一篇译稿。没想到这竟是先生给我的最后指导!先生的建议和意见我一直都保存在邮箱里,只是后悔当时没有去办公室再聆听一次先生的教诲。

我无法相信,荆先生已经离开了我们。离京前,我还向荆先生请教对外合作与交流的问题。先生从宏观到微观,从学问到生活,细致入微,娓娓道来。当时在想,等回来之后一定要向先生汇报成果。可没想到,这竟是和先生的诀别!

从筹备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到筹备2007年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我有幸与荆先生相处,并得到他细致耐心的指导。荆先生的学术造诣和大家风范令我钦佩仰慕,而他对年轻人的包容和鼓励、帮助与提携更令我感动至深。2007年底,我的一本译著即将出版。荆先生欣然应允为此书作序。先生在序言中勾画了绘画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与发展,字句中透出对年轻学者的殷勤期望,令我备受鼓舞。这将是先生留给我的最最珍贵的回忆。

……

身在大洋彼岸,无以抒怀,只能以纸笔记下些先生的点滴寄托哀思。

李 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深深怀念我敬仰和敬爱的荆老师

自从知道荆老师过世的消息以来,心里一直觉得很悲伤,脑海里总是会不时地闪现出荆老师精神矍铄,满面笑容的样子,总觉得这样的老人至少能活到一百岁,从来没有想到荆老师会以这样的方式突然地离开我们,不能相信荆老师已经离我们而去的事实。看到那么多人写的怀念荆老师的文章,真的,荆老师给我们每个人带来的都是温暖和美好。看着网上播放的荆老师的照片,每一张里都是荆老师慈祥的笑容。

我认识荆老师,是我 2000 年进入心理所读博士的时候。2000 级以前心理所认知心理学实验室的学生都知道,那时候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英语报告,就是用英语报告自己的实验研究。每次英语报告荆老师都会来,给大家做一些指导,针对每个学生提具体的意见和建议。记得那时是我第一次用英语做科研报告,荆老师给我指出来说 ppt 做得不好,对比不明显,字体太小等很多问题。从那以后,我做 ppt 时开始注意这些细节方面的问题。

跟荆老师更多的接触是从 2003 年开始的,那时我刚博士毕业,负责了 2004 年国际心理学大会的会议资助工作。记得那时我写了英文信件,荆老师都是仔细地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后来,荆老师还送给我一本有关如何写英文信件的书。在准备会议的那段时间,有时候会跟荆老师一起到外面去吃工作餐,每次荆老师都是谈笑风生,幽默风趣,古今中外,信手拈来。

荆老师的办公室在 302 房间,正对着走廊,我的办公室也在 3 楼,跟荆老师就隔了一个房间。上班的时候,在 3 楼只要碰到荆老师,他都会热情地询问我的情况。刚毕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想联系国外博士后的位置,请荆老师做我的推荐人,他爽快地答应了。而且,他跟我说,如果我联系的教授中有他认识的,他很乐意帮忙。今年 3 月份,我来英国之前,在荆老师的办公室,他还嘱咐我一个人在外要注意安全,多加小心,告诉我要随身携带一些重要的电话号码,以备万一等等诸多事项,并跟我谈起他当年出国时坐飞机的一些趣事。今日想来,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荆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像太阳一样给我们温暖。

我远在英国,不能参加荆老师的悼念仪式,谨以这些文字寄托对荆老师的哀思。

张清芳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 缘

——缅怀荆其诚老师激情燃烧的岁月

荆其诚老师是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副所长,是新时期我国心理学走向世界的开山宗师。荆其诚老师在心理学领域艰苦拓荒长达 66 载,为中国心理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公元 2008 年 9 月 28 日,荆其诚老师溘然长逝。

人们常说,我与荆其诚老师特有缘分,我却一直不太敢相信。

虽然我是迟开而早谢之人,老师您却从未厌弃;虽然我已经青春不再,老师您却寄予厚望;虽然我智商低愚,老师您却诚拨唤醒;虽然我半路出家非正统,老师您却始终视如己出。

我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戊子年秋实的季节,我却是紧握着老师您的手、望着老师您乘鹤仙逝之人!

9 月 27 日上午,我还向老师您汇报最新实验数据结果有显著差异,您开心地点头微笑。接着,笑谈中国古代文化之“傩面神”,特别有趣的是从不同的角度观看时,它就会呈现出不同的面孔:笑脸——如春天般温暖;恶脸——凶残得能驱鬼。老师您笑逐颜开:有意思,这跟心理学有关!

我与老师您的缘分始于不平常的公元 2003 年。

原因竟是我的满脑子傻想所致!

春夏,某地爆发了 50 多万人参与的游行示威活动。一个才 600 万人的弹丸之地,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参与?这些人是否心理忍受不了才参与?若能够提前预知人们的心理忍受程度,不就可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挽救人的生命和财产了吗?

秋天,我把头伸进了心理学:是否有测量人们心理忍受程度的方法和工具,结果是目前尚无。

我又犯傻了:为什么没有人研究呢?我能否试试?

我深知自身条件不足:心理学课程一门都没有学过、满口粤腔京话等。记得当年上大课时,每节课我都是云里雾里地做神仙——听不懂;课间休息时,同学肯定会围着老师问这问那,而我只能站在外围——因为听不懂;偶尔,凭着年龄大、脸皮厚提个问题时,往往全场会突然寂静几秒钟,紧接着便是哄堂大笑,笑我的提问太幼稚、太外行——问都不会。

我胆怯,这样的条件哪位博士生导师肯指导我?

秋冬,我鼓起勇气、忐忑不安在老师您的办公室详细汇报。您很严肃、认真、细致地听完了我



的构想后,沉思一会后告诉我:想法很好,对社会很有益,也是心理学发展的方向。测量我不太懂,只能在方法和方向上给你把握。实验设计可以边做边完善,不要急着公开成绩和成果,要一步一步严格按照科研程序走完。整个研究过程会很艰辛,你要有思想准备等。

对于自身条件太差的担忧,老师您鼓励我:学习心理学不能光凭知识积累,还要有热情和执着的信念,更不能怕别人的嗤之以鼻。我看你对心理学很有天赋,要相信自己!

凭借着老师您的这句话,我开始步入心理学这个崭新领域。

日月如梭,5年的师缘转瞬即逝!

忘不了,老师您的教诲:科学容不得半点马虎、丝毫虚假,研究需要大胆假设、格外小心求证。不要怕别人的横挑鼻子竖挑眼,课题研究所有的档案和数据以及血样都必须完整留下,以备今后的查证。

忘不了,老师您的睿智:碰到难题时,您总是先查阅相关资料,自己学习完后再让我学习,然后一起从中得到启发;没有相关资料的,则开动脑筋,想出解决办法,可见您所下的功夫之深。

忘不了,老师您的犀利:众所周知,心理学的许多词汇都是“舶来品”。一次,为了一个词汇的准确使用,您先后查阅该词汇的英文、德文、拉丁文出处,找出了最准确的词义后终将该词弃用。

忘不了,老师您的情真:一次,谈到名份时,您教导说:我已经很多年都不招学生了。虽然你没有正式学生的名份,但我不是一直在指导你吗?名份只是表面上的东西,并不能代表什么,关键在于要学到真本领,特别是要学会运用心理学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忘不了,老师您的清澈:家族的,硕大宅院里的嬉戏、家教族规、荆门杰人;上学的,读书、教书的情趣;“反右”、“文革”的,人性的表现,猪倌、木匠的苦乐;心理学的,起步、应用、迈进世界历程。

忘不了,老师您造诣之深,品德之高,生活之简,审稿之精,一切犹如电影,历历在目,太多的忘不了!

我好难过,老师您突然仙逝,再也不能“倾谈把盏徐,灯火话平生”了!

張厚粲老师和張侃老师曾不约而同地安慰:小徐,别太难过了!冥冥中,你与心理学很有缘分,特别是与荆老师。有你送荆老师最后一程,荆老师一定会很高兴的!

至今日,我才相信,我与老师您确实有着很深、很远、很长、很久的缘分!

荆其诚老师安息吧!!!

徐志坚



恩师,永别了, 您的精神会一直伴随学生终身!

在天堂里好吗? 您感到温暖吗?

学生正想十月底抽空去拜访您,告诉您,学生的论文即将发表,让您为您的学生感到骄傲和自豪。

很久没有登陆中科院心理所网站了,晴天一声炸雷! 看到您的讣告!!!!

这不是真的呀! 怎么可能,您的身体一向很好,每次来所里看您时,都看到您阳光的笑容,听到您爽朗的笑声,从不曾想到您会这样离开我们! 恩师,您为何走得这样急?

不等看完内容,学生泪水早已模糊了双眼。

悔啊! 9月28日学生正在北师大上课,当学生中午和同学们一起意气风发地走向饭堂时,怎能想到您正在生死线上挣扎!

恨啊! 如果学生当时知道您仙逝的消息,无论如何,学生也会留在北京陪您走完最后一程!

荆老,不能再见您最后一面,您让学生肝肠寸断!!

再没有机会了! 人生竟如此不可预测!

学生眼前始终晃动着您的身影,耳边始终响着您可亲可敬的声音!

情不自禁,学生找出去年冬天在您的办公室,学生和您的合影,照片上的您,笑得多么慈祥啊!

回想和您的交往,让学生倍感伤痛。学生是心理所在职研究生,非常荣幸亲耳聆听了您的课座。自从那次公开课后,我们结下了难忘的师生缘。

学生至今记得:当您得知您与学生的父亲同龄时,您每次与学生见面都会先问候学生的父亲,让学生感动良久;

当得知学生想在心理治疗方面做点事情时,您语重心长地告诫学生,心理学在中国起步的时间不短,但真正发展起来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要有吃苦耐劳的恒心,要有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准备,想做事是好事,但能不能做好,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学生在北大医学部进修并开始准备毕业论文时,总想到您说得那些话,给了学生无穷的力量。



学生用了半年时间收集第一手资料,整理,查文献、做统计分析,开题、和论文指导老师反复讨论、修改……等等一系列的工作,都是在您的精神鼓励下完成。

现在,我和导师共同完成的这篇论文即将发表,我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再次与您相见时与您分享。可是,这成了我永远的遗憾啊!

你竟就这样悄悄地走了,叫学生怎能不伤痛彻腹!!!

恩师,学生知道,您的师德、您的人品、您的学术成就、您的崇高精神境界,都让学生深深崇拜! 敬爱! 学习终身!

学生明白,您培养的学生都已是中国心理界的栋梁,你的楷模,典范让所有人学习,敬仰!

写到这,学生心中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

当下午突然看到您仙逝的消息,学生不能相信,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学生不能自拔地流泪,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悔恨的心像万剑穿心般地难受,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想不了;

而现在,学生已能平静下来,随着思念的情绪、思念的语言流淌而出,学生仿佛又看到了恩师。

学生相信,此刻您正在接收学生的怀念!

您正在天堂中看着学生给您写的这封信,您一定还露着那慈祥的笑容告诉学生:“不要悲伤,我完全理解您的心情,相信您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我祝福你!”

恩师,永别了,您的精神会一直伴随学生终身!

学生会化悲痛为力量,沿着您没有走完的路走下去!

恩师,安息吧! 天堂里永远是光明的、温暖的!

彭龙庆

中大人力资源中心心理研究室

2008年10月22日下午于深圳家中主

(上接第81页)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噩梦,梦醒后师生还可以一起探讨心理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敬爱的荆老师,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您的谆谆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间,您留下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我们将会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共同的心理学事业而努力奋斗!

掩卷叹息,删繁似昨日,先生音容竟去;

望云洒泪,提耳犹今天,恩师惠泽永存。

敬爱的荆老师,您安息吧! 我们永远怀念您!

荆门弟子:张一中、张华忠、房路江、罗春荣、傅小兰、韩布新、杨玉芳、宋合义、江新

2008年10月6日



荆门弟子哀悼恩师荆先生

荆其诚研究员毕生致力于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指导培养了 9 名研究生。他们分别是张一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华忠(美国)、罗春荣(美国)、房路江(美国)、傅小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杨玉芳(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前任所长、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韩布新(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副秘书长)、江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宋合义(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0 月 6 日早晨,傅小兰、杨玉芳、韩布新、江新四位弟子一起来到设置在心理所的荆其诚先生追思纪念堂,代表所有荆门弟子向恩师献上哀思。他们面对恩师遗像,禁不住洒下了悲伤的热泪。三鞠躬之后,他们共同表达了恩师去世之后的心声:



荆门弟子向恩师献上哀思

敬爱的荆老师: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深切悼念您——我们最敬重和爱戴的导师。

青山无语花垂泪,绿水呜咽草含情。“忽闻恩师猝然辞世,我们震惊悲痛,虽仰遗容尤不信,昨日今晨永相隔。想见风范空有影,欲闻教诲杳无声。”

敬爱的荆老师,您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心理学事业,是学界公认的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创者之一。我们能成为您的入室弟子,感到三生有幸!无论我们是在您身边求学、工作,还是离开心理所走向其他教学科研岗位,您爱护我们就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正是因为有您的精心指导和一贯扶持,我们才有今天的一点点成绩,正是因为有您实事求是、追求卓越的精神感召,我们才有对科学研究的这份执着。我们不仅感受到您博学睿智、勤恳敬业、恪守准则、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严谨务实、扶持后学的大家风范,更感受到您为人正直、光明磊落、言行一致、热情善良、无私助人的高尚品德。您不但是我们治学授业的“经师”,更是我们待人处世的“人师”。

如今恩师突然辞世,我们真的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

敬爱的荆老师,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让我们还有机会当面聆听您的教诲!(下转第 80 页)



各单位发来信电

唁 电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深感悲痛。谨此向荆其诚先生表示沉痛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亲属表示亲切慰问。荆其诚先生是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和新中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建树颇丰,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心理学人才,更为中国心理学研究走向国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荆其诚先生热爱祖国,淡泊名利,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作风民主,工作认真,诲人不倦,受到国内外专家同行的广泛尊敬和爱戴。先生的逝世是我院和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努力工作,奋勇拼搏,将荆其诚先生的未竟事业继续下去,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做出贡献。

荆其诚先生永垂不朽!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家洋

2008年10月6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闻荆其诚教授骤然仙逝,万分悲痛。荆教授长期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和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为创建和发展这两个为儿童谋福祉的单位呕心沥血,功勋卓著。我中心荆教授生前友好专家及全体同仁已发去唁电,并告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代表处。敬请代为致送两个花圈。挽带请写:

沉痛悼念荆其诚教授 中国关工委专家委员会 儿童发展研究中心全体同仁

沉痛悼念荆其诚教授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代表处

中国关工委儿童发展研究中心

2008年10月6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们非常敬重的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这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和悲痛,广西心理学会向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广西心理学会

2008年9月28日



沉痛悼念中国杰出的老一辈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

贵州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王洪礼

贵州省心理学会理事会

2008年9月28日

华南师范大学全体心理学同仁沉痛悼念中国心理学的旗手荆其诚先生！

华南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我们深表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对心理学事业深切挚爱的著名学者，他在心理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果和贡献对我国心理学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非常重大的损失。我们对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致以极其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陕西省心理学会

2008年9月29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所：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的噩耗，我们深感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德高望重的杰出心理学家，深受我们的崇敬和爱戴。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谨代表上海市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上海市心理学会理事长

杨治良秘书长 梁宁建

2008年9月29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教授去逝,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全体同仁深表哀悼。

我国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英明的老前辈。荆其诚教授为心理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在此悲痛之际,特向荆其诚教授的家属表示慰问,表达我们的哀思,望节哀!

中国心理学会法制心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

2008年9月29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所:

惊悉 荆其诚先生 不幸逝世,我与江苏省心理学会所有同仁感到无比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一生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将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江苏省心理学会的同仁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新的努力!

荆其诚先生安息吧!

江苏省心理学会 谭顶良

2008年10月1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北京师范大学杰出校友、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十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自1942年投身心理学事业,始终不渝地为了心理学的发展呕心沥血,在推动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在提升中国心理学家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成就卓著!他的辞世,是我国教育界、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向荆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请他们节哀。

荆其诚先生永垂不朽!

北京师范大学

2008年10月5日



荆其诚同志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我们深感悲痛！

代向荆老师家属问安！

荆其诚先生永垂不朽！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江西省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1日晨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病逝，我谨代表山西省心理学会表示沉痛哀悼。

荆其诚先生是新中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是当代成就卓越、德高望重的杰出心理学家。他一生著述如林，桃李天下，为新中国的心理学事业和学术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在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的道路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谨代表山西省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山西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杨继平

2008年10月6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所：

惊闻著名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悲痛！

荆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对心理学事业深切挚爱的著名学者，他在心理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对我国心理学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非常重大的损失！

我们对荆先生的逝世致以极其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沉痛哀悼荆其诚先生！

陕西师范大学心理系

欧阳仑、李殿凤、王淑兰、王有智、游旭群

2008年9月30日



尊敬全体治丧委员会及张侃理事长并转呈荆先生家人

惊悉荆先生仙逝,我们十分悲痛!荆先生是当代杰出和成就卓越的心理专家,他一生著述如林,弟子成群,为新中国的心理事业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 H. A. Simon 所说,荆其诚研究员对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学术性书籍和论文。他是中国推动现代心理学的领袖人物,在国际科学界起着中国“大使”的重要作用。由于荆先生对国际、国内心理学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曾荣获美国密西根大学授予的“荣誉科学家”称号、中国心理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荆先生堪称为中国心理学家的楷模。荆先生的学问人品,深为我们所敬佩。他对后学晚辈的热忱,更是学界所少见。我们作为荆先生晚辈对先生曾经给予的教诲非常感戴。而今痛失良师,我们不仅悲从中来,泪流沾襟。荆先生为学术献身之崇高精神与巨大之人格力量将沾溉学林,永垂不朽。特此发唁电表达辽宁省心理学会全体会员和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全体师生的悼念之情,望荆先生亲属节哀并善为珍重!

辽宁省心理学会、辽宁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杨丽珠 常若松 张奇 刘文

2008 年 9 月 30 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科院心理所:

惊闻卓越的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谨致最深切哀悼!

荆其诚先生是新中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一位重要的奠基人,毕生从事心理学研究,尤其在视知觉及心理发展研究方面,成果卓著。荆其诚先生作为中国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致力于开拓心理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荆其诚先生的离去,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无不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前辈、老领导、德高望重的导师,而感到无比的沉痛!

在此悲痛之际,请向荆其诚先生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慰问,望节哀!

肃此电达。

湖北省心理学会

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08 年 9 月 30 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宁夏的心理学同事们感到非常悲痛!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请转达宁夏心理学会全体同仁的哀悼之意并向荆先生家属表示慰问,请节哀顺变!荆其诚先生安息吧!

肃此电达

宁夏心理学会
宁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年9月29日

中国心理学会“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荆先生去世,万分悲痛。

云南省心理学会对荆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哀悼,荆先生千古!

云南省心理学会
2008年9月30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全体同仁深感万分悲痛,谨向贵所暨荆其诚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诚挚的慰问。

荆其诚先生作为新中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心理学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对我国心理学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先生不幸辞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更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荆其诚先生千古!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2008年10月7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逝世，我院全体心理学同仁表示极大的悲痛。荆其诚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极大的损失。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将心理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更加努力。

我们向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表达沉痛的哀悼，并通过你们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达最诚挚的问候。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宁波大学心理学系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深感悲痛！

荆先生德高望重，作为首都师范大学的名誉教授，不仅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而且对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发展贡献巨大。荆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科的重大损失！

在此沉痛之际，深切哀悼荆先生，并向荆先生的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

荆先生千古！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方平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教授因病不幸去世，不胜痛惜！

荆其诚教授将中国心理学带到国际地位，亦积极推动中科院心理所与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之间的紧密研究合作关系。凭借荆教授鼓舞人心的领导，促进了双方的合作研究项目发展，包括将 MMPI 翻译明尼苏达多向个性测量表 (MMPI) 成中文版及促进中国人个性测量表 (CPAI) 的制订。荆教授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重大的损失。

我谨代表中文大学心理学同仁向荆其诚教授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 張妙清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病逝，我们深感悲痛！在此，黑龙江省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谨向贵所暨荆其诚先生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和诚挚慰问。

荆其诚教授是国际著名心理学家。他的一生始终不渝地为中国心理学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出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哲人遽逝，宗师永失，火尽薪传，责在后学。荆其诚先生在学术和教育事业上的卓越成就，必将彪炳于史册，惠泽学林！

杰人仙逝，风范长存。

黑龙江省心理学会

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心理系

黑龙江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系

吴万森教授(黑龙江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张守臣教授(黑龙江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的著名学者，他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培养了众多杰出心理学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心理学事业的繁荣。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我们将永远缅怀荆其诚先生。对他的不幸逝世，我们表示深深的哀悼，并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逝世，河南省心理学同事们感到万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为中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逝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请转达河南省心理学会、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全体同仁的哀悼之意并向荆先生家属表示慰问。

河南省心理学会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逝世，我会全体心理学同仁表示极大的悲痛。荆其诚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极大的损失，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先生未竟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科学事业的发展，为将心理学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更加努力。

我们向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表达沉痛的哀悼，并通过你们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达最诚挚的问候。

海南省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上海市心理学界全体同仁无比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他长期投身于中国的心理学事业，为了心理学的发展潜心研究，呕心沥血，直至奋斗到生命最后一秒钟。他严谨治学的工作作风和高风亮节的道德风范始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桃李满天下，受其指导的众多弟子中已经有人成为中国心理学界的中坚人物，为中国心理学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荆其诚先生的一生是为中国心理学奋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的逝世是中国心理学的重大损失，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事业，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

荆其诚先生永垂不朽！

上海市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2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荆其诚先生为人刚直不阿，治学严谨，热爱学生，深受我们的崇敬和爱戴。他的逝世是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其生虽逝，精神永存。我们谨代表吉林省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吉林省心理学会

东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惊闻 荆其诚先生 不幸逝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对我国心理学事业做出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在领导和推动我国心理学发展并使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非常重大的损失。

我们谨代表河北省心理学会和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表示深切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河北省心理学会
河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8年10月2日

中国心理学会并张侃教授、所长:

中山大学全体心理学师生沉痛悼念中国心理科学的领导者和国际心理学发展的推动者荆其诚先生,并请代为转达对荆先生家属的慰问。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全体师生

惊闻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教授去逝,我校全体心理学同仁深感悲痛。

荆其诚教授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永远是我们心理学工作者的楷模。

我们对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致以极其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浙江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学院深表哀悼!

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奋斗了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而感到万分悲痛。在此悲痛之际,特向荆其诚先生的亲属表示慰问,望节哀!

素此电达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年10月1日



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荆其诚先生逝世,深表哀悼。

荆老一生投身于心理学事业,66年来始终不渝地为心理学的发展潜心研究、奔走呼号、呕心沥血,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奉献了毕生的精力。

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们万分悲痛,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老开创的事业,携手共创中国心理学事业的新篇章。

特电慰问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

2008年10月3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惊悉巨星陨落,先生驾鹤,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师生无比悲痛。荆其诚先生是我国心理学卓越的恢复者、开拓者,在提升中国心理学家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成就昭彰!永载中国心理学和国际心理学史册。我们深切缅怀荆其诚先生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厚重关爱和精心指导,并要继承先生的朴实风格和创造精神,努力将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力争在心理学研究、拓展心理学的社会应用方面取得新突破,以此表达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叶浩生、顾雪英、邓铸、郗浩丽

2008年10月2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闻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使我们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全体师生万分悲痛。谨对荆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

荆先生是我国及世界心理学界著名的心理学家,是我国心理学科学研究和实际应用的一面旗帜。荆先生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荆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2008年10月3日



中国心理学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惊闻我们熟悉、尊敬和爱戴的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感到无比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我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他毕生从事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卓著；做为心理学界的前沿和领军人物，对心理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荆其诚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我们感到无比的沉痛！

我们对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致以极其沉痛的哀悼！

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最诚挚的深切慰问！望节哀顺变！

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

2008年10月2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浙江省心理学会全体同仁深感悲痛，谨致最深切哀悼！

荆其诚先生毕生奉献于心理学事业，享誉海内外，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心理学科一位重要的奠基人，深受我们的崇敬和爱戴。荆先生的离去，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

万分悲痛之际，特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浙江省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2日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心理学家、我们的好老师、好朋友荆其诚先生突然离开了我们。消息传来，我们的心都碎了，我们含着眼泪望着长空，顿觉天是那么阴沉、空气是那么冰冷、大地是那么摇动。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我们还必须理智的面对。

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踏着荆先生的足迹，努力学习与工作，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荆其诚先生不幸病逝，甘肃心理学界同仁深感悲痛！

荆先生在我国心理学园地辛勤耕耘60余年，其精深的学术造诣和崇高的人格品质令人敬佩，也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在此，对荆先生的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

我们将永远缅怀荆先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甘肃省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4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心理学家，他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和国际学术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心理学有今天的繁荣发展和国际地位与荆先生的努力和贡献是分不开的。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我谨代表山东省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山东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张文新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深表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心理学家，是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他的一生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推动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沉痛之际，深切哀悼荆先生，并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中国社会心理学学会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悲痛！

惊闻著名心理学家、原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们深表悲痛！

荆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他在心理学和颜色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和贡献对我国颜色理论体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和颜色理论领域非常重大的损失！

我们对荆先生的逝世致以极其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沉痛哀悼荆其诚先生！

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深圳市海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8年10月6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过世，不胜悲痛。现致唁电表示最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先生家属致以最亲切的慰问，望节哀顺变。

荆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的精英，从事视知觉及心理发展研究，致力于开拓心理学的交流与合作，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作出了贡献。荆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与教育界的一大损失，我院全体师生和我省心理学界同仁深表哀悼。荆先生渊博的知识，卓越的贡献，以及高尚的人格魅力都将永远为我们所缅怀！

愿荆先生风范长存，永垂不朽！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省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1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非常痛心。荆其诚先生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离世是中国心理学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请接受我们深深的哀悼，并请转达对荆先生家属的慰问。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2008年10月5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心理学界受到广泛的尊重。荆先生的故去，是我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荆其诚先生未竟的事业，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奋斗不息。

在此悲痛之际，谨向荆其诚先生家属表示慰问，望节哀！

肃此电达

莫雷及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全体同仁

2008年10月7日



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我们极其悲痛。我们失去了一位恩师,失去了一位引路人,失去了一位卓越的学术领袖。

荆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系主任,在“文革”结束、北京大学恢复建立心理学系之际,为北京大学重举心理学科学旗帜,重开我国大陆心理学高等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卓越功勋。他 1978 年出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之时,正是百废待兴之时。他在学科建设、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教材编撰、教学科研等诸多方面,都付出了极大心血,为北京大学迅速恢复心理学系,建立与国际心理学界的联系,做出了卓越贡献。

荆先生也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无论是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还是去中科院心理所赴任,始终都关心、支持着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育、科研事业。多年来,他一直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从多方面对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给予帮助、支持。可以说,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发展始终是与荆先生分不开的。正是有了荆先生多年来的关心、支持,我们才能在一路坎坷中不懈发展、壮大,取得日益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成就。

荆先生也是我们的学术领袖。他不仅个人学识渊博,有着极高的科学修养和学术造诣,更对中国心理学的发展肩负起领导者的角色,统揽全局,协调指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他以国际化的视野,高瞻远瞩,倾尽心力推动我国心理学界走出去、请进来,促使我国心理学融入世界心理学体系,将国内心理学教育、研究推向国际化、科学化、系统化,为提升我国心理学的教育、科研水平,建立了卓越功勋。可以说,荆先生是我国当代心理学的导师,是我国心理学科学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引路人。

荆其诚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荆其诚先生!更将化悲痛为力量,遵循先生的教诲和嘱托,继续先生未尽的事业,不断推动中国心理学事业的科学化、国际化,使我国心理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心理学之林,为世界心理科学的发展,为心理学更深入、全面地服务于我国社会发展和进步,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告慰荆先生在天之灵。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

2008 年 10 月 1 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我院全体同仁深感悲痛!

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奋斗了终生,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先生的离去,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先生的离去,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谨在此对荆先生的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

万分悲痛之际,特向荆其诚先生的亲属表示成只得慰问,望节哀!

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2008 年 10 月 6 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中国心理学界一巨星陨落！惊悉噩耗，悲痛不已！虽与先生未曾谋面，但先生其人其作堪为我国及世界心理学家的楷模！我谨以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心理学工作者的名义向先生的去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先生的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我们愿为少数民族地区心理学工作的发展和进步添砖加瓦！

先生安息吧！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民族师专教育系赵文进携本系全体同仁

2008年10月1日

悼念荆其诚教授

惊悉我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荆其诚教授因病辞世，为此，我们感到深切的悲痛。荆其诚教授的去世不仅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科学界的巨大损失。在此，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的全体师生向荆其诚教授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沉痛的吊唁。并向荆其诚教授的家属及亲友表达我们最真诚的慰问。荆其诚教授千古！

学生：葛列众、侯公林

浙江理工大学心理学系全体师生

2008年10月6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荆其诚教授不幸逝世，我们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全体同仁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前辈而感到万分悲痛！

荆老先生为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奋斗了一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请转达我们对荆老夫人及其家属的深切慰问，请节哀！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

2008年10月7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惊悉国际著名心理学家、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荆其诚先生不幸因病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德高望重的杰出心理学家，为中国心理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突出贡献。他的逝世使我国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我们失去了一位英明的老前辈。

在此悲痛之际，特向荆其诚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表达我们的哀思，望节哀！

中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专业委员会
全国征兵心理检测技术中心
第四军医大学心理学教研室
2008年10月7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闻荆其诚先生逝世，我院全体心理学同仁万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他把毕生精力全部用于心理学事业，为我国心理学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先生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

荆其诚先生千古！

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突然辞世，我们深表悲痛。

荆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为现代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荆先生的离去是中国心理学的重大损失。

荆先生也曾屡屡关怀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科的发展，我们受益良多，此刻更加缅怀。

我们在此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俞国良、雷雳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2008年10月7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著名心理学家、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我们万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对推动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心理学家在国际心理学界的地位和影响力方面成就卓著！他的逝世，是我国教育界、心理学界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我们向荆其诚先生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他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北京市社会心理学会

2008年10月6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因病不幸逝世的消息，我们深感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心理学家，是我国心理学事业发展的一位重要的奠基人，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极其重大的损失。

我谨代表福建省心理学界全体同仁表示极其沉痛的哀悼，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最诚挚的慰问。

福建省心理学会理事长 连榕

2008年10月5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我国当代著名的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病逝噩耗，万分悲恸！

荆先生为我国乃至国际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我国心理学走向世界，实现国际交流与合作倾注了毕生精力，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先生离世，巨星陨落，实乃中国心理学界重大损失，我们全体同仁为失去这样一位德高望重、和蔼可亲的心理学前辈而痛惜不已。

我们将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先生的治学精神，继承先生的未竟事业，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荆其诚先生永垂不朽！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

2008年10月7日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全体师生沉痛悼念我们敬爱的荆其诚先生！

荆其诚先生一九四七年毕业于辅仁心理学系并留校任教，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回到母校并工作到最后一刻。六十多年来矢志不渝地为了心理学的发展呕心沥血，为推动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为推动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舞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荆先生是当今中国心理学当之无愧的开拓者。荆先生的离去，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

荆先生的音容笑貌宛在身边，看到他的离去，我们不禁泪湿衣襟！万分悲怆之际，谨向荆先生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

荆其诚先生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2008年10月5日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我们感到万分悲痛！

荆其诚先生是我国心理学界的杰出学者，他对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国培养了众多杰出心理学人才，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心理学事业的繁荣。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我们对先生的不幸逝世表示深深的哀悼，并向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心理科学》编辑部主编杨治良及全体同仁

2008年10月6日

其人可嘉，日月可鉴；

诚哉斯言，天地同悲。

荆先生千古！

《心理学报》编辑部

《心理科学进展》编辑部



国际组织发来电唁

Dear Professor Wang, dear Family of Professor Jing:

It wa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I learned of the death of our highly esteemed colleague, Professor Jing.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UPsyS) and all its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convey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you.

Professor Jing was a tremendously creative and influent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 and was a mentor for man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is dedication to science as a means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about human behaviour and to improve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was exceptional. Always interested in new insights, he communicated with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nd impressed us all tremendously with the humanistic orien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his thinking.

I met Professor J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early 1980s in China, and without any exaggeration I can say that he was the key to m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societ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ver since this meeting, which is almost 30 years ago now, I was impressed by his wisdom and willingness to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ists. His support in this regard will be sorely missed. The fact that China plays such a strong role in IUPsyS is owed to his early inspiration.

Once again, may I say how much we will all feel the loss of such a great scientist, and that our deepest sympathies go out to you at this difficult time. The Union will keep his memory in the highest regard.

Rainer K. Silbereisen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October 1, 2008

Dear Dr. Zhang

We are writing to you to express our deep condolences on the loss of one of China's senior scholars and an important colleague to psychologists around the world. Qicheng Jing's name is known among psychologists everywhere a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in 20th Century psychology and as one of those who helped to welcome colleges to learn about Chinese psychology and to interact with Chinese psychologists. His presence will be sorely missed.

We ask you to please convey sorrow and condolence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on behalf of each us personally to Professor Wang and to the rest of Professor Jing's family, as well as to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With all best wishes,

Norman Anderson, Alan E. Kazdi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of the passing of Prof. Qicheng JING, Past President,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e extend our deepest sympathies and sincerest condolences to you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association for your terrible loss.

May his soul rest in peace.

In deepest sympathy.

——Tsuneo IWASAKI
President, The Jap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It is a shocking news for me to hear that professor Jiang has passed away. Just a few days ago during my visit to the Psychology Institute for a reunion with my Class of 1978 classmates, I heard that professor Jiang was still working and doing research and that his mind was still as sharp as young people. I thought then that I would visit him when I stop by Beijing next time. Now it is too late. I got the news after getting back to the U.S.. I didn't even get a chance to say goodbye to him.

Thirty years ago when I was a graduate student in the Psychology Institute, I met professor Jiang. His kindness and broad knowledge had impressed me. He was our good mentor. His dedication and efforts of developing the psychology field in China and establishing cooperation with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research community have led to the flourish of psychology research in China. His student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30 years, the revisit to the Psychology Institute has made me very proud and happy to see that psychology research has grown much stronger there. Psychology has directly reached into different aspects of people's lives. The older generation, such as professor Jiang, has planed the seed and nurtured psychology into a young plant in China. The younger generation made it grow bigger and stronger. Although professor Jiang has left us, I believe that he had the peace and comfort to see that the seed he had planted has grown into a big tree.

——Chen Bing



Belatedly, I write to offer my condolences to you on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Jing Qicheng. I had known professor Jing since the 1980s when, under the invitation of Professor Gao Shangren [HSR Kao] of my department, he made one of his first visits to Hong Kong. I was to briefly meet him agai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es of Psychology in Australia and Brussels in 1988 and 1992 as he was representing the Psychology Society of China at the Congresses, me that of Hong Kong.

But it was in the early 1990s when I first started coming regularly to the mainland in connection with my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psychologists there that I got to know Jicheng so much better. We discovered we had similar interes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 he mainly in the west, me in the east -- and we traded anecdotes and more valuable information whenever we would meet up. He was a mine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psychology in Chin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since the late 1950s, had been part of that history as a participant observer. He was always the gentleman and very open with me. He and I were in touch just a few days before his sudden death when he had sent me a copy of his most recent book written with Dr. Fu Xiaolan, Xin: Zuo Biao ["Coordinates of the Heart"] -- the first of a projected three volume work o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He asked me if an English translation would be worthwhile and I had suggested he consider writing about China's psychologists, from which he got the idea to cull their work from his 3 volume opus when complete. This legacy to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o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would have been a fitting conclusion to the life and work of a man who has done so much to promote Chinese psychology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since China reopened to the west 30 years ago. It is to be hoped this legacy will be realized if Dr. Fu can see the work through to conclusion.

——Geoffrey Blowers



国内、国际同仁发来慰问函

惊闻噩耗！荆其诚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深切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陈霖

哲人其萎，中国心理学界顿失导师！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

——李其维

惊悉 荆其诚先生 不幸逝世，甚感突然。荆其诚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一生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中国心理学界和世界心理学界的联络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重大的损失。谨向荆其诚先生的夫人汪兴安女士表示亲切的慰问，请节哀顺变。

——李世棣

惊悉噩耗，不胜痛惜！敬爱的荆老师为全球心理学发展和中国心理学走向国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追忆荆老师 28 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关爱指导，回顾荆老师数十年如一日对心理学事业的孜孜追求和楷模奉献，我为世界心理学痛失领军大师而深感悲痛！我一定以荆老师为崇高榜样，不断为中国心理学事业的新发展而添砖加瓦、努力奋斗。深切悼念我们非常敬重的荆老师！

——王重鸣

惊悉著名心理学家、第三世界院士、第四届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荆其诚教授逝世，不胜悲痛、特此哀悼！荆老睿智博学、造诣精深，为中国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视觉心理学、心理学史，特别是引领中国心理学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培养高级心理学人才等诸多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荆老逝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请转达对荆老夫人及其家属的深切慰问！

——车文博

惊悉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我及周围的心理学同事们感到非常悲痛！

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探索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心理学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和走向国际，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在此,请转达我们对于荆其诚先生的夫人汪新安老师的慰问,请节哀!! 学会在追悼会等治丧活动中有何工作,请安排。

荆其诚先生安息吧!

——时勘

惊悉荆其诚教授去世,我们西南大学同仁感到非常悲痛。荆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也是我们西南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我们西南大学的重大损失。我们一定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发扬勤奋、严谨、创新、求实的学风,把我校的心理事业建设好,为祖国争光。

请代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我们的慰问。

——黄希庭、张庆林、李红、陈红

惊悉荆其诚老师逝世,不胜哀悼。这是中国心理学的巨大损失。我也曾受过先生的教诲,并且他还是我博士论文答辩的主持人,算是先生的一个编外弟子吧。值此心理学界沉痛哀悼之日,向你表示慰问,并转达对先生家人的慰问。同时,我写了一幅挽联,如果你觉得可以,就以学生们的名义,如果以为不妥,就以我个人的名义,算是对先生的一份追思吧!

上联:修道修教开民智六十载沧海桑田;

下联:立心立命继绝学三十年泰山北斗。

注:《中庸》中有“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之语;北宋哲学家张载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语。通过先生们的努力,今日心理学已经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先生本人的人品和学问是学界的典范。

——张积家

惊悉 荆其诚先生 不幸逝世,甚感突然。荆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一生为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重大的损失。我们深表沉痛哀悼! 谨向荆其诚先生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陈仁军

惊悉噩耗,万分痛惜! 宏论卓见,赐卷留墨,音容犹昨,今成绝幕。巨星陨落,学界悲恸! 先生安息,家人节哀,后辈自励!

荆其诚先生千古!

——卢家楣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去世,令我们十分惊愕和悲痛!值到此刻,我们仍不敢相信这个噩耗。

荆先生是我们的老师和楷模,他对心理所和我国心理学界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为失去这样的良师而悲痛,更为中国心理学界失去了一位大师而惋惜!

请代向汪兴安老师表示我们衷心的慰问,请她节哀,并多多保重。

——凌文铨,方俐洛

惊闻先生去世,心情十分沉痛,无疑我们中国心理学界失去一位泰斗,我正在美国访问,现已委托我们陕西省心理学会发去唁电,并在此已我个人名义特向荆老的不幸逝世表示沉重哀悼。

安息吧,荆先生!

——游旭群

请允许我本人,并代表清华大学心理学与认知科学中心向荆先生的不幸去世表示哀悼!愿荆先生的在天之灵安息!请代为向荆先生的家属致哀!

——蔡曙山

惊悉今日得知前天(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午后刚过),敬爱的恩师荆其诚先生突然发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七十年代中,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步入了改革的新生事物,并成长为我国颜色知觉研究不断进取的先锋。而在我国心理学界的飞速发展中,荆其诚老师又成为国际心理学举足轻重的成员,得到国际奖项和名誉,并成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第一位心理学家,在我国和国际科学界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要继承荆其诚老师的优良传统,为发光大我们的心理学事业,牢记荆老师为人师表,德高望重和学术研的风格与情操,永远牢记心中。

——张一中

获悉我们敬重的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深感悲痛。荆其诚先生的去世,是我国心理学界非常重大的损失。

远在美国 University of Kentucky 的郭春彦,向心理所领导、同仁、及其家属表示慰问。追忆荆其诚先生,我最早遇见先生是在我的恩师郝德元教授家中,至今已有 20 多年了,但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至今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后从郝先生那里逐渐了解了先生的人生及学术研究轨迹,对先生更加崇敬。在以后的时间里,因首都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公事又多次拜访先生,聆听先生的教诲,受益匪浅。对先生的深刻理解是我师从朱滢教授攻读博士期间,朱老师



郑重的对我说,荆其诚先生是对中国心理学界贡献最大的人,他的贡献就在于将中国心理学推向了世界,使中国心理学成为世界心理学领域中的重要力量。这在此后由我国成功举办的世界心理学大会得到了验证。所有等等……。使我对先生有了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

追忆先生、缅怀先生,先生一生为心理学界留下的宝贵遗产,将是我们后辈的财富。

荆其诚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郭春彦

荆老师的突然去世,我们感到无比的悲痛。他是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的不倦的开拓者,掌门人。他为心理学事业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荆老师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方富熹、方格

获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不胜震惊。谨向您并通过您向荆先生的夫人及亲属表示衷心的慰问!想起今年3月2日在您的安排下陪同日本心理学会前理事长东洋先生,拜会荆其诚先生,荆先生谈笑风生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荆先生关心晚辈的成长,爱护青年学生的发展,特别是ICP2004期间对我以及我的学生们的关爱以及工作的肯定,令晚辈终生难忘。我等晚辈一定不辜负荆先生的期望,将以更加严谨而勤奋的精神为心理学服务社会与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荆先生不仅是中国最著名的心理学前辈,也是被誉为世界级的杰出心理学家,荆先生的一生不仅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中国心理学界与世界心理学界架起了牢固而成功的桥梁。荆先生的逝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的损失,也是国际心理学界的巨大的损失!

祝愿荆其诚先生冥福!

——张日昇

荆先生驾鹤西去,对于中国心理学真是个天大的噩耗。

后学晚辈,没有资格评述先生,但是14年前第一次见到先生,听他为申办国际心理学大会所作的一切,便肃然起敬。

中国心理学的繁荣,先生是旗手;

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先生是桥梁;

缅怀先生,唯有更加努力!

——赵玉芳



荆其诚先生在中国心理学的恢复与发展中成绩卓著,特别是在提升中国心理学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堪称中国心理学家的最杰出代表。对于他的不幸去世,表示沉痛悼念!

——邓 铸

沉痛哀悼荆先生,荆先生对中国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和永恒的。

——张达人

惊悉荆其诚先生因病去世,痛心至极!

2001年走进心理研究所,作为一名学生,聆听了先生关于中国心理学发展历程的报告,感受了先生身在中国放眼世界的胸怀;2008年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建系30周年庆典上,先生用他生动而真挚的语言,把一幅中国心理学高端强强联合的画卷徐徐展现在听者面前,让晚辈着实佩服中国心理学前辈的大家风范。

如今,先生的教诲,余音在耳;先生的笑貌,尚存脑际;先生,竟然驾鹤西去!晚辈,怎能不悲伤?!悲伤之后,晚辈,怎敢不奋起?!

先生,请您安息!

——刘希平

惊悉荆其诚教授仙逝,万分悲痛。先生架起中、外现代心理学研究间的桥梁,开辟中国现代心理学研究之先河,功不可末,后人永世不忘。先生走好,荆先生对中国心理学的贡献是巨大和永恒的。

——韩世辉

沉痛悼念荆其诚教授!

——郭爱克

悼念中国心理学大师荆其诚先生

戊子季秋失大师,
学人弟子悲痛时;
心理教研六六载,
德高望重山仰止!

黎岳庭

2008年10月初写于美国俄亥俄州托里多大学



荆先生的离去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沉痛悼念荆其诚教授!

——徐涛(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长)

我代表生物物理研究所脑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的全体同仁,沉痛悼念荆其诚教授,并希望他的家人节哀、保重!

——赫荣乔

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请代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王书荣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惊悉我国老一辈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深感震惊和悲痛!先生德高望重,学贯中西,享誉海内外,深受吾辈敬重和爱戴!先生的逝世无疑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谨对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哀悼,并向先生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张 锋

沉痛悼念我国杰出的、德高望重的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惊悉荆其诚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感到非常的悲痛。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和国际心理学的发展、为中国心理学确立其应有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荆其诚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位可敬可爱的引路人。请转达我们对荆老师家属的深切慰问!

——李宏翰、苏思慧

惊悉噩耗,非常震惊,不胜悲痛。我对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朱祖祥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甚感悲痛。荆其诚先生是我国杰出的心理学家,他的逝世是我国心理学界极其重大的损失。

谨向荆其诚先生的家人表示亲切的慰问,请节哀顺变。

——葛明贵

惊悉荆其诚先生病逝,不胜悲痛!

荆其诚先生对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和使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作出的杰出贡献,我国心



理学工作者会铭记在心,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将永志不忘!

荆其诚先生千古!

——缪小春

荆老师,无论您走到哪里,您永远都是学生心中的良师和楷模。您的精神将与日同辉。感谢您对我,对您所有的学生的悉心指导,感谢您对中国心理学界的无私奉献。在此代表我个人对您的不幸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请汪老师和家人节哀顺便。

——杨丽霞

惊闻我国著名心理学家荆其诚先生突然辞世,无限的悲痛涌上我的心头,荆其诚先生是中国心理学界令人尊敬的前辈,是心理学工作者最受崇敬的导师,他为我国心理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荆其诚先生多次到兰州指导省心理学会的工作,指导西北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先生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珍惜、追忆和继承的东西。在此,对先生的去世表示深深的哀悼!请代向荆先生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慰问!

——万明钢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国际著名心理学家、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新中国心理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我们的老师荆其诚先生因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社会与组织行为研究中心全体教师和学生们,以及心理所我课题组在海内外工作、学习的全体同仁和心理所在读学生们,向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荆其诚先生为我国心理科学事业的探索和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心理学在文化大革命后的恢复和走向国际,做出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他的不幸去世,是中国心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我作为心理所 1987 届博士生,荆老师是我的博士学位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有关从事心理科学的"简略性原则"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在他和心理所领导的悉心引荐下,我在密西根大学的访问得到了 H. Stevenson 教授, R. Price 教授的多方支持,这对于我个人和课题组的学术研究水平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使心理所进入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他不顾年老体弱,充分发挥在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要影响,组织多方资源予以支持,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功德。

请转达我们对于荆其诚先生的夫人汪新安老师的慰问,请治丧委员会在心理所吊唁大厅替我们安放“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的花圈。

敬爱的荆其诚先生,安息吧!

——时 勘

惊悉荆其诚老师仙逝,十分突然,也深感悲痛。荆老师是国际知名心理学家,为中国心理学的发展,以及将中国心理学推向世界,贡献卓著,人所共睹。当年我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读书时,先生正担任系副主任,以其端庄的品格、丰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及睿智的言谈,深得同学景仰。请代我向荆老师的亲属表达诚挚的哀悼与怀念之情,并请他们节哀顺变。

荆其诚老师千古!

——钟 年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中国心理学会:

荆其诚先生治丧委员会:

惊悉中国心理学会原理事长、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原副主席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我谨代表日本健康心理学会向荆其诚先生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向您、并通过您向荆其诚先生的亲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荆其诚先生一生积极地将中国的心理学介绍到世界,为中国心理学走向世界、为整个人类心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荆其诚先生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心理学界的巨大损失,也是国际心理学界的巨大的损失!

祈祷荆其诚先生冥福!

——織田正美

沉痛悼念荆其诚先生!

青山绿水长留生前浩气,
著述文存风惠后代子孙,
花松翠柏堪慰逝后英灵,
吾辈追寻笑绪啼鸟伤情。

——叶浩生



荆老师治丧委员会及家人：

我们是一群在美的海外学子，过去都在国内心理学界学习或者工作过，惊闻荆老去世的消息，都倍感震惊和伤痛。荆先生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风范令我们仰慕，他呕心沥血地为中国和世界心理学的事业奔波劳碌更成为我们后人学习的表范。

值此谨以挽联和花圈献上我们对荆老师的哀思，愿荆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一代宗师尽瘁中国心理

四方桃李缅怀世界名家

部分在美心理学学子：张奇萍，庄建程，牛卫华，郭友军，罗春荣，瞿炜娜，冯刚，
张东松，张建平，顾鸿彬，王晓非，谢东，曹丁财，陈强，薛燕歌，鄢笃，
郭方芳，李鸣，李涛，刘勋，骆祖佩，王宏斌，徐缨，谢红灵，殷杰，
高凡，白娟，华军，杨景香，范津，黄伟，张艳芬，黎红

荆先生不仅是心理学界知名的学者也是我国颜色标准化工作的开拓者和组织者，从1983年组建全国人类工效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颜色分技术委员会开始，二十五年过去荆先生组织和领导我国颜色标准化方面的专家共同制定了几十项有关颜色的国家标准，为颜色科学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先生不仅是我们的领导，更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大家都愿意围绕着先生共同工作，制定标准，至今荆先生音容笑貌还留在我们心间。

——肖惠

得知荆先生过世的消息，心中非常震惊和难过。先生是我极为敬重的前辈，也是学界的典范。他的离开无论对中国心理学界，或是国际相关学界都是巨大的损失。荆先生虽然已经仙去，但他将长存我心。我会努力，将他对推动和发展中国心理学的遗志继续发扬光大，希望作为他后辈的我们以此共勉！

——陈烜之

惊悉荆其诚先生不幸逝世的消息，深为沉痛！谨致悼念并向先生亲属致以亲切慰问。

——曹启刚 苗学宜



I am very sad to hear the sudden passing of Prof. Jing. It was a huge loss for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both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a loss for Prof. Wang and family, and a loss of a mentor and friend to me personally. Prof. Jing supervised my Masters of Psychology thesis at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He continued to provide his wisdom and support when I was study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d teaching at Indiana University. Along with his close friend and colleague Prof. Houcan Zhang, they opened the "Chinese Psychology" door to the world. He symbolized the new generation of psychologists in China. He elevated the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China to a higher level. Much more importantly to me, he was a great mentor, a father figure, and a dear friend. I am forever indebted to Prof. Jing. His legacy will live on in eternity.

——Huazhong Zhang(Prof. Jing's Student, MS 1986)

Thank you so much for letting me know about the sad and sudden death of Professor Jing Qicheng. As a tribute to him, which I should like to record here with your help, one can only say that the minute on meeting him one got the immediate feeling of not only meeting an outstanding Psychologist but an exceptionally warm human being, making one to feel that one has already known him for years. I can remember being introduced to him for the first time by Jimmy Chan almost half a century ago, and found on that occasion, and several ones since, that one could discuss with him with pleasure not only various aspects of Psychology (including criminological applications) but any other topical subject of the day, and note his wide grasp and interest in the way the world around us was shaping. The only consoling factor about his sad passing is that one must envy him the way he died so unexpectedly in the middle of a long career which for him was only a part of a long and famous life, and our heartfelt sympathy at this moment, also of my wife Ann, goes out to his wife and family, colleagues and friends. Regretfully we will not be able to attend his funeral since still tied up temporarily in England, Spain, and Sydney but our thoughts will be with him the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Catherine Sim(香港心理学会)

My warmest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y of Professor Jing!

——Leung Kwok(香港城市大学)



It is indeed sad to hear the bad news that Professor Jing Qicheng has passed away. I still remember the scenes vividly with him at the last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sts congress in Beijing four years ago in 2004 though I have known him for a long time in Hong Kong, Beijing, and other cities at various meetings and conferences and particularly well since I was President of the Hong Kong Psychological Society in the year 1993 - 1994. His work and devotion to psychology in China and indeed worldwide has been tremendous, and no doubt he will be well remembered by his colleagues and friends all over the world. I know his wife Duan Huang also. In the meantime, my wife and I would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his family. Our spirit will be with them at the funeral services day after tomorrow on Wednesday, October 8, 2008, though we are unable to attend. I have to say that I feel very proud to be associated with him during his lifetime.

——Mabel and Jimmy Chan (香港心理学会)

国际心理科学联合会慰问信函

Dear Professor Wang, dear Family of Professor Jing:

It wa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I learned of the death of our highly esteemed colleague, Professor Jing. On behalf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IUPsyS) and all its representatives, I want to convey our heartfelt condolences to you.

Professor Jing was a tremendously creative and influent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er and was a mentor for man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is dedication to science as a means to increase our knowledge about human behaviour and to improve the life of human beings was exceptional. Always interested in new insights, he communicated with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and impressed us all tremendously with the humanistic orientation an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his thinking.

I met Professor Jing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early 1980s in China, and without any exaggeration I can say that he was the key to my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societal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ver since this meeting, which is almost 30 years ago now, I was impressed by his wisdom and willingness to furthe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pecially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close rela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psychologists. His support in this regard will be sorely missed. The fact that China plays such a strong role in IUPsyS is owed to his early inspiration.

Once again, may I say how much we will all feel the loss of such a great scientist, and that our deepest sympathies go out to you at this difficult time. The Union will keep his memory in the highest regard.

Rainer K. Silbereisen

President,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October 1, 2008



I deeply regret the passing away of Dr. Jing. He did a great work for having your country in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arena. My condolences to your scientific community.

——Heliodoro Carpintero Capell from IUPsyS

国际应用心理协会慰问信函

I am very sad hearing this news. He was a perfect host during my visits in China in 1987 and 1988. He was also exactly my age. We are so vulnerable.

——Harry Triandis

I feel a deep personal loss. We first met in 1979, and maintained a warm friendship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I can only imagine the loss felt by his family, his colleagues at the Institute, and those feelings are shared by thousands of psychologists not only in China, but throughout the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community.

I cannot think of any psychologist who has been as pivotal in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his own country as Professor Jing, and h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as well. His passing will be mourned, but his impact will be lasting.

——Raymond D. Fowler

What a terrible loss. At lunch in april he looked hale and hearty; he even rode his bicycle to the restaurant! his death comes as a great surprise to all of us. please share my condolences with his family and colleagues.

——John Berry

I am inter-State, and have been for over a week now, and have just accessed your email with its very, very sad news. Professor Jing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thorough gentlemen. Please convey IAAP's official and my personal deepest condolences to all concerned at his grievous passing away.

In saddest sorrow.

——Mike Knowles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these news. I have gotten to know Professor Jing as an enormously generous and knowledgeable professor. I hear these news while I am in Asia and I know how much Chinese psychology owes to Professor Jing.

Please accept my condolences.

——Michael Frese

To Professor Jing Qicheng in Deep Friendship

Kurt and Denise Pawlik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e death of Professor Jing. I have lost in him a great colleague and marvellous friend. I feel honored to express my deep respect of him as a scientist and may condolences to his wife Professor Wang and his family. I had the privilege to know and work with Professor Jing for close to thirty years,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in many conferences and in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n this long-lasting cooperation his wisdom and clarity of thinking always impressed me and the deep friendship with him became most dear to me.

Professor Jing Qicheng's lasting contributions in research, to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psychology award him a place of honor in the world history of psychology. His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in China over the last thirty years was unique in far-sightedness and success. This development has become widely recognized in its model status. He received many awards of honor, among them the election to the Vice-Presid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the membership in the Third-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The psychological world has lost in Professor Jing one of its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His life achievement and scientific heritage will keep his name unforgettable.

美国心理学会慰问信函

Dear Dr. Zhang

We are writing to you to express our deep condolences on the loss of one of China's senior scholars and an important colleague to psychologists around the world. Qicheng Jing's name is known among psychologists everywhere as one of the major figures in 20th Century psychology and as one of those who helped to welcome colleges to learn about Chinese psychology and to interact with Chinese psychologists. His presence will be sorely missed.

We ask you to please convey sorrow and condolences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nd on behalf of each us personally to Professor Wang and to the rest of Professor Jing's family, as well as to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With all best wishes,

Norman Anderson, Alan E. Kazdin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密西根大学慰问信函

Indeed-those of us who knew him in his first trip to U of M in 1979 were astonished at the time at his extraordinary knowledge of our cultural practices (both daily life and academic, including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olloquisms). It wasn't just language, though he was schooled in English as a young child and was certainly fluent in every sense; but it was much more than that. And then he was the critical bridge for so many U.S. psychologists, U of M and many others, in connecting with China long before its opening up to its now quite cosmopolitan academic world. He was simply a truly amazing person.

——Gurin, Patricia

Q.C. Jing w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psychologists and hosted the last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Professor Jing was the first psychologist to be allowed to leave Peking after the gang of four period and came to Michigan. By the end of his year here he knew more about American psychology than we did.

——Bill McKeachie

This is truly sad news. Professor Jing wa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st wh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establishing links between psychologists in China and the U.S. Because of his visit to the U.S. in 1979 many Michigan psychologists were able to set up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rrangements years before those would have occurred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events. Many important research projects were carried out through his help and intervention, which I suspect he was uniquely able to provide.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who knew Jing at felt privileged to do so. In addition to being brilliant he was an extraordinarily kind, decent and wise human being.

——Richard E. Nisbett



Professor Jing was the first Chinese psychologist to be able to visit the US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he came to Michigan for an entire year after addressing the APA in 1979. He developed a close friendship with Harold Stevenson and many others here. In addition, the Jing - Stevenson collaboration facilitated many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s, students, and many people's careers. I, personally, have both of them to thank for being able to focus my research on China and I know that many other people's research and lives would not have been the same were it not for their guiding hands and sage advice.

——Twila Tardif

I find the news of Prof.Jing very sad.He was often our guest when in Ann Arbor for his first visit and was very kind to us when I was at the Institute in China.He was a heavy smoker and one evening at our home he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the US was spreading rumors here about cancer from smoking to have exploit the Asia markets.How that worked I couldn't understand but anything is possible.

——Don Brown

I just heard about Jing's death over the weekend. I send my deep condolences. His death is a loss for chinese psychology and the Institute of course, but I know he was a very important figure in your life as well--past and present.

My sympathies to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Henry M. Wellman

日本心理学会慰问信函

I am very sorry to hear of the passing of Prof. Qicheng JING, Past President, The Chi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We extend our deepest sympathies and sencerest condolences to you and the members of your association for your terrible loss.

May his soul rest in peace.

In deepest sympathy.

——Tsuneo IWASAKI

President, The Jap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t the telephone from Dr. Zhang Rishen about the sudden passing away of Professor Jing, a world renowned psychologist, a long time leader and navigator of Asian psychology, and a sympathetic friend of many Japanese psychologists, I do not know how to express my deep sorrow.

My friendship with Professor Jing has continued for close to 30 years since we have worked together as board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s only representatives from Asia, we shared opinions and positions at many issues. His brightness, maturity and far-sightedness was a good guide for me and attracted respect and friendship of all delegates. He has visited Japan a number of times, gave lectures and talks at our conventions and meetings impressing Japanese psychologists with his scholarship and friendship.

I am sure that his path will lead Chinese, Japanese and World psychologists for many years to come. I will dedicate in mourning m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short poem "haiku", composed by ancient master Basho in memory of his close company. I first translated it for Dr. Harold Stevenson who was an enthusiastic friend of both Professor Jing and myself.

Move, You grave mound, As I cry in the hissing sound Of the Autumn wind.

Hiroshi Azuma (Professor Jing's colleague in the executive board
of IUPsyS Past President of Japanese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其他国际同仁慰问信函

It wa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I received today the notice that Professor Jing is dead. Professor Jing and I served many years together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we were both vice-presidents of the union at the same time. It was always a pleasure to work together with Professor Jing. In connection with trips to Beijing, Professor Jing and I became good personal friends. I was invited to his home once and I very much enjoyed meeting with his wife and son at this occasion. Professor Jing visited me and my family once in our home in Stockholm.

The deepest condolences from me and my wife Gun.

——Lars Nilsson

We too are shocked and wish we could be with you. Please let us know how we can offer our deep sentiments of admiration, affection and sorrow. It is hard for me to ponder the idea that Jing will not be present to welcome me when I next am in China.

Please let Jing's wife and family know how much we wish we could be with you in this time



of grief.

I do wish that I had been in Beijing this past week. it is hard for me to put in words how much I will miss Jing, so grand a mind, so talented a scientist, so wonderful a teacher to me about China, and a truly close friend. The word irreplaceable is indeed called for at this time.

Our deepest affection.

——Rochel Gelman

I am so, so sad to learn of the loss of Professor Jing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people I have ever known. Please keep me informed of arrangements and any steps I can take to contribute to his memory.

I am so sorry for you, his family and friends in China at your loss.

——Denise Park

With great sadness I heard this startling news that Prof. Jing passed With great sadness I heard this startling news that Prof. Jing passed an extraordinary loss for all psychologists. It was him who helped to develop psychology in China after years of darkness with his deep personal engagement. I will not forget his openminded kindness and widespred knowledge.

Please express my condolences to Prof. Jings family.

With warm regards

——Margarete Haass Wieseart

I am saddened by the news of the passing of Professor Jing Qicheng, a long long -time colleague, friend and respected leader of psychology on a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cale. Professor Jing made impressiv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sychology in China since the late seventies, and he offered major leadership in promoting and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betwee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and Taiwan. We worked together on many occasions at the IUPS as well as the IAAP congresses spanning a period of 16 years on issues surrounding the subject of psychology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Prof. Jing's warmth, wisdom and friendship since I first met in 1980, ov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hen Hong Kong psychologist made their first contact with psychology in the Mainland.



I send my condolences to the families of Professor Jing and the members of th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Henry S. R. Kao

I was deeply shocked by the sudden death of Professor Quicheng Jing. My wife and I send our deepest sympathy to you all.

It is a great loss of not only Chinese psychology, but also international psychological community. He greatly contribu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sychology, especially its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great success of the 2004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in Beijing should be largely due to him.

I also deeply appreciate him in development of intimate friendship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rough psychology and personal friendships between him and us nearly 30 years since Leipzig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

——Tadasu Oyama

It is with great sadness that I learned of the passing away of Prof. Qicheng Jing. I met Prof. Jing at an IUPsyS meeting many years ago and had been good friends since then. Hi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psychology is immense and, especially, bringing Chinese psycholog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Prof. Jing's untimely departure is a great loss to us.

——Norbert Tanzer

It is with much sadness that we hear of the passing away of Prof Jing. But it is with great fondness that we recall his pleasant demeanour that was always urbane, knowledgeable, wise and personable. His loss is shared around the world with a pride that he contributed so much to all of us. My daughter Oneida (who he met on 13 April this year) and son Athisten (who he met in July 2000) are especially sorrowful and wish me to express their sterling memories of being with someone like him. Know that his loss to you is a gain in remembrance for the rest of us.

Strength and sincere condolences

——Saths Cooper



第三世界院士大会（二排右三为荆其诚先生）

荣誉成就

►（左）2003 年，荆其诚（右）获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国际贡献奖

（右）1999 年，荆其诚（左）获得中国心理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



◀（左）2002 年，荆其诚（左）获得内腾国际育儿奖

（右）1995 年，荆其诚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6 年，荆其诚在第三世界科学院大会上接受院士证书

►（左）1995 年，美国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古林（P. Gurin，左）、人类生长发展中心主任罗佐夫（B. Lozoff，右）向荆其诚颁发荣誉科学家证书

（右）2007 年 6 月 Miller 教授代表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SRCD）向荆其诚先生颁发 2007 年度儿童发展杰出科学贡献奖奖牌



深切缅怀荆其诚先生



2008年9月28日上午荆其诚先生参加“张厚粲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庆典”留影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4号
邮编：100101
电话 / 传真：8610-64879520 64877250
编辑 E-mail: suokan@psych.ac.cn

心理所旧址——端王府大门